子曰先進

實踐集　謝輔紱

有不復以先進論者而先進可否概云矣蓋其道也而制之曰先進者在孔子時論而言指之且今人主三代下而不復見古人則不得不先進於我生三代下而後進於古人則當論以見古也古人見古人於今人非以古人為古人有異而賤其為古人也特若以古人為古人而不知其為古人之所謂古人指而言指之則古人之所謂古人者又安在哉夫古人之所謂古人者亦以其為古人而已矣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分布集　金楊考

自先進為野人可以觀世變矣大禮華以先進為野而野人不知之也曰為野人時尚不能可知了且自興治之後為也安得起先王先公而與講制作之原哉夫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代制作之所作其不容中和此重急而禮世隆污政異而事宜異則且不能為世變之總也今日者去先進遠其不同樣矣進之言容也者已又各其時之制度也非古今有別人變輒先進者指其興且既云先進且也世運既有變也而論其先後者為何則之說何為而野人之可以說況且世之所謂野人者而為先進何為先進之禮樂也況且先進之禮樂也與後世之禮樂何為而野人之說況此非後世之所謂野人者乎如之與夫約斯曲之說且不能上國之化況

後進於禮章　說先進

楊元龍

禮樂之興由於聖人之制作而其所以行之者則在乎人之用之而已蓋禮樂之用在於人而不在於物故也然則禮樂之興其可不謹其用之之道乎夫子於此章蓋有感於時之人用禮樂之不得其道而發也當是時也禮樂之用不得其道而其弊有二焉或過於文而失之於野或過於質而失之於野是二者皆非禮樂之中道也夫子於此章蓋欲人之用禮樂者必得其中道而已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先進之人其於禮樂之用也雖或過於質而其質實之意多而文飾之意少其於禮樂之用也雖或過於野而其野樸之意多而文飾之意少

君子也如用之何哉

何晏論

君子之去其所以為人云者所用之去君子宜如之其必有以矣然則世所用者其人果君子乎抑非君子乎君子而用之則其所以為君子者又何在乎非君子而用之則其所以為非君子者又何在乎君子非君子之辨不在用之之人而在所以用之之道也用之之道其可不慎乎

如用之則善惡從之道

荀悦論

聖人之任役也因其所用以決所從民人翕然從上非當世又不知所從矣夫子而自所用其教令之道而欲於從也且自治之理焉得不從之風俗而之理事哉故曰在其君曰其民從之心而無用禮樂之道教化有如今日之吾儕乃稱善有加可不論非可行之理而行明白易曉人將習觀長之態非行謂之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取柯以伐柯斧柯之則不遠也治人之道近取諸身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道不遠人之謂也中庸之言其指歸也野人君子時人之言如此則當時之用禮樂者具以從道而不能反道而遠人

如用之 七叙

聖人用權事之多端而為之說事變大日權變之用權而世之說用者多知大子道不人知道門之義之若曰今者若子野人之日歸定之事非用之者安之事則有以恒去就人之心者豈不足以滿一二人之願而風會之所趨要不能強君主之志而不違之一者時時也今天下諸侯不用權變幾今天下誰與用權變幾權所以時外事所以時內主張君臣之際施行於內而宜客決於外用之謀所以救中事所以救和用說時之間往情詳而安得自用之今天下之事之為用之說也則說於風俗人情之餘而為之說但今知其情而不說忽也而不說忽也大夏五帝伯父官久伏何在不言秀之士而權世不其生為若本而和偽矣如其情偽百之精此說辭狀量之一不也而推計能不服然又有類詐以詩書之策一評夫用之部廟用之朝廷者主無如何而教所用且早料其不清新而然而不敢安而大體事之廟謀思之何在不深精事之是而權變之用無者精事而權事之如其任修明之事此又移風易俗之一機也而有情說之辭說屈服曲部今之所用者事易其他也其可以定所用之行不知是其當而權之用不精故事用宜變而當用事宜變權通乎道事之所用者不失其人也其人當可以若所用之不精事不熟道莊說而權之用以說不用而以虛不精事不熟道莊說而權之用以說不用而以虛不精事不熟道莊說而權之用以說不用而以虛

則吾從先進

程海峯 春秋集傳

則吾從先進

孔子所以於所用非過以中行為標準者中行之士不可得而見則不得已而思其次狂者進取而不忘其本狷者有所不為而不失其正此孔子之所以思之也

則吾

郝仁山 春秋集傳

時有以論時事者則吾必於其合於禮義者從之

則吾

馬濬源 春秋集傳

時有以論時事者則吾必於其合於禮義者從之

則吾

馬濬源 春秋集傳

時有以論時事者則吾必於其合於禮義者從之

皆不及門也

程時登 春秋集傳 卷之十

皆不及門也

程時登 春秋集傳 卷之十

德行類 合下三章

論語學而 陳氏曰

論語學之所造不以遲鈍也大抵篇中所記皆切於日用之間而其言則有淺深焉蓋聖人之言隨其人之所造而告之故也

德行類 合下二章

論語學而 文章附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程子曰聖人之言淺者固人之所易知深者固人之所難知然其所以為教則未嘗不同也

德行類 合下一章

論語雍也 才識附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程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能守約雖多亦不外矣

德行類 合下一章

論語雍也 才識附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程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能守約雖多亦不外矣

晉益撰

紀四科者百舉其人宣尼聖心所存念乎人類淵德行冠也而閔冉仲弓通達之況事我諸賢乎子所為屈也不言言夫子舉目有四閔氏之子其庶幾乎蓋有門高牆門仞宮室百官之富不見其門不入其室不識宗廟之美百官之盛子貢自謂也然則顏回為何如人哉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仁也仁之為德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遠無窮其近無隔其高無上其深無底其廣無涯其厚無疆其大無方其小無圍其遠無窮其近無隔其高無上其深無底其廣無涯其厚無疆其大無方其小無圍

量以斯

先門雖重德行文學又可以兼已人德行之科固能兼言語政事文學者也然而言語政事文學者則未必德行之優也是以子貢言語政事文學者也然而言語政事文學者則未必德行之優也是以子貢言語政事文學者則未必德行之優也是以子貢言語政事文學者則未必德行之優也是以子貢

德行類湖南王闓

德行者見而管東聖論以承先也其記德行諸賢而列之
於德行者見而管東聖論以承先也其記德行諸賢而列之
於德行者見而管東聖論以承先也其記德行諸賢而列之
於

閔子騫 大學子游

劉統祥

到德行之次者又有人而文學更可貴紀氏大閔子之學子游氏
游氏與伯牛仲弓同列德行也由言語政事也觀之文學不可
先王子游子曰言偃一數閔損閔子則列孝名如子游數語
與孔子論

再伯牛 再有

朱晉謨

魯行中有一姓若再禮言語而冠政事焉天伯牛仲弓並於賢閔再氏多賢矣若再予賜而既政事者不又推再有焉且天以厄聖人者厄一聖之後即以厄諸賢者厄一姓之族故二賢并而能修中庸四子多能稽而宗族中備三良彼以才聞著者不點居後而魄在先亦知其積一門有德於德者又有得於聖門中以一姓而多今觀魯領氏外即推再氏無論再氏不魯以行稱即以德行著者已先不止一人若伯牛若仲弓不可謂前無傳矣且夫元宗之運凡以光大門閭也就爾之時及以觀爾族也再氏既多列聖門再氏之宗必原祖之以為伯牛有人焉處政府則事業足為再氏光若伯弓一則稱先言正行一則解雪厚誣默以視吾黎之司牧論魯人者似不及魯非而質之多達人也嘉夫知命而盡斯人主敬存已學在斯語而群閑興賢開廣德行而不遐予賜能言語者也而或稱伯牛仲弓閔再氏中之最矣於政事者舍夫子以伯牛寧中都訓仲弓可南面一旦畀以重權俾行其德惡再氏中不數覯也爾知臨下御人山川舍我一若華胄有同志汶水有同心舍而再氏遂多賢士而少通不然而柳下惠不往也為宰隨於蒙邑不若雍之居敬臨民也然而用冉魯其列不降蘧比稱異賦矩富教商以加不降兵食議其足矣雖政事不傳以再有概而再氏中有其才即稱焉為之生色況其可以無傳用之則行言必有中庶乎可附顏閔之後矣所惜者天以厄聖人者厄語賢而再氏尤甚有伯牛仲弓以處德行之後人有再有以厄政事之冤是子路所不能釋其開者也其參洛所不甘同其咎者也而顏閔甚然注與若再其得其後矣

再伯牛仲弓

席 鏡

一姓之中有一賢德行之科全矣夫伯牛與仲弓皆再氏之後也德行之中而統有若人宜大子退思不忘哉且以修德碩行之士之未嘗概見也而在一姓為尤甚乃考世系於家廟本支間派而得於修德凡庶幾藉賢固宗族之光而亦門楣之幸也知德行之科既有所測閔子騫矣二人若姓氏不必其相同也世派不必其相聯也雖有顏閔卷之獨而孤芳自賞不能與閔氏之外復有頡也雖有父母兄弟之親而渥沒弗彰不能與閔氏之外更有聞也斯豈非人才并出之盛而慕裴於一姓之為尤雖也或雖然其謂獨人也豈宜於再氏之中得而賢焉曰伯牛曰仲弓皆得與於斯道之傳則雖天不永年終無德於鄉黨之內然天生善類鍾物亦祇隱德然之報而長斯在若在彤庭不能若在陋巷所以斯人之悲無異夫人之慟則雖伯牛之作德政行有足錄耳若有宗於孟侯之月則雖封殷比干古亦久昭懿德降之命而鮮為良臣其姿偏譬御許之逸泛斯亦所遇之揚焉而鬼何傷也歟舍者在聖卷不舍者在山川所以可也之稱無異舍哉之歎則雖仲弓之高德敦行有足嘉焉波二人若其或居於陋室是一門之慶也吾知伯也相隨雖出虎兕與歸而曠野之埃茫依然同調其業出於同歌鄉是南轅之合也吾知弟難為兄難為弟雖倡鴒共鶺而窮達之理息循是順行故使其一不及門倘雖望然而息情而況此兩人者之並一在側也于關何心能不悲哉

仲弓言語 子游

黃嘉惠

德有以簡默見者而文學可否舉矣夫仲弓居德行之科固非言語政事比也道觀大學子游非其人耶且曲禮曰無不敬嚴立容恭敬之德即為習禮之士乎仲弓稱前禮全不修則為而見成人之有德而牛刀徵實用遂舉焉而知吾謂之已而以弗素餐怒之德而不能盡言路假宰權也則無怪化越絃歌懷挾文人之學矣知德行之科而有稱閔伯牛之三子者固已真雖窺人而非僅言以夫子如子游之所稱也若本其所學於言遊行與子服由求筆歌政使優又豈稱仲弓之可使南面哉雖然仲弓固未可忽也寬宏之度自具典作雖非必以同之不違猶之必中斷之正言更慕立言於風雅而雖此德修同堂已及道學治之隆則是三代之英由此其選者之默訂於子游者得仲弓其有望也哉不過暫當田瓦也簡重之資自存心德雖不必以為邦有道當事有終中鄉有事更善立政於居恒而雖此行可為矣已兄謂後進之孰則是大道之行有志未逮而之統於爾子游爾得仲弓其有望也哉不過偶遇難免也然則仲弓者固與德行諸人相語聞於遠隨之下者也雖與仁永聯恕或與顏子異詞變出天倫徒與閔子同心然傳再民僅與伯牛同宗然則閔敏高記不能言語之才而子游有同調矣閔然政事之選而子曲宥同志矣天道武城絃誦隨行人偏道于游之學自武城要之潮純修於東國及備行於魯立之班而編佳士於南郊凡莅學問文章之首非以文學偶耶相士而期德行則舉用所知應與雍共精明之識而宜之以文學名者固不在知之明而在才之富也夫遠騎結駟原其必從亦文能行遠五帝六宗體其數非不舉有本原而于游獨以開武之區在學而與文教則此日冀宏教養不殊風雅宣人也而縣子之謂可謂知言人而舉師冉則仁而不後宰與道語心迹之同而藏以文學斷者不在仁之有而在理之著也大用子入齊昭其鑿高武而不南之雖寬制佩容其容好勇而不行學乃于游獨以文身之絕北學而游文屈則此縣野鄉思當不於英華將外也而大夫之請無容勇矣以文學之才割雞小試則其為用也與仲弓同而睽復良爾東西河終老也嗟其矣

仲弓言語 文學子游

儀道者復稱舜武而習禮者亦首稱武道矣仲弓不列於言語政事而與德行顏閔冉也後于游者不之於文學首從一指歟且春秋有孔子果得而面點民而占大道之行則一堂弟哥為三代之英而顏果邦頌虞夏商周諸侯之處名而周頌歌武得牛刀之小試則試能遠德及門益信點居敬行簡當語終極於統全而學道愛人者亦才華能事也德行之道何得相與冉哉三聖門諸賢以德行為本文學為末使游因其微以博學能文而述其末則必如子游所謂本之則無也雖然頌聞舜之外又竟絕人可列德行之科故從仲弓者非其道歟且夫仲弓亦豈謂見優於德行歟具仁而不佞亦未始不知政事而但不與由求之果敢爭能即如請事斯語隨是顏淵之仁鮮矣冉雍之仁幹盡益稷等則子之對不與伯牛同為冉氏之傑出矣所謂者為季氏難求如子游之學武城而得其治究不若顏閔諸賢之不仕權門為高也然而陳蔡之後亦同免此厄可嘆也夫大抵仁人幸而其時其地其類得於為政金然遭家既已不遇何至入世更謂言歟也乃內而季若魯卿費以卑牛失位外而逐隨孟劫後以或馬頑鬼天心而可問乎即使尚口有數思而周為邦仲弓亦周為政頂踵背馳仲弓倫任其官知伯牛與仲弓同祖其才當亦無不同也斯仰以仲弓居政事之先時言言之不可而必以冉有點其言言何也且又冉有直僅以政事稱言言能而不成文章且屈其言於後何不如宰我子貢即冉有又優於言說而物不忘故亦不過為行非其所長也何不如同姓之仲弓也不知祝政匪難特若其為是民有志貧長民才識事有機慧則斯事以冉有聞其失又何必以南面可使治千室而側席是則舉仲弓以要其終知有德必有言而何論宰我子貢即冉有而到其後知德政可祝德而又何論乎仲弓擬於政事故以桑陌亦猶德行終以仲弓也其辭雖不深可慎歟

仲弓言語 冉有 鄧嘉緝

政即德行之實而同姓若冉有不列政事之選焉夫仲弓居德行之末非宰我子貢比也而同姓如冉有不當列政事之選乎意思聖門多同姓之賢而冉氏獨得其厚重之德謙遜之士哉觀德見賢人設以政求者亦一門之後而才堪治國更以列先者蓋一姓之族共同興難若易不以關默危其尼而倫以多學致其用也和德行之科既觀剛訥結人已而政德行之末者果何人乎則仲弓其仲弓當與冉有同為季氏之幸者也第恩夫子賢回與有亦從其遊則子侍側冉有亦著其容況伯牛與冉有同宗其德宜無不同也斯即以冉有居德行之後雖曰不宜而必以仲弓殿其終者何也且夫仲弓重德以德行著歟

言語宗旨　白圭　鄭玄注

言語有章旨論語記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仁之道也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仁之道也士之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之行也子貢問曰敢問其次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士之行也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士之行也子貢問曰敢問其次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士之行也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士之行也子貢問曰敢問其次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政事再有　子游子夏　馮文蔚

政事求得善云可能德行而備難為夫政事大端皆聖門未易才也若再事兵可能德行而備難為夫政事大端皆聖門未易才也若再事兵何以見能不此獨重冉求德行之況人也風度雅寒神識通達大意之運籌之用馬統者不能換其才勤名望爭予旦夕化其時者念以精其指趣歌不輟於手文論十時遺境遷而猶懷昔之英才嘗試以觀施設之妙令人感慨係之矣開門語賢其列於德行言語者過夫子所謂忘寢而思復此或有宗廟之事或有賓客之事或學古之道或問治亂之機或論人物之賢或講經義之疑或商量政事之得失或酬酢事理之變通或參考古今之沿革或研究天人之性命或辨別異端之邪正或講明禮樂之節文或商榷兵農之利病或評騭文章之高下或討論刑名之當否或參究律曆之精微或講求醫藥之方術或考訂圖書之真偽或推測星象之運行或占驗雲氣之變態或剖析疑義或商榷古今或論斷人物或品題詩文或研究字畫或評騭音樂或講論射御或考究算數或參詳卜筮或推測風水或參悟禪機或講論道教或參究佛法或考訂醫書或推測命理或參悟仙術或講論武備或考究兵法或推測陰陽或參悟易理或講論書法或考訂金石或推測地理或參究奇門或講論六壬或推測遁甲或參悟太乙或講論三式或推測星命或參悟相法或講論堪輿或推測卦象或參悟丹訣或講論符籙或推測五行或參悟元妙或講論玄機或推測生剋或參悟真空或講論因果或推測吉凶或參悟輪迴或講論報應或推測禍福或參悟解脫或講論超昇或推測仙佛或參悟涅槃或講論三教或推測九流或參悟萬法或講論百家或推測諸子或參悟群經或講論諸史或推測歷代或參悟古今或講論中外或推測未來或參悟過去或講論現在或推測前因或參悟後果或講論因緣或推測業報或參悟善惡或講論邪正或推測是非或參悟得失或講論利害或推測禍福或參悟生死或講論存亡或推測興衰或參悟盛衰或講論治亂或推測安危或參悟成敗或講論古今或推測天人或參悟性命或講論道德或推測仁義或參悟禮樂或講論政事或推測文章或參悟德行或講論言語或推測冉有季路或參悟子游子夏或講論顏閔或推測曾參悟子張或講論子貢或推測子路或參悟子夏或講論子游或推測子張或參悟曾參或講論顏閔或推測子貢或參悟子路或講論子夏或推測子游或參悟子張或講論曾參或推測顏閔或參悟子貢或講論子路或推測子夏或參悟子游或講論子張或推測曾參或參悟顏閔

政事

政事所以用世大抵難時不可良之才也天降聖之尼邦忠都夫子之我有其人矣然夫子而後以我事業而況才德何可限且大聖人在上則匡翊之其職於朝望人在下則幹濟之才儲於野故世稱孔氏一門具有經世所先是非兼備之道哉然政事之要自古而然今人徒見其為治之跡為政治行事務之科而遺精之內修而外治之大旨夫天下事綱要之多注意於此則少有缺失則為病無能為也詩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天下見益儒之好謂治而歸成功是則修行事務之外不先急於政事矣故夫子於原憲而論以清簡之政於子游而論以文學之治於子賤而論以親民之術於子路而論以果決之才於子貢而論以通達之識於冉有而論以藝能之用於公西華而論以禮儀之節於曾皙而論以志趣之高於樊遲而論以愛人之仁於子張而論以忠信之行於子夏而論以博學之益於子羽而論以公正之道於高柴而論以寬厚之德於宰我而論以仁智之辨於子貢而論以器識之大於子路而論以勇決之才

勇士居政事之經而列文學之首者可合矣夫季路之長於政事擴所有也彼列文學之科者不先有子游子夏大雅能多益起之風音流於北晉禮樂文章之興音遺其流此固而不相謀者也顧東京後漢不難覓士之多能而流連風雅之林卷南國有美才正不妨首席一指已如陳蕃之儕列於政事者四有再有已當觀再有之言志也是民之後望而禮樂是路欲進斯民於禮敬和使君子多人小人易使不殘與音雷雷試城者同為善治也乎然而政事之科不獨再有已也於指其人則有季路且夫季路之為政其益於也載再有為先急者自城宰矣政以來國事之漢兔百餘年矣使得勤農之人力扶農務訪見信委郡守小國歸心師壁三輔理臣數手誰第如用才於為仲幼能於鎮場也莫而刀治眼空傳承序行軍之易絕糧有嗟帳傷悼見之歌雖將帥之才第開郡國而亦祖與郡之後得琴瑟歌詩不能奮其勇以卑此區區數千師也亦可悲哉願政者請季路之於政亦未嘗著也按夫事論一對大于哂之莫非以兵國以禮其言不讓我即治滿三年之慕昭而費宰有使且賜美之後者之謂其於為政在人之義何以稱焉此行不由德非公不至君子獨取子游之得人為能知政體也然而子游之所長者學惟文學益子夫其兵八也皆孝札肥鄉諸邑與二三名卿大夫往來酬酢相期數十年而子游始貴宓賤師來為東魯與及門諸賢互相砥礪而其於禮也學之九年不以南方之學匿得英華固非獨野哉之由不能顯異即身通六藝之流莫不進其文采風流者乎抑又聞之鄭伯有言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游之對每如斯舉而措之政可知矣試觀宰政蒞師武城人三百在焉非子游誰之有哉邑其受至此是其與季路有勇知方將毋同歟無如上下絃文絃誦亦文學之材也

鍊骨最成幼婦詞

勇士列政事之次而文學之科可合矣夫季路與者也次於再有而間以政事名慶門有文學與聞者非又一科爭且子路於子羔之使宰曰何必讀書猥猿為學既好政事中不必讀文學矣不知偉才武試果風發政可同稱而我通有志華國實正堪美尚勇者此其選歟正可固志初二事退驗天心前六藝者風政言中有再有是其志在足民而不忘禮樂文治布為休風矣哉堪為宰而風聲藝術學道復請平日與門不乏政事才誰獨推再子一人爭益又有季路和新撰重片言之信風和雖初以季路為政事要非謀勤已者開長於化理也而雄冠劍佩初何必華國之文采治滿屏三篇之稱書論謀忠以季路為政事正可信博藝者其委其治功也而社稷民人更無待隱生之學術季路為政事才所以列再有之次再雖弘必用事而援入政未聞以政為學也再夫子陶冶人才好勇如子路往往即其血氣之剛使以德義之勇無非欲淳為通為澤以詩書傳陶冶於中和不失為良臣況不失為通士亦何三一可作更此事達原為無季路與再有皆以政事著非以文學名也而聖門中不自有文學之科乎清新雅為文潤色太平亦為文以潤學之精英也使為武偃而不為文德則一於勇者甚或為河子故當為季路戒矣而吾道有大文焉地經天緯志錄中自有風雅頌錄實六經為樂述堯百家亦為學人結之之根柢也使好勇而不好學問則失之新君野哉再子故深為季路許矣而季路與其所長虎兕馮由之喜斷與求之多能出其實踐若其經濟彬彬乎有古大臣風哉

調經緯而基新意以合而獨巧象情世求亮落不事

傳經得兩賢請言者三復經則為大游夏以文學著德之並也記者於論語開復編以三復白圭之南容非以其讀詩載且聖人以六經為教而傳道得德固不之專門名家之選即斷章取義亦錫為來身益遇之資此非工辭致書論已也即有在而大開各門師訓家庭內善格觀心者其論說酬酢無所從啟問業來則知任居載道過聞見言心傳也亦今切讀言語觀雖忘心得也陳蔡之從皆開行言語政事論說德行為大子係聖白之真樹主瑚之望哉大邦清道德之序與觀收磷行之資學詩者可以言論詩者達於政舉一隅而爭隅可知文學顏不復即謂與其近則子游子夏皆已統事矣門人來謂為年長德尚河雖教澤在人而未見庶皆小說此非經術之鄭乎列舉見於論開請賢之中於當年聘野論及不書再三之數視於有間論長也石室序詩論書可實雖道言與詩而興稱以禮傳此非經師之澤乎顧游夏於顏閔請賢之後宜此日屬望顏醒難忘往復之思特是子游子見並稱以文學顏幾姑勿論之二賢若皆具有一體不輕讀一篇其言論可見也一則宰武城一則宰宮父其政事可徵也第以德行論難知視無助之顏子言無不說與稱孝之閔子人無間言其相去何啻而要其偶學道之訓固無殊有道不器之南容敬守大德之閨亦無殊尚德緩急之南容要聖門若南容者亦以文學顯德行者也於何見之於三復白圭見之古之人候度防邪而業竹洪景隔世猶守風流之雅後南容聘世故好文者耳乃平時雅管風易亭得與文學通覽文資揚化而間暴有得必若開侯於屬垣之耳不慧口誦而心得知其超越爭鳴生者逆已古之人覺年將過而兵革屢興思慕少年咏學者耳乃平日看雖見論際得倍時見之篇與共居恰而切已自勉勿若內省追其底珪之心不覺輒吟而又咏知其佩服乎題詞者深已當子以不敢過稱期手而嘉閔子之言決有中今容也留意讀言若此路將由文學以躋德行乎裏以見子曉曰不宜

文學子游子夏　　翰林編修　張洽增

且自爲論述者而兩集論爲其理久矣文章爲載道所關學其名者事有不會其情也乃夫因才以課道道長才亦難兼四乎而天縣人才以氣稟異通六藝道德爲本華一堂組豆萬古學者以師事孔子而特標言語事已於今夫聖人所稱以歸道者不有文學在乎至古未有理境之精而能行之精微早識圓升聞以至極使參定未深將高視行而過庭無立言語而近觀數事而論德何以稱特風於後士林標儀之筆慈溪山不高著作之才而孫東發當以早引日月星辰而垂上世研窮有家著述光而德行動衆風雅而言語實本經術而故事宏通以編錄水平定聖世昌明之盛使文學豈可偏廢斯時則有子貢子夏在焉天倫攸敘之鄉小試宜其天倫攸敘之鄉小試宜其天倫攸敘月異精深而著本能自開鑑識知而開悟能而言決善而詳而相士在是也且得以專接雅言從容於禮樂之際而請益焉為千古風流之儒吏至於禮弓之撰自門人以見測海之有自也可想矣而宰為是時的選之地其講明討論天倫之樂亦殆仰者久而體驗亦益其光無論詩則有商而禮則有商而易則有商而春秋則有商以嘉魯雖未可盡稱然傳之者皆於文學之原為獨深出諸人之附會不必附矣夫孔子而後二千有餘年之間可稱為世師宗師者不能盡數二三人之表數乃數百年之中求其兼德業與文學而俱至者數人焉何其文學之足以傳後也所借者兵書多足以考證若以書生終其身不能經略退職野之兵未免新況壯志乃藏秀三吳奇觀得江山之助彈琴一室高歌通神鬼之靈天所以奇其才即天所以成其才也而于年十八于貢十八不史見年少之翻即天所以成其才也而于年十八于貢十八不史見年少之翻然也超詣古聞出之奇文其遠到原非同輩各傳數十年之精力以為一家眼明鼻兩之中此外有何世事浮雲者數讀前賢作與貢何文學之交相也所謂者貴而少知當時至以氣高風概不能禮鼎之千戈之勢未免空困棲皇其乃借通兩觀通可參學者高明卓識一隅功不僅在庐舍歸精天之因既是人即天之靈確是人也而于群句新來而傳於文千貢自北學而傳於不且見人中之表表也

文學子游子夏　　宏農張　張鼎華

文學而亦與難也可首言哲性之人為大文學之士固不以思而得也貢八其資若子游能為而且又在道而學不厭教人也一時分其光耀若宰相能禮樂若將能多藝若冉求能政事若閔子騫能德行若宰我子貢能言語若有若能強記若曾子能守約若子張能尊賢若子夏能博學若子游能篤信若子路能果決若子張能寬容若子夏能篤信若子路能果決若子張能寬容若子夏能博學若子游能篤信若子路能果決若子張能寬容若子夏能博學若子游能篤信若子路能果決若子張能寬容若子夏能博學若子游

子曰子夏 閉二章

文學施 吳樹勛

聖門文學之賢能者可謂稱矣夫子將子夏與於文學未必
優於德行與子所由於政事以為稱而獨賽平且自學
道功深當根心證驗則言語政事無非德行之發見隨
在皆顯之主故乃未定品第而推崇獨至於此蓋已文重天倫而同懷此賢可知
德行為主故於德行之外特
表出之而文學政事自有人焉則子游子夏
之科果何人歟
子游子夏二子皆以文學著而子游之文學又
有過於子夏者
吾謂觀於一國或為儒風或為俗吏子游蒞武
城之時二子皆在門下子游之教其鄉人以禮樂
子夏之教其門人以灑掃應對進退其為文學
固各有所施而子游之文學又有過於子夏者
觀於武城之時而益見其長焉以
子游子夏子曰曰也

珍重華 姜 銘

聖門論文學之賢而首列德行者為其本與夫人與難備有才具創
立事業之人不能無疏闊矣夫子子貢求助於田常正卓非助乃所以為田也子路之為魯司寇
以其自有君子一款而隱跡引伸之士皆不足與聞一如子貢同為聖人所深契而服事定公
進退皆優於辭令之科而進德修業科第才名一為觀感同堂皆著通儒之科而
而明健之儀先足動聖人之念已文學而有子者與靜者不違
德行言語政事也吾儕兒孫作勤業德隱點語子共哦其不平
而曰也獨歎人子之德天下莫能窮以是知德行不過
與文學事業共參耳然文學之科更有子游子夏文學相如
可謂言語政事子貢子路冉有公西赤皆德行科所
定質情之表共參於尼山和一言精義而膜拜者非
子夏子貢孰名於是顏有子見而文學不備子游子夏則兼
德業同稱從於意錄者也顏氏長於德行長於
言語政事者通至而也顏敖西門豹通而地如儒也向若
往者通而行為乃下民與期然不應顏之若為子與子有
親徒通就之儒而德能相符首列德行不深論其人之已
往與宜夫子平日當重念及於回也矣論不在乎同學之比則
擇術必不能精回之識固至明也擇業固能興以業一身之向
往即以篤復日之功備所以博於文章聖門亦多賢士而指名
最實者不特回也蓋謝不敏賜十能不說默契也賜行不顧乎
流俗之人則造物安不能勞回之行又至微也世嘗言動風雅
之防閑至細之研究先賢所以動於準則作者豈止曰顯人
而等量齊觀不特回也謝未足子貢不相當矣也然參
之魯事能通鄰人圍困可謂而語道不拘力行亦見有人見回
之為回宜使子夏參並列文學之科設施子以助義為者而
回獨加人一等矣

亦融洽亦分明小題章法之技

子曰曰也 者也

從新集 鄭炳鑑

以助我則大賢室人不能無疏闊矣夫子子貢求助於田常
正卓非助乃所以為田也子路之為魯司寇以其自有君子一款而隱跡引伸之士皆不
足與聞一如子貢同為聖人所深契而服事定公進退皆優於辭令之科而
而明健之儀先足動聖人之念已文學而有子者與靜者不違
德行言語政事也吾儕兒孫作勤業德隱點語子共哦其不平
而曰也獨歎人子之德天下莫能窮以是知德行不過
與文學事業共參耳然文學之科更有子游子夏文學相如
可謂言語政事子貢子路冉有公西赤皆德行科所
定質情之表共參於尼山和一言精義而膜拜者非
子夏子貢孰名於是顏有子見而文學不備子游子夏則兼
德業同稱從於意錄者也顏氏長於德行長於
言語政事者通至而也顏敖西門豹通而地如儒也向若
往者通而行為乃下民與期然不應顏之若為子與子有
親徒通就之儒而德能相符首列德行不深論其人之已
往與宜夫子平日當重念及於回也矣論不在乎同學之比則
擇術必不能精回之識固至明也擇業固能興以業一身之向
往即以篤復日之功備所以博於文章聖門亦多賢士而指名
最實者不特回也蓋謝不敏賜十能不說默契也賜行不顧乎
流俗之人則造物安不能勞回之行又至微也世嘗言動風雅
之防閑至細之研究先賢所以動於準則作者豈止曰顯人
而等量齊觀不特回也謝未足子貢不相當矣也然參
之魯事能通鄰人圍困可謂而語道不拘力行亦見有人見回
之為回宜使子夏參並列文學之科設施子以助義為者而
回獨加人一等矣

亦融洽亦分明小題章法之技

子曰曰也 者也

從新集 鄭炳鑑

以助我則大賢室人不能無疏闊矣夫子子貢求助於田常
正卓非助乃所以為田也子路之為魯司寇以其自有君子一款而隱跡引伸之士皆不
足與聞一如子貢同為聖人所深契而服事定公進退皆優於辭令之科而
而明健之儀先足動聖人之念已文學而有子者與靜者不違
德行言語政事也吾儕兒孫作勤業德隱點語子共哦其不平
而曰也獨歎人子之德天下莫能窮以是知德行不過
與文學事業共參耳然文學之科更有子游子夏文學相如
可謂言語政事子貢子路冉有公西赤皆德行科所
定質情之表共參於尼山和一言精義而膜拜者非
子夏子貢孰名於是顏有子見而文學不備子游子夏則兼
德業同稱從於意錄者也顏氏長於德行長於
言語政事者通至而也顏敖西門豹通而地如儒也向若
往者通而行為乃下民與期然不應顏之若為子與子有
親徒通就之儒而德能相符首列德行不深論其人之已
往與宜夫子平日當重念及於回也矣論不在乎同學之比則
擇術必不能精回之識固至明也擇業固能興以業一身之向
往即以篤復日之功備所以博於文章聖門亦多賢士而指名
最實者不特回也蓋謝不敏賜十能不說默契也賜行不顧乎
流俗之人則造物安不能勞回之行又至微也世嘗言動風雅
之防閑至細之研究先賢所以動於準則作者豈止曰顯人
而等量齊觀不特回也謝未足子貢不相當矣也然參
之魯事能通鄰人圍困可謂而語道不拘力行亦見有人見回
之為回宜使子夏參並列文學之科設施子以助義為者而
回獨加人一等矣

亦融洽亦分明小題章法之技

非助我者也

實踐錄　錢亦堂

有不必以助見者若轉為主從是為人身子非必事助於國也乃於國而事非助助有不必以助論者事此以子之於事師師於師而師亦有助望助於弟子不謂教學相長理固有然而聖人之道則第盡其在我而已若學焉能助師之使教也已我何以有助於師哉若我之望助於師也非一日矣以彼見獲聞仁心德獨全於一己無論成其德否何不可共證其一字則我之深期其助者當作何回也以故聞一知十稱性而動學問思辨篤行而行無不利無不成人之能助其義當如斯也乃我也徒為講論之助斯之謂助而切磋琢磨之益可得而乃遠之而僅歎衛之以助望昭考乃真之理回也盡非助我者也博以文約以禮本論人不倦之深義以善為教訪其所有助夫回也夫以我而深期於回豈在同而無異於我乎此解雖作一愛之聞對有必實以析非不共切學者而乃謂於回而助思不動者回其良有此病無實悟本好學深思之雅意以切為告論見又回之借助於我也夫以回而舉如不足豈在我而教不如回乎然而子心終見則也念子之之則安而為師其為猶非不共服之於回而無聞焉若我費隱回矣則不在神明之合而在心性之手我之於回直有心性之未手乎而何以神情相質漠然也我非於回手有私若回於我手有助見以回對稽德商足訂平明聰如或以與子之而為例視乎回則非也即不在聖義之通而在形神之教義之於回宜請形神之莫契乎而何以聖之翻覺之無也我之復回者獨旅回之視我者猶旅是以告往知來惟顏子而後可以語助矣回則非助我者也夫我亦安得責如回而為之所以非助我也夫我亦安得責如回而為之言哉

選懷堂語錄辨曲肖文乃能助有君

於善言無所　杜學　杞林集　吳言恭

默契於聖言者潛心於好學者也天固之無言不說固天分之獨優亦人工之既盡彼聞子論人常謂則有之矣以言好學詞不推論潤為德平於今矣德之而不情能悟為有神明日進而不止善功積有獨造其妙之也其非行境者所能窺亦非學慕者所能及理融於門教於行推於言論不交人而沈默之指為聖之傳則必有所專屬焉回非默我子豈以不如集之好學為然有默之稱哉區而回固深造今人既從悟入類識有神道同而絕生忘者意子於回嘗實日與志德而理之若無所不悅者然此豈稱天性真人能亦孤傳於隱解於學問中者人也后恒相得而無間入於耳者不覺為於心何嘗三復乎斯言得其神者耶已通其通回為聖我為學其非助我者乎然回固不述夫其解於言意直名之將能而與學力於平時自有開純之性靜得聖人以身為依歸略著承天師則故從遊非獨回也開聞於常理化得之表高德為悟默會無言之信從以上之高聞聖之言於常教心有獨契況夫人稱善品善也其行藏入非淺無可求見者也安得謂明訓之不忘增在此時乘算籌之士然仰高山而心馬儻往能無儻洲之神明則如回者正不增多聞也即私家之召殊並純任安貧期道之天載宜貧而衆賦或致給到食簡修之志即使孝弟之彰聞言行之間玩亦當以力學為真好篤然而百典不敵一融百動不敵一息此非事之未可深信者也吾乃知精勤之學為斷歸諸見之儀禮之儀宜回聞好學者也觀深契乎夫子之言而無所違其助而無所助矣顏淵喟歎夫子之既竭而欲鑽而不能其好學如此夫子能不對應子而後得為大回也身所踐行之斜則其倫理之究竟可知也善善者言之法則其揚榷之必慎又可知也若聞子是為學者謂則有之矣其語相與論言不假善非能悟入之深而精通勿能能

於善言無所　閒子臺　舟真錄　陳履安

聞諸師者言言說論爭說者子可為矣大推於言無所不說故子與其非助者也若夫善言子能不素其人而與之學且夫聖人之言原理無不說而其大指實足以啟生人之真性故聞其言者善得乃而會通不止於言說為而倫理充塞天地於此一則喜其入於耳而繹述於心一則為其順乎親而能悅為子為弟回非助我子之謂若有默契夫回也不與聞于言而到隆行之科說聞之百行善為而後之嫡若如善者德使行之科若有能於此手而子之謂回意不在斯乎其在言出口子而回能無聞於此手段能領悟則無論言也學即康無不懌時時即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言之善德論之說聲有文而無實是其在子聞自回而子不其推聞之說不見助善則無論言也有無不於感會也即學之以見之非不在他日閒子不足於言說其中是不能安即非得力於吸生真者之說高顯閒子大概於為人匪閒子聞善於人子不踐善哉一言夫子何以有嘗之歎天聞地善與不善在是出於天資之厚原非由言語生悟聖言而子道益彰且夫人之善能言於庶衆而善之若充能盡於庶衆是之內妻純乘善而善遠計二人而無不協於倫閒有所以言盡閒學業性之備良誠亦資聖天陳說善而言而當聞寫且夫人之善可以直而致而善之善論以曲而成言閒之間精論以解而善達題夫一世而稱隱則閒子與之若夫子言論及之其心執之也久矣此即實踐聞發言無不說之閒當亦善其人之能善而稱道勿能能

說如吾言而吾其能若無所益於若者與夫僅云說也猶有助也其如回之無所不說何子嘗言於回終日若愚吾之目與二三子相告語也亦不啻一期人而與之往復不已蓋乃有借於多方吾惟已厚於虛而天際浩瀚難言求其錙銖勤略可之下唯聆受者獨當其懽而所謂詩書禮樂者乎雖盈溢乎不可得於吾言調回之非助不可於吾言驗之哉然而吾者大魏之公心取性而千吾言當有未盡之蘊第吾言若有遺於心時即其質詢請引伸而屢重擊以起發而無窮宛委之致當亦旋取者所非分不得者最也之庸盡迎機而導吾言領旨未竟之端勿驟吾言而有神於中不忘平諸孟則心以有宅而領理以反覆而會其指歸必學教者所須得入而領旨諸務導者所以善說也頓且而補多所捨吾於者所以相長也而回於吾言果何如哉吾嘗見其說矣且見其無所不說矣義理多深長之趣學者默信揚參始有以推其無窮而致其精微乃吾與回言初不知其說於心者竟若其無窮也高下精粗之殊我焉能使回則安矣其孰何以喪吾哉夫善歌謳者教鑑亦自相引而深卑不謂有感即通吾於回然可以獨喻則此中之況味回說之亦惟回自領之而已矣心思有淵微之緒學者雖解未融庶有以開其啟鑰而迪以新機乃回於吾言亦不料其說於心者竟若是其無遺也且入心融之餘如遂被吾回則得矣其又何以發吾說夫有奇共覺有親共析共白相得麻窮耳不謂言業俱忘者在回僅足以自說謝其中之旨趣回說之亦惟回自得之而已矣理固期於意造閒尋言而能說語心言非言之所深期者然助我之深正以有所不說而則所以說無論淺言之而淡然即深言之而亦然蓋說也且入心融即微言之而亦心與理洽也夫回之取資於吾者多矣而惟吾言之於回獨有助我焉嗚呼高懷懷悅賴我以神明端不吉詩如商吾以心志夫回於吾言而無所不悅豈助我

聖人情深於言不能為說言行也夫子與回言不能不深望於回也乃因助我而解今說言非不能為回得說若已吾自反數以事二三子之從吾游者無不取資於吾言也久矣顏人之取資於吾也即取資於言而吾之取資於人者亦即因人之取資於言言則吾有所其取以為人者未嘗不即取以為言亦重望此說吾言而已而不謂不能助我若有回也始吾以言示回也有助以一二言而旋之為千萬言有助以千萬言而約之為一二言其約之為一二言者言以簡而意未易明其旋之為千萬言者言以繁而詞多不當也則吾以言示回未嘗非以言助回也嚮吾以言啟回也有時言人所未言而不能其陳其言不厭陳者實欲其新有時言人所常言而言不厭其陳其言不厭陳者實欲其未嘗非以言難回也吾以達理乃有言之而理明有言之而理猶未明者吾說言此事明之理以待聽言者之索解理寓於言外理之蘊未盡乎言則論說言中吾之言所蓄乎理會於言外理之蘊未盡乎言則論說於吾言者吾之言不過一隅之偶示耳而能勿為於吾言者念之言以開人乃有之而言猶未盡猶有欲隱此未藏之義以俟聽言者之推尋也我將乎未言之先有言之義猶後我開於將言之後猶言之義猶前則及潤於吾言者吾之言不過橫斷之一端耳而能勿為於吾言者患之況乎用行舍藏吾於回更有相與於言象之表者則曰得吾言回未嘗不深得乎吾也乃回深得乎吾者此言而吾輩不能稍窺中固者奈此言剛回於吾言初為回吾也而回於吾言為回是矣心衛生念回於吾言更有得意在忘言之際者則吾與回言未嘗不深為回計也乃吾深為回計者此言而回輩不能為吾計者亦此言則回於吾言吾窺為何如都而回於吾言為回即為回樣無所不說如此其助我乎非助我乎

賢者善言可體實行而謹言者又見於論詩矣夫孝無間言原非止於古而儀然也然言貴乎謹依而容之二復白圭不又足以踐且夫庸德之行非以治事也而庸言之謹亦所以飾其非治事而至行無虧則兄嫂之稱論而旨乎亦恢其為稱歎而論語信拟斯常盛於古訓而乘忘行以言而名不虛言易難而若言重知門多賢士非謀功於倫理者即得力於為學識閔氏子而有以驗其實矣陽虎而僅明稱原非以博世之聰攝察而天假地義理有同然有證內者形諸外亦何妨歌此站之章而深夜慎脩今人於言之前已深慎之在孤俗原難以定儒士之真情然而協理敦倫事或異論乎視者信乎友又何辨觀慕我之句而物務報施今人嗜美之無窮李哉閔子騫人之有是言也當何間於其父母是哉而謂夫子之有間言哉且夫身有其實固聖人所深許也而言易招尤九卿人所宜戒也假令聖門而盡如閔子也將見主瑋以飾其行金玉以失其音一卑足而不敢忘父母者非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由是居儒行之科即不儕為言語之選又何時言不可道言不可易道反覆乎抑抑之篇而後無失口於人也顯然與謂聖門無以護言其者彼南容固當三復白圭矣全人之緒口也亦足為謹言之戒而白圭之詩所謂圭玷可磨吾則於今人莫更於惟彼南容雖不與言揚於當世而功由念迪倫彝則無論矣不作佞口不憚嗚初未少違其始終之無害也亦足為謹言之資而白圭之詩所謂言玷不可為者則於括囊無咎修德南容雖不望言重於一時而口興心隨能規味則念茲在茲朝而宛然夕而揚休並不隔閒其初心南容之在聖門其行事不少概見愛其謹言之德當非與人之揚善者所可並重詩迫觀夫子之妻以兄之子而南容不與閒子俱稱焉

論語

子曰孝弟

清程瑤田 江慎修

聖人之論孝有自相矛盾於前後章句之間而不覺者何以章句之學興而聖人之言不明也孝弟之義自堯舜以來相傳已久其見於經傳者不一而足孟子之書中庸一日兼舉一天口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實孟子之道統來自子思是其不容不兼舉其文者然子思之所以繼之者又不容不兼舉其文者然子思之所以繼之者又不容不兼舉其文者然子思之所以繼之者又

人不閒於其父　白圭　森約爾　林紓譯

於人者倘若使兩尚德者又如魏言每夫人無閒言以父母兄弟於人者倘若使兩尚德如南容不可言三復白圭見之乎且人言已兩論見稱則其人有以稱主聖之閒孔子不今人且事其師乎所謂子貢之論者嘗先知而古訓見武口為論者心為哂聖門以德見者不之人而事孔子未聞有哂於人言稱尚德者已論學主功每子於門子實何以經其事孔子與其主類歸榮不以稱揚為事今主言實是守不以言稱為事悚故雖有善而難白之義幸能子實德於父母兄弟三復人言其不閒也不有由乎今人之於閒子言何以稱其言哉謂其事在前言無則所事前後之時以為言耶然而閒子以德行著於門閒之義豈既主角之言無洩洩之精微復主論之論支持以加其父母兄弟之況者稱之人言非從而察還之至德乃能無疑於其人品如白圭崇尚德之者其能得之和時白有事有德其閒子之謂乎宜其人之稱閒子曰以其足謂矣哉若假為主輔職之事以為其稱於前稱主之日分之者以見今為今以閒子謂之時與何是不獨容而主子物即不能有失口之若即違而新主用仕亦不致有主能之事而閒子以德行著不以言語著也閒子不言而人自能稱於父母兄弟之言何必自為言哉其始有得於言聽後施為的言之旨說而就其前德如南容且先以三復白圭傳他與是言之許違詩篇者言前南容能誦詩篇之什由也以貴兼能禮南容之精專也以並孔悉尚德如南容能力於詩所稱明之精專也云孔悉尚德如南容能力於詩所稱明哲保身大夫之事也云孔不德且以閒子之事而子不計其言必有中言而論言與之同歸父母兄弟如孝白圭之尚德者注典謨不重而何以人言與取慎言不知言之有宗乎白圭三復斯言大夫公之德世公以君公之尊而子動不忘孝愛更容以卿士之貴而或忘慎大生時三復斯言而德之以相稱焉二

人不閒於其父　南容　楊華甫　資訓原

稱孝不閒於內外可謂能南容之賢者為人父母兄弟之言未必盡合人言也乃不閒於不又可謂能南容之賢者乎以人家庭多私論之稱世俗篇章之士稱其父母兄弟每過而飾譽也故稱於閨門內外而閨門與鄉黨俱以孝聞於閨門之名譽實不必有但名之可考正不得謂獻口一詞可概閨閫之名譽實不必是觀稱孔之公子也閨子之孝何以見若三閨子之在喪門也料居行德不並使南面之神弓遺愛註疏不祖偏而陳之事事前或事稱其孝人言稱閨門未見偏記之論孝而於閨子之孝不獨父母兄弟之言也即人言亦未聞也或偏之論何必有閨門內外即和其聲稱者是有同情也何必有到稱論於是其父母兄弟之稱通為孝稱閨之推論亦足驗行士之何論乃獨言不說及其說通者不能盡其美必論者此是論其說也又何必言永言乃是其客之取信若稱其人之不閒也亦信其父母兄弟之言耳亦以見其非偏信可同事非說時可此評詞是論言稱之詞易於稱當稱者之若論事實閨子事永焉閨門之內更平三事稱值無論父兄未有乎順孔即使一事稱此孔稱閨門乃何以獨讓於南容獨不稱兄稱閨門者亦此意何同孔也今觀所傳不稱言人稱詩於中即友期亦為稱於外此事風又安見貧稱者獨是廣容言若指名事孔而為言之旨者是其如南容為弟子之死其父母兄弟俱稱為孝也不必稱其德業為人所稱而何若而即其所居以稱其地位之貴顯稱德業而也稱孔悉尚德而有名為能不即其重為而津津以道之南容則為孔之士其父母兄弟不必稱其為人所許者如何而即其字以稱其人豈容為之張設之或藏於稱夫哪稱孔容稱後何能不即其對字而此稱容之旨者是其為父母之生為容不能是弟之為也

柳宗而道稱此而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　安徽某　吳名世

昔者南容讀詩至白圭之詩南容何為而三復乎其意有感於言而深思於心也夫白圭之詩南容何為而三復乎其意有感於言而深思於心也夫白圭之詩南容何為而三復乎其意有感於言而深思於心也夫

南容三復白圭　　魯論集　徐西光

古訓是式其人如玉矣夫南容世族也於白圭之詩而三復之則志在謹言而不使言之有玷也其在前子從來觀人者欲定其生平亦徵諸其所意之所在而已其人而欲謹其才也者則奉師友之箴規而眾如爰耳其人而欲檢其才也者則服長者之訓誡而隨在警心況古之人審於慎微比其象於圭璋載其詞於風雅尤有發人深省者夫是以吾愛之學問於此深即世情於此見而其生平亦於此定矣則如南容三復白圭是夫白圭何為而作也蓋圭之玷可悔白圭之玷尤可惜體以缺而弗完雖云大圭不琢瑕瑜互見匪諛詞曷貴此固良工所不肯也吾嘗有形之白圭玷可悔無形之白圭玷尤可惜品欲同於圭見亦何碱碱然與音徵相忘於玉金聲在藏嘉共仰此九武公思之而不勝徵得者矣故作為此詩與詞嚴而意懇誦於其側使而命而耳提面命詩者固歸其諫諍武諸故列詩者亦往諸雅而傳之吾徒夫亦謂有志謹言者能體斯意庶幾旦暮遇之也哉而武公以後誰其留意於武公之詩者之豈不肯書及之而神不與之屬即情若與之忘難論白圭如不論白圭焉則幾微好學深思之難其人也然而武公以後蓋無注意於武公之詩者久非必斷章取之而有心在數也即先志在畢生不見白圭真如見白圭焉則殊覺倫明遠吟之外體斯意庶幾旦暮遇之也哉而武公以後誰其留意於武公之詩者之豈不肯書及之而神不與之屬即情若與之忘難論白圭如不論白圭焉則幾微好學深思之難其人也然而武公以後蓋無注意於武公之詩者久非必斷章取之而有心在數也即先志在畢生不見白圭真如見白圭焉則殊覺倫明遠吟之外

南容　　魯論集　吳　淮

人得與顏閔並傳者唐人其足重矣夫南容之為人夫子亦嘗詳之而亟稱顏閔連類以書豈無意哉昔子之論類淵也曰無不說者言其論道子也曰人不間於其昆者並載之詩已顯有品不必為德行之科而凡宗者品重名不必侍聖人之記而成德者多矣於南容之傳出自世卿之貴而與顏大賢接先輩論其人謂卓卓可傳矣則有如南容者篤恪孟屬其德其自知最而獨居思仁必言思恕平之機樞深知何容說貴一詞而侍闕遺憾於來學哉尼山屬說公過夫父命而有違不辰繼道竟刑師長之品評早定矣依庸頌商肇而宣詳執事於南宋乃獨著於詩風之後規述殷以書南容其意何居陶冬隱之地不遺者如禹之日亦了不異人耳若南容者出聘陳封何以鬼歌詩於相邦入裏宗祊何以息鄰說於已蹶偶不慎其檢而與肉食者同譏鄙倍將小則點亡身之禍大則成專國之憂也太顯至人之戒豈容者而本聞之乎吾家以為若南容者敢忽哉善承師訓矣世人霧布之徵文學者鑽燧宗堂斯見道猶存焉若南容者思臣多聞何以流猶忌於立楊忘等慎家何以守鼎鉉之命偶一貶為口實而使肆說者文揣其非徵慎雖難疑之惑怒侍罪等虎門之出也我亦南馬之論置家賢者而僅得是乎若以為若南容者亦庶幾焉增家屋矣精神之族不患無才時康能持大業德容雖卑之階也以容也壯歲積勤晚膺考王之退止偏有一不慎而貌回其足者故論於秋之組紱雖無如孟孰知孫門而非介弟之讓庶少更而有退也以古人之章句奉為淑世之藏脩而會意得於慢誦於口者有益誦於心者則滿盈其平日防檢之密可想矣安得以家承世祿而少之哉若南容夫豈有慢及門之遺哉念何惜以言無訓以遺賜能言而不以行為先子誡言而不必行可信他若訓言未熟非史不知防檢之難其吐如洗疵之即夫亦素領領悼耳何至容而猶有殊也聖往哲之篇章如奉先生之訓地而弗循弗告譬論於心者無容論於口者亦愚窮其他日九德之前可承矣安得以年前為冠而輸之哉孔子以兄之子

鄭上顏閔如踏以言作舟不必雖事考據自無不切陳言

孔子以兄之子　　孟基集　顧之潮

因是子而孟懿人以氏明非同姓也夫人子於南容書子可也孟乃書曰孔子非以兄子之故而明其非同姓乎當讀此論一志對言則書孔子外此則書子從來有於門人而書孔子也然於則若書孔子固以明同君之義於門人書孔子外以則同姓之論異非懷為門人書也於門人而無所有所以則不得不書孔子矣而南容三復白圭夫南容之為子之子也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瀛海曾　陳治安

賢子而別之以才非賢子之同情也夫人之有子未有才不才之殊而均之無不愛者天性然也聖人豈遠於人情乎當謂父之於子也時常聚處則謂之過愛而謂在遠思又若待之薄非前與後兩心也事已至矣無可如何則時非論品之時而動痛與於高堂不擬計量於往昔古今天性之恩其不以賢愚分厚薄也固已久矣今者子之有所請也子之不肖其子也孰子為其子謀才不才之別哉父情於幼人則愚智無差於其子則易從如顏路而後之聞伯魚則曰請使納棺不才之歲則門以內之爭也太息有不同於他人者易望之為故言之頻重也人情於幼其子則好異而至於役言其子則又從阿若莊生齊世之感我則思物終則思物卒於不才之名而堂以上之抑鬱憤懣有大矣於義曰若與惡之切故言之信親也久今日之言其亦出以子言為真是子之才即不才則伺侍言非何恩若宗祧之世守惟才子任之獨多遠各遠言其子而將與促切緩所任與為組豆而已當垂涕之我將哭而後與他年之歌舞無為風之思後論堂初之面而非視吉凶之真象而猶於才不才退利鈍昌將骨肉之際亦以言之太苛而流於傷門林之物既惟才子幹之最要豈名痛言其子而徹與哀兩無所與矣新父過而使潮之生前猶父當而亦成為往事來成恒情宜付之廣散漫而莫知感傷之何極而稱於才不才於為成舅怒父子之說轉以言之過聊而都於衰然則一言其子而生平遺物均宜付之無心也嫌讓殷會難此其愚豪賢之即承家與非情器亦愚以庶閒揚即尚違公評況方把裁派其及之憂遠已早增明也而思於增遠事過缺德行無以相鄉此處其敢取難將兵則言其子者胡為乎情之淘然則各言其子而他日品評並可任之天下也嫁或娘出王統過殊無碍之徒而徵品故自敢若轉本免以暗昔撫侯易我隆處無為在人世難堪之會豁論正有深心而前其別引參徵知個仰拜斯之一編此為國人人無殊長則言其子者豈必為過情之譏請車之說與言畢往事可矣

季路問事鬼神　焉能事鬼　平湖曹　陳仕森

事有當急而人切示之以人焉能問事鬼神之義也夫事人事鬼何以一概言之而理固然也夫事人事鬼何以一概言之而理固然也夫人未能事則事鬼猶不可而況神乎子所以示之與其宗伯掌吉禮而曹祭祖而必祖配于郊敬之極也歷祠禘嘗無不先敬於享獻其非者無莫逆心油以將其情於尊神所以明通而我以天道之有無不解鬼事之謂何也子問事鬼神子不欲人知鬼其理固一而一者子夫亦當事人之道而已矣古大人陰陽合撰亦不過天明地察之極乎性分之則微故事鬼神初未定當靈爽昭格而在宮在廟享惟其降臨之理即敬偽之有分敬與神明默通亦祇以自矢永誠而事帝事鬼共信其精誠之能格然則事人事鬼理一致而事可兼盡者也求事鬼而不事人可乎故神亦有不然者當見瞬息之士猶言往歲歲將屋漏之多慚豈問旦明之克恪而敢言辭志更何事論情之為此不事鬼亦不事人者也又見鼎鬼之變易成災詳幾據天神之可媚所以吉山趨避任躬行之不妨轉移祈禱之有靈而能轉禍為福失層霄之旨此不事人而事鬼者也見智不足以言事鬼也欲盡事鬼之道夫亦盡事人之道而已矣孟祖宗之武憑在在與吾人之氣脈相感可以事吾父即可以事吾祖彤神之文謂猶有微漠之或間乎本末本源之合此理盡人所同故王肅優豆無算之恪於吾本有孝之路都所見而出滿使庭輔觀助既難敘水以求惟而敬室敬及敬信德誓之素事細微雖異而推聚實同何會通而則夫固可當前感格者矣帝之降監在在與吾人之性命相可以事我君即可以事我帝至誠之感謂猶有幹格之不通乎明威陟降之情此理有生同具故神當祈社稷形之誠激忠穆有形之誠激所猶而感倘使我切望滿既非蜡共之匪懈而制問增損謂對越以通神道雖殊而感子有自解鶴而長是又有左券可據者矣然則問事人之理與事鬼之理也子亦盡事人之道而已矣

小題約選　陳慎登

未能事人

古所謂以古事事之者已難矣況以事事人之者亦人以人事人而論其能與不能之所關而慎之道求諸近也曰子之所急於事人者也其所不急於事人者也其所不急於事人者也其所急於事人者也其所不急於事人者也其所急於事人者也其所不急於事人者也其所

閒閒如也　　爲快活　金璋歷

以閒閒擬大賢之容則未盡著矣大賢不同也而獨于於侍側時現有見爲閒閒如者謂非剛非強著戚且自矯然者之不足以載道也而論者肯爲自廉然者之不足以任道也而剛方貴爲若夫高剛方於論者即謂然可親若亦懍然難犯沈潛之中高明行焉吾嘗於同堂聯對時先曲觀其形容於侍側者不獨閒閒于也而閒子則有異閒諍爲者過之行有非堅強者莫能勝任也而惟善之深者爲能化強強之過嚴宏者亦度量者其能如斯矣如昔不懼爲三代之英閒諍爲斯文之似嬉非剛健者莫爲儀狄也而恢善之深者爲能潭剛健之形端莊者其威和則者其容斯卓然若自足爲諍臣之冠記者不特要眼者易得若夫緊談之性淳以詩書之訓而容貌則其剛嚴深焉已爾溫潤氣象自異汉閒子之孝行訓教其至性所流發諸行在孝經之志有默默相符者和從外著亦健自外含而此際之手裁如論於此者其量與一於和者其氣象若天壤路之懸加以學問之功而德化則其端倪純剛之質益見況閒子之德行表著其所儀現彼可使從政之才有勇過旬異義于人可知不于人可與而此時之手度可思矣擬應備曰與擬如擬和悅曰怡怡如閒子早已備聞之矣試觀汶上剡書宰之使冕高先漸脩以進閒道之何與非閒閒之所形爭摘之厚者清明光而從心以出其見為動容中禮者何必在宴朝而退衙色之愉則曰天天如閒子久已想象之矣試觀仍舊貫長府之為歸厚義正一以和始將之何異非閒閒之見端乎且之源者遠之慮而屈指以指者信為其體而徹者直同乎立朝則言斯進觀一堂之上吾于信之而欣斯道之有傳人哉

顧窓以筆跡將以精運筆摘思心手雙融

子路行行如也　子樂　淮海張　謙以誠

且狂狷之氣成于官雖中行而淳其雖誠以有為有守之士其質皆未夫剛也願剛見於容儀受其偏未得其正高明稍異於中庸而剛見諸動容形於外與端平中安毅並厚平重遠華之精露究何殊德性之深合而實人之仰水夫而夫者深即聖人之欣賞乎同堂有矣閒閒之閒子非必無剛強之節而度自見其溫溫非必無剛直之心而神獨形是揚鴻夫子顏之真可知也然而充全剛德者更有人在也三代以下之人才蓋鍊於精摩之習而獨有退躬無餘者重威具學志信其心即勇謀未揚和平實並荷至聖之陶成而真宅性體閒閒浩然之正氣宜厚以通養之功而前有事性而行者篤實其修光輝其事即發施亦分矣深實足信言人之和德而非浮夫侃訓見行行如也子蓋目注焉而知其為子路也則見得如也子又心數焉而知其為具有子貢也非踐閒子名有所表見也哉夫論經歷之事越三子皆從政之才後其著於朝廷同心匡濟何難以正行危論各展其康濟之能言談聘部私門書疏雖然策動於密勿此固職代之奇遇也而夫子則有志未遂也而論氣象之發望三子皆歲道之器即其風旋凡席既去而情且滿以見健神與物致乎妙料制之域不擬言學果當者油然敦行於家庭此亦一堂之盛遇也而夫子則相對文於吾黨流連閒之夫子蓋樂甚且夫前修之投成相得無形矣使能落落得之士未能交集於一時即風度雖容非無緒言而得人未盡終嫌吾道之太孤聖心何由滿矣乃行行者勇行不退率直不見限其粗佩佩者警理可服異於不得矣其說得子路論質以成其心而閒子獨形為瑟之微言書易禮春秋所發其關其旨也子能無得意忘言也哉且夫學者之倫持相觀而善矣使武斷嚴密之安亦隨分量於群產而性情和易年少純篤則得道難殷儕歲人才之未備聖心殊難耳乃行行得夫子之歲而閒閒者不減於猛侃侃得夫子之應而閒閒者益見其溫有子路論質以任其報而閒子更備介和之論德行政事言語四門名著其能也于所謂相視莫逆也哉

子路行行如也　子樂　楊樂第　楊春暘

剛強之氣已異於閒閒者矣夫和不足而剛有餘者子路見也嘗之以行行如不遇有子路之容貌當思禦虎臣曰場稱猶武夫曰流流此成強之儀容似非所以律聖門也顏政事擅長節非使剛為輔之佳而剛強猶著卑辱柔懦不振之人益遠振其容貌有與趨流流相似者而勇者之自負已可見生色之根心矣子路之傳剛直猶是閒子之閒閒如設質來不解疑欲水可致氣者行行如著原無慨人言不聞之意然可相與者其行不相侔者其氣也而剛方與負會排思怡怡切切之半規南子見而不悅公山召而相規介節所照原可媲賢宰必辭之度然無或疑者其節有不同者其容也而果敢堪稱更難容申夭夭之氣象我儀圖之少溫而多厲畢流露於面支之間有威而近猛特分具乎聖人之體始行行以言乎剛也大書稱剛強易言剛中剛健化乎剛之運將見剛而無暴何不可為赤人之溫溫剛而能柔何不可為古人之強禦而強剛一於剛也有勇知方剛知之對也半剛半柔言論正名自應步驟之以行行覺剛無所挫敗之精神如絢行行以言乎強也大不然實者強矯貫大成者強立強而善大漢之施將見強矯不衰者仍出以小之篤實強健不息者可法乎天行之乾純而益剛一於強也既能無怕久難折服之才有聞必行則且盡人之實獨之以行行覺強不可屈昌言之志氣宛呈使其即行行者衰而化之論半文以積學問野言以詩書剛血氣非德氣之勇行行覺終於行行子擴隆都之才自可侍侃以敷政有守有為何難德行之遊藝其即行行者通而守之以無殊於辭焉果能超夫達觀具廣之識仍前涵養之功行行不終於行行子編把興立落落者續派其以求道社可象情特者從耶其果敢尚勇未必好謀不遠其遠儕孝友之班藏行行之異乎閒閒如此善于所以學之而復善之與

神明機流用意德有生發

魯人為長　改作　林文峰

或聚歛而更甚斜野者固說以誠之為夫長府之役所在聚歛之間子固知所以為之非以不止之乎且世之歛也所以開制聚者國君士大夫不歛以更甚其非世之歛也所以害國計而民生者士君子當歛以清歛邪其失當自得士歛速而後清歛往往制亂之興始於此故曰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孰與足君則世歛之說而我世之宜免說在閔子當之論長府之制乃先王若歛國幣為山瓦寶珠玉之制出入之經於其當重則令後百出幣則斟於月令而不違宜則是令為國家之根本制度日毛舉夫下群守一成之式適使人能為當則利害污隆一已臨歛之歌所以六府為重未之九府且貴錢而後以歛大為急為先世況規模之隨故舊與新得子斟酌恒思慕要害之思此最府之制魯人所以歛改作也謂有心斯世者能安然已乎雖然作者當思周有所謂之言則先聞其事而後口不足說其事而使因事制宜之旨以傳歛發令說之感情即情緒變歛動說出位而清清慎之非人情於心所無見之時即歛更作難論不足事其歛倫使為民請歛以歛財歛政之意其恐位卑言高緩足以取怨當思事國不後之志閔子知之矣故第曰仍舊貫如之何豈為之而其也何必改作若為之指其迹也蓋以儉者為閔事當思其不可有改作若為之指其迹也蓋以儉者為閔事當思其不可有非即相之之意而切劘指陳可消民生之事相宜制度之初立法原期當長民人議政通有也不容已之情況民為子戈民力半周於緣大復加以興作之煩何如揆守先儉德其勞為故世其治長其制度事制作之停何如揆守先儉子哉世質用之稱從閔事情以復斯以儉生之清歛為局中人一切時歛俱作如不歛貿易此之不為堪也歛世豪行之歛為事半倍海已盡實歛當如或有不可能實之歛況非主易國帑半歛於四歛復歛以興作之歛屬創造上當有歛其之都故與所謂為心國用先歛於時易何如歛後先節外用即設之閒間從常觀時務以通聊以扇外之閒歛為天下第一商去就即計格仍存當增歛陛又何至煩閔也其

魯人為長　改作　梁鍾華

大夫有事忠之心大賢以集忠誠之為夫長府之貴也而歛為之事述之漸也仍之而曰如之何亦歛其廢興之益可且歛公歛私之說惟持論者往往自是無復顧忌而遂歛斯言可知何耳仍舊外託不容已之說而中有不可明告之隱則論者得以徵言說等接為實之規矩以折其詞窮未嘗顯斥其非而歛語以不事實者何哉事實者何勢夫亦不堪說思與實事相照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居於長府是長府者固魯君所時為自固之區固當無失其舊觀者也如之何魯人竟歛為之改歛私門階禍之心經營故而其謀益密歛郭歛非亦既自固堪復起非常過得為屋無邑以行其歛伐則路遇往制更必更乃夫從事知其為之為已無也推臣既親之念經閒爬而其端彌張分重含垂久已肆行故屢而心憤不能禁歛於宮閨宴遊以大其物史則不念成規忘且難求於守約知其計之為得深也世則魯人孫於魯君時如季氏何歛然而季氏歛於魯君時如季氏何歛從事孫之事不長制歛而諸侯諸卿諸歛於與論以論其行社會上之論故有心人不過不諸歛卿以代諸君利於如其計有事歛已得論富思歛孫之對從來史之筆可事時不可準歛時富其論斷揚抑有歛於歛歛以求其歛之論故有識者示以明規其在若不前於歛論而向有深情事義於歛討事權之所以仍舊貫如之何閔子亦揚之人公論而已矣歛於歛制作之精以導其法守何可且其於歛然且而決之不若歛而面之也今先君之歛歛如何而歛歛如何而歛歛歛

魯人爲長 子賽

許國論

事有不得不魯人者以事外之人傳也夫長府之爲不見經傳魯論特述之非以閔子騫而傳就且千古記載之文有出事內之人傳者有出事外之人傳者傳於事內之人其人其事也故列其事之本末傳於事外之人其人其事也故列其人之爲長府者當論則書閔子騫之問子騫何以書戰爲魯人而書也魯人之有所爲而書也魯人何所爲則戰長府特長府而已書魯也可書魯也可乃論特以魯人書若則之也史氏書例稱氏則稱人不知一魯人以爲國都非魯人也於是其地也安知此區區魯地非即爲帥上所目睹而顧不當俾掌不魯庶得保爲之而周顧乎統書之魯人曰舊魯人也於是其魯人

閔子騫曰　有中

大哉以德言歟當中人所深許也夫德作不若仍舊之為貴也閔子言之夫子許之且各有攸當之心子且士若子生當晚近閔子言之夫子許之且各有攸當之心子且士若子生當晚近而蜀山一二號以除為民而蜀山古之徼夫始不為功於國是不然匡救無人特不至此也長府之為惠之人千聞車一言及之豈閔子獨見不及此矣徒以不居諫諍之職而委蛇神非當聞大節此匆匆史伊始好事徒為改轍甚至背矩越規大為祖宗之累也新法興而事流弊非無第以財匱天不得不言豈得不言豈得不言豈

如之何何必改作

郭應祥

明君貴之可仍而貴作自無容矣夫使其實而不可仍固不必改作也曰如之何以為何固可仍也閔子故以不必改作此之若曰天下事固可如何而為之者圖攘其有更張之念已若乃右制是固衷於理而無所不可則新規自創度於情而自慊無容而人且謂為固陋而就簡也抑亦所見之左矣我魯之為長府也固欲即長府之制而改之曾長府之甚而作之且欲襲此府之規而必改之作之也而吾猶謂仍其貫也閔之人不將曰如之何其可哉然而吾猶思之矣如其為御世宝之璞也則縱無良匠之慮輪奐有學究之敷旨而安之大何嫌乎如其為御用廢物之器也則經之營之揉之築之亦曰可耳而長府則如故也全

夫人不言

有不經於言者非徒以不言勝矣夫非事之所不得不言理不言勝也日者夫子聞長府之為而歎曰夫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子貢問子路子之所不能不言者何也此而非之又曰言必有中如閔子者言其不言勝也日者夫子聞長府之為而歎曰夫不言則已言必有中子貢問子路子之所不能不言者何也此而非之又曰言必有中如閔子者言其不言勝也

張寧著

東夫唱之不言王惟其有傳而言也蓋輕言者未必即能言也不言如閔子不可謂其言乎今使事關可言而必曰誤夫時事雖非所以臨說而無使事有可言而必絕口於時事唯閔子以數語也士君子閒心家國度勢接時所為以默默者安其位即以默默者持其柄也今夫人今日之言以發朝所不能言者而獨斥言之以舉國所不能言者而獨斷言之則斷時之能言者唯夫人也謂則念其不言然而言朝不論其言而先念其不言且故為嘵嘵然其位國家所有正言之不憚危言之不聞者接踵於中懷特以上下相安則所姑以容忍若靜觀大時變不言非故為前事也恐其為上滿下來有直言之弗避危言之弗聞者陷行於朝廷特當朝野無事則不難以默默者待後大時變不言如是夫豈其不言哉且不言與言非何論之有見時方有事中時者即門而獻策論計者偏哭而陳事而大臣重神正為得靜鎮於軍口湯鑊之前而不以為難任其志之把握其則有待也亦何病且洵如也又見時際紛更統緒者結右而乘機可比者紙口而逐言而君子的右通今機力爭於益處唯落之狀而相機所宜非其說之服相其舌之久也亦何捷其誠世也則不言之夫人豈即其言以觀史言單襄對夫人之舒詳諫定時當事世畢言三而不言大義對五而不言久已深成君臣故人所不言者備悉其言之當路者不系於國故頻頻之日而一吟此言句得已夫人宜聽於耶所以為故人所不忘者固詳其言之相國而不言非可作言言必有中觀夫人之言必之為單襄於夫人之言不言之外

閨名

言必有中 廣中

夫人之言不言之中理兼德者往中事矣夫四以有中子貢問子之如非由求論人未能盡中小理也謂四為陽非德而能中者乎當思從容中道者其惟聖人乎此聖人之門者與能中於理或未可以成中道之也閔子曰為長府而有所為言是其本和順為孝之行而非特為孝之行而推測之發其論也乃其言之中也則有可以為今人雖於聖人之門者罪為也而亦其言之中也則有可以為今人雖於聖人之門者罪為也而亦其言之中也則有可以為今人雖於聖人之門者罪為

分民而揚時為家計而言利必聚能而明為身計而言利必不能曉矣而如命士有所安為為業而能近於道者亦有有以通而未盡能近於道者也即以閨一如二之閨試與閨一知十之閨同日而論得乎如使特能言而已則不能言與即不能言矣不能學之即不能如命善見盟之沃泊善目安於陽善有中於顏子則曰言必有中於顏子則曰其如無有若賜之不受命而貨殖若賜之門為中於理言中於事而其品則有高下正備道之則真

言必有中 廣中 之

大賢之言有是言非為士之足可斷也夫言為心聲有中則其聲和矣復由也舉能和其聲乎不說其言且八音之能由心而生故夫子於心而觀其聲音之所由起也乃言語口者以筆舌教其容目當其視耳應其聽而感乎手者人一曲寫其情音而發其可能蓋由其音也口之所宅者如此手之所應者如彼則同人也而有異調矣如閔子之以不言信欲以言折乎人而如由之一言取信小邾子誠如是也則閔子之言不為巧言之如簧而為名論之若擊以視聽往往是矣大抵辨變論以有中此夫子所以善之也言與其物論國計則論物論既論如出口之鈴非同尚口乎夫言之有中者謂其所言之理有中若論其所言之情有中若論其所言之事有中若論其所言之文有中若論其所言之聲有中若論其所言之氣有中若論其所言之勢有中若論其所言之體有中若論其所言之用有中若論其所言之法有中若論其所言之意有中若論其所言之旨有中若論其所言之味有中若論其所言之神有中若論其所言之韻有中若論其所言之格有中若論其所言之調有中若論其所言之節有中若論其所言之度有中若論其所言之趣有中若論其所言之境有中若論其所言之象有中若論其所言之色有中若論其所言之光有中若論其所言之華有中若論其所言之藻有中若論其所言之采有中若論其所言之章有中若論其所言之句有中若論其所言之字有中若論其所言之音

今使本中和之旨化為訓詁上可聞聖心則可學

徐世新

子曰由之瑟 門人

於是見時者亦時義所自呈由天由命於是而有以呈於是而見之也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古人在十載上篇得於聲音中方論遇之而況今人之聲音即其人所自為人一切天命之所關而目中已不覺知見其人為今此一堂之上有論事者目是也聽講之者非由也乘由故由自有以聽之於是而聽之於是而見之如是而由其不能強是之不如是則由是而由且有以見於由不期然而然自成為由也由之瑟何以處之於門人之間也而聽之者非一人夫子之所聞而目中已不覺知見其人為今此一堂之上有論事者目是也聽講之者非由也乘由故由自有以聽之於是而聽之於是而見之如是而由其不能強是之不如是則由是而由且有以見於由不期然而然自成為由也由之瑟何以處之於門人之間也而聽之者非一人夫子之所聞而目中已不覺知見其人為今此一堂之上有論事者目是也聽講之者非由也乘由故由自有以聽之於是而聽之於是而見之如是而由其不能強是之不如是則由是而由且有以見於由不期然而然自成為由也由之瑟何以處之於門人之間也而聽之者非一人夫子之所聞而目中已不覺知見其人為今此一堂之上有論事者目是也聽講之者非由也乘由故由自有以聽之於是而聽之於是而見之如是而由其不能強是之不如是則由是而由且有以見於由不期然而然自成為由也由之瑟何以處之於門人之間也而聽之者非一人夫子之所聞而目中已不覺知見其人為今此一堂之上有論事者目是也聽講之者非由也乘由故由自有以聽之於是而聽之於是而見之如是而由其不能強是之不如是則由是而由且有以見於由不期然而然自成為由也由之瑟何以處之於門人之間也

魯訒

門人不敬子路

門人以德聖而輕賢者情為最所長而進之門人其所造必有異矣而不敬者胡為乎所敬者一切退之時且吾學中亦不有有餘之一境而自覺親者設一不足之心進不免退所不足而并忘其有餘不知學問無盡而造詣自有專長淺深一節而輕量其人者始未即其人之所長而一思其境而自有不可測矣由非門人言之也且弟即由之所短言之非并即由之所長言之也然而門人正不能徑然於子路矣而遠語自有專長淺深一節而輕量其人者始未即其人之所長而一思其境而自有不可測矣由非門人言之也且弟即由之所短言之非并即由之所長言之也然而門人正不能徑然於子路矣而遠語自有專長淺深一節而輕量其人者始未即其人之所長而一思其境而自有不可測矣由非門人言之也且弟即由之所短言之非并即由之所長言之也然而門人正不能徑然於子路矣而遠語自有專長淺深一節而輕量其人者始未即其人之所長而一思其境而自有不可測矣由非門人言之也且弟即由之所短言之非并即由之所長言之也然而門人正不能徑然於子路矣

周嘉猷

門人不敬子路

門人以德聖而輕賢者情為最所長而進之門人其所造必有異矣而不敬者胡為乎所敬者一切退之時且吾學中亦不有有餘之一境而自覺親者設一不足之心進不免退所不足而并忘其有餘不知學問無盡而造詣自有專長淺深一節而輕量其人者始未即其人之所長而一思其境而自有不可測矣由非門人言之也且弟即由之所短言之非并即由之所長言之也然而門人正不能徑然於子路矣而遠語自有專長淺深一節而輕量其人者始未即其人之所長而一思其境而自有不可測矣由非門人言之也且弟即由之所短言之非并即由之所長言之也然而門人正不能徑然於子路矣而遠語自有專長淺深一節而輕量其人者始未即其人之所長而一思其境而自有不可測矣由非門人言之也且弟即由之所短言之非并即由之所長言之也然而門人正不能徑然於子路矣

并堂吳

門人

沈昌祚

近李聖言若聖人屬目其人矣夫門人多矣何足以乃有況李夫子戒由之言者蓋論曾點情況之爭夫從事者聖門各大抵奉聖人之論為定評而所之即聖人之意以浮躁乃有吟其詩不解其詩而欲明所訓者如因傳道而記之門人是猶有聞其言未聞其言而遂於言者如因戒由而記之門人是猶是喜為一端子特所由之並以論由因由與於門人也非何其疑於門人哉而何況其於門人其此門鄙俚而先生如此耶無非所也之常況學者彼此見淺況深固書曰於夫造端則始厥言低感謝之意況功將者戰兢慎不容自肆其生平則聞訓而無事情述者所此門人也入者豈而能受洗歸道遂無門人或從居子之疑當夫子詞所及抵以斥默其事之情而門人不明其意也不明其意也門人記之以為門人稱未解賢能之例故當此論所由仲尋以即自負於論語不知為門人帶物於心也即自負於論語不知為門人帶物於心也而門人帶物於心而稱訓其為門人於是特記之曰門人稱由才可以從政而門人以聖言而要之為言為門人而偏執言以為門人稱未解賢能之例故當此論所由仲尋以即自負於論語不知為門人帶物於心也即自負於論語不知為

由也　錢森

試釋門人之疑固特指賢者之名為夫曾是由也而可以鼓瑟一事而遂不敬乎子故特指其名以曉門人嫌若曰今者由之一事而遂不敬乎子故特指其名以曉門人嫌若曰今者由之鼓瑟也二三子以吾言而疑之未知由之所以為由耳蓋觀由於一時由固人所共見而論由於平素由則吾所獨知非由之初終有兩境也亦其境有不容沒者不得執一境而輕量天由日者二三子藉有疑於由也願吾思之事不觀其前則試觀其後雖以遠勢欲重亦難以遠勢諉一事之失而概沒平生即門弟相窺之大法也夫大漢非所以論由也事不考其得失則試信雖以微信試疑亦無以知由也書於是即由而為之意曰吾於是即由而為之徐察之人情之多到也雖卓識而好深文每不慊吾備求全以試儀生之品節論之所以難信也今以由之為人亦欲借所論以定是非則為是為非弟應度夫由非確見夫由也故試觀由之素履安能不即由而意白之人情之通蔽也多急進而少從容不能言思度義以定學士之操惰偷論之所以難過也今以由之為人亦欲遵偷論以推其可否則為可為否弟虛擬夫由非實接夫由也故欲商由之位置安得不即由而徐察之今平時恒見在起稿由也考溫溫之度臣居當侍側由也徵行之儀則過剛者由也其由不過剛何至動旁觀之疑請弟入之學問與其矢之慎有不如過於剛者使以剛而輕視乎由安知由以剛而過有可原者不即以剛而功有可見也而何必於由也尋即義之世即昔日酬知見之由也即幸論之容浮海願從由也有某人之概則過勇者由也然由不過勇何至成此日之殞死況善人終旋其失之悟有不如過於勇者使以勇而就沒乎由安知由以勇而其特立見者不即以勇而其長往動也而何必於由也生非論之心并量矣特采入於室也由之為人豈可以鼓瑟一事而遂不敬乎

來入於室也　前不入於室　范鄉

室有未容遽入者難假期之善人也若室以喻道之微曰未入門學可難也曰不入見質難特也子以喻由之意其即望善人之意也夫且吾道惟深之以為難入耳有可入之階而尚未之入者動其學而學益化也有可入之漸而終不能入者負其質而質難全待也其入或未得其門趨其堂奧而猶未窺其門趨其品量各殊而大聖入德聖賢必循循善誘使其入精與之城而後即安由也什當由不獨乎顏柴路諸賢人之通而獨其於聖人之道已不啻經其堂而窺其奧然而造詣固有低昂也而室不能依門情可即也而室不能即舉一未入而凡過不及者之未入視此矣而凡質偏質正者之未入又視此無疑則未入一論謂子之偏由以入室也正即子之引著弟子以入室也亦呼令使列在聖門者各因性稟中行之資其所著病而就其不至者救而及善見以聰明穎悟者化其愚鈍則踐戰兢之迹可與入室也他若回之假盆瓶之德中又各自其卓卓之表即乎後入於室矣而猶好學不倦多學而識若是若語學之粗疏也是若謂賢之難得也不然如張所謂善人者資已美品已優矣何子顧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哉謂入室徑情乎第入室則必表其恬養造詣深而開略者隘其離乎性一也為經世之學為閑性之學為道天知命之學豈必於精深求內證其統上貫下未達一間中材亦自退無疑也達材成德各當其時而未入者深造自得矣而不入哲學右有損矣謂入室竟修乎德而室則必就以中高厚者多得謹守者多得其肯乎中一也為退縮之偏為偏勝之質為沈潛高明之偏豪必於室無聞其室也由之為人豈可以鼓瑟一事而遂不敬乎

來入於室　於室　來入於室　敬賢　二　先進

呂留良

來入於室也　與商也賢賢

勇者進於入室進者為於方入矣夫入室不稱由未然即商亦已昕然也然子貢之問孰賢豈別有在且天下惟深造精微之域者斯可稱倫品論之優也然而精微難造造而未入者特少指之而品詣有殊優方入者必忘歉之盛程以進思而仍服亦學以相形而見直必置指其他數而相去原不遠矣為斯賢夫何學豈專其妹難定如由既升堂已以視夫登域外觀卻第初由則大觀在上其於室已非部之數而第覺近之民室中之精蘊雖為信者未易造其微而自室及之則過矣由則行庶幾其於室雖覺境之隔而早已行之路未入於室彼不敢由者其實何室為上之爭且夫人各有所短所長之中可合論者唯其本都體幹戰士武備學勤仁亦有斷斷高長之中可合論者唯其本都體幹戰士武備學勤仁亦顯優引領而可即乃境就上而神求合者唯仍離見情視者下益征奴哲子在如知所規依爭一閒之難通而用力課拙表現七十子學歸宿早隨隨心識而難忘特質既異而是非時多互見高下何以遽決故欲決退而所長必合而人以比賢子貢所由舉師與問其歸學子事教於若子三無斷訓於閒居想師尚門而入以來難未造聖域之精原評未造聖人之化則依歸有所通道早達於凡儀然造詣固有可觀信正難默定也而設動實論且欲分其賢以為去取之高在興論著於衛參論忠說刊夫子想師商賜室清情而後原未達夫人之學已各表學力之編而聲氣相求得氏之喻於子昔然情難可默知針執有待進來也故序語參錯且欲區其賢以為持論之詳是則其超卓步由於室庭非過隔夫域更念為端倪賜之間豈徒比方人物及觀夫子定論二子固亦未入於室者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　何晏

賢者備人以譏己善問亦善說也夫子貢將美己故問師商以自鏡也聞過不及之說而以師爲過己見乎且執兩端以求是者非中庸也而若有所見則此心不能無疑矣善博知而所疑致之是借問無如己何之歎會心者默觀於人以求其情者非使方人也道得聖人一說而故見之不敢自是者又不學而知矣今夫子責之學同於師異於商及其從事久而未退於約猶不敢自以爲能而問以師與商孰賢蓋以一貫賜多識聖人實默裕之夫子所以深抑而發之也師之意過乎恭商不及乎畏過猶不及中庸之所以爲德也而觀人即觀己一堂會善語理即情性道於文章得之漸漬涵泳久一旦豁然貫通之候自有不可以言傳者矣

彼一此情境臺度以取中師不以爲過其得外自宜文章也而不以爲不及其篤信自宜性道也而觀人而違約堪取鏡已一堂會善語理即情性道於文章得之漸漬涵泳久一旦豁然貫通之候自有不可以言傳者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　包咸

過中之弊而指許以參高夫執賢之問明四疑師之過中非謂其勢子而也蓋聞子言而進德之今夫大過不一中而已有以其都過者出其力行程而不能其過以爲而不快其志之願且大也以勝乎後小之所爲不究其由前高柱過者古以卑湖爲非而中街間之壞也在聖人雖不明言其弊者不得不垂爲戒方人如子貢記不知師與商之所與而固以孰賢問者何哉夫子貢之學聖人雖

四商也魯子曰師也過商也

方人者史以商問聖人因退師而復抑子而也夫孰賢之問子貢固明知商賢子師也子既不以師過而商不可遽抑且自起子貢有高與子貢有抑詞之意是賢意中之商固即子意中之商也乃有時賢者欲較量其人既先舉我友之意豈復攻詰乎論師之五而聖人欲各徵其固重各舉其偏洛並切我乎論自之語意問之者意中不止師安能定商之為商也子貢明明知師之過不及商何嘗不及子貢直以己意中之商也且比肩師之過或賢於商也而特不知子意中之師何如更不論子貢之商何如也所為退師而以歎賢問也賢有賢之才德子貢直不可問之才德過師之才德則難師之學術則固師問所先有識見之有也而究未定子以商比師何如也實不知夫子早有以定乎師即無以定乎商也故在聖門非審且學問之何以正不揣其德之所至正不揣其分量而反復以自明由是觀其進師而相可於商務進好大急效之師更念為高於文王能不以過論之師而進念乎商師商亦然者之其過也商亦八席之相隨也夫子前輩師以賢門弟所見於商者而實心以夫子之論為歸也東山之棘不輕許師有自成為師教而商亦有自成為商堵已商團同此碩確也彼子貢以孰賢難師門或未平識為商者故特有俟夫子之說為焉而西河之授受方能裁師之大異子商者正商之大異於師也已其不及也商無賢於師師亦無賢於商知而子貢猶不已於問也

周福祥

子曰師也過

師愈與

兩賢之賢皆有偏智者若師取之高蓋師之過異於商之不及子貢已心揭之則子言商即以師愈問也宜其高明之異於商也不經論定既不敢牽其強就論定宜無所取其抑乃有時長著未必終在聖人無心證示原特如此相商而智愚分軒輊於其間不已高與師而回之賢明先有一定師之過商也是明明先有一定師之過商也不敢遽堂諸口耳若欲視夫子之容之何如者而子不言

師也過而 師也辟

才有過乎中者任之夫之辟矣夫師之過猶未必如商而愛可以師為過非由欺譬之詞而先完其人之德者也子所以謂為景而欲揚其辟且行施取乎其中而日趨高遠即使陰翼而暗見其有辟稱乎外而日事淺近即使明陽顯而心已黑其不可行固非不高知而知之音而知師為過

熙刺師　李文宬

即過而者曲原之其情如有異屬而夫師之過即師之夫子子貢曰師也過有是說子之論師也蓋子貢論師之而師若出諸意外轉計之而師仍在於意中蓋以文之記述顧其人之生平以斷現其失而並重之才卿為而終歸以自貴也不若以其失而曲原之語雖過而足掩人思也矣明之論意於師久矣不明子貢而果之論以參即而可見有情以過而家忘其子以師為過夫師過與不過時光筆益之而合勘之則各不相掩而之而仍多厚之也則親人正不容混視論者自論素守亦何妨置若即刺過有日精神未能一律以相繩雖屬而為學多才之論乃其話之而若留餘地曲許之而猶有餘思也則用意正不妨偏左矣夫則之屬於師久矣何意是論益覺不即也人情於所即望之一人初未敢以私心相與也過一經長者之言即而如用圓以為周旋則固以論罪於是揆其人以精審未透神明略含混度而為轉世子恨人情於意所期許之一人即未敢以膚見相也過一經同堂之則言初念不勝其情於特重以為過於是即其人以別作權衡品量經論假議為強人意然則好為師之才其材視來可於其才無未可沒也夫過是後生所易犯師之所嚴於不輕人所易即師之才而原待之會心當有在其間矣子於師非有深心而期許其如斯其為師且要其才而特許其為師之過也則為師且要以計於子心今乃曉計子如忠念中摸之歌歌誰為師而過即師之意而論師之意不無少異其意似有可原也夫論自宜志識通方情語多周通即師之意而論之此中必有精耳神會意思之外使師之後明其大體而賜祖引仲尼顏淵相與其意以活充其量知師之為師而師向固未能盡然今乃以一友之愛乃以一師之嚴可取純以是為無異師名哉

過猶不及　錢雨品

明過者之論不得謂愈於不及也夫過之失中與契人回是亦過之耳賜參商云師愈乎且自中庸之不可能也論者謂才分之有餘賜於功德之不足者知有餘者所淳之過即不足者所短之過而前輩者所指之過非即不足者所短之過則同此失中而正不得以才分之時人而推於過不及為獨然也有所軒輊於其間也子貢師愈是以過為而不及為獨然也而不及為獨然也而者且為過中者矛心察之以彼雖過猶是賢過猶不而之氣而其弊恒誤於好高則高淳之量識非不及之所能而然雖之想亦非不及之所能而然雖之想亦非不及之所能而然雖之想亦

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　沈汾王

記曰使臣之富因其臣也夫周公宜富而李氏過之其勢非不足者矣論記之非以其臣之有求於且春秋時多賢貴之大夫其勢在於大夫者其勢又不專在於大夫故蓋藏者物情其主不必罪其臣惟其勢不專在大夫故前世有人罪其臣不使罪其主而其主之亟罪其臣而其臣之勢益不能專李氏之罪所何可勝道說者也可歌也泰山是前事也不能輸領吳其伐下也吾其事他若田獵之用子使求也說而不能用周公之法矣其轉移情狀之人不可勝詰而乃記李氏富於周公也為說者謂李氏而富如李氏之目也其富者久矣而不足者也所謂李氏之富而書如其實之計則其富者久矣而何足譏也說者謂周公為天子之宰李氏為諸侯之輔而富過之則非分而李氏且忘其分故說者謂書李氏之富將以增李氏之罪案書以為非欲以責時氏也非欲責李氏者何自於李氏者而不得不先書李氏也有自於李氏者而先書李氏者所以著其富而臣於李氏者應知其宜也李氏之富忘其分而臣於李氏者應明其分也臣於李氏者應知其宜應則其分者何以其人之託遺於權門而實出於聖門也出於聖門而為諸侯之富若已李氏之富於周公也故記者欲書其人而不先書李氏也書李氏之富而不得不書其人也其人何人曰求也且夫李氏之臣亦有求李氏之所主者若但求李氏之所信所任者推求而求且甘為李氏厥為李氏之求多於是書李氏之富而并書之曰求也一若求聞李氏而富而實李氏之富因求而富也設非然之聚斂而附益則求不為而求也為　陳禹

聚斂者凡近於聖則貨殖者宜如此矣夫求以聚斂見起則貨之不宜殖明矣曷為說求聞子之責求若耶從來其說之不無良史評利之中無直論此國學人所宜或者乃從事聖門猶然不免焉聖人於此亦世或則說而自之或則說而自寬之已矣李氏富於周公自非貨財殖聞以有此為之事者即因而聚斂於百姓不以貨財免矣為念所謂不至嗜

而求也爲　徒也　大學衍義　曹衛道

孟子之名固聖人之所以名也夫以聖門之衆而乃獨位之孟子氏求爲季氏用即不肯爲孔子與魯行之且亦終有一字之褒貶而尤嚴從祀自於陪臣若必不見容於聖人焉若以服民之不而乃到以來上此其人不知有君也知有權臣而已甚其名而天下乃知陪道之臣非氏以僭而乃富於周公之從祀孟氏非善公臣并非期公流而善之稱哉何以不附具論而附其氏且孟子之稱未聞爲子曰非助順有使焉能惡孟氏而重若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孔子有手來聖人之徒也孟氏爲聖人之使則公伸私家以張公室損私富以惠小民使晉學者知尊孟氏之功而以告諸非於夫子焉而何以公室既分田與貧用所繇已溢奇政雖行莫不以富貴孟氏而以富孟氏之富貴報使孟氏之富貴報使孟氏之富貴報使

小子鳴鼓　由也喪　大約其毛蔵

論語物以證論而論體又當自成篇大旨小子不外禹稷顔閔
語大也語以其求而說為之理指其歸非說其轍而自取平且
人物原無外道則他人之過者亦己之一身所宜深思而不知
所懲不示嚴為人而罪己指以衆人譬一人而一人之善
過可也即以一人推衆人而衆人之身各宜痛加論之知大
聖人慈愛之心痴恐為之急火切於一時非有真切子何以見
聖人慈愛之心痴恐為之急火切於一時非有真切子何以見
求之其都昌忍來也物其人非世紐一時卷施柳惠而子可
隨為盜智而不必攻長而舉子可謂容為盜而不必攻長而
而吹十要可以為盜而不知賢過一事要
門論不容以鳴鼓而攻之則必向夫子而請曰使攻之不求勝於往事之罪求勝
之論則必向夫子而請曰使攻之不求勝於往事之罪求勝
於後則何至以一瑕之矣而忘其事世之能其惡攻其惡而矣子
不許也使小子而為朋友之論又必對夫子而稱曰內舉為惡
求其勇於外而剛容求其於由何至以一日之過而沒其平生
之學其無理甚矣之論然而夫子不平也且夫堅而磨之曰小
子有不知我也矣由也當日亦在其列必如其在也則其已也
此四人者與求為聖門之高弟其同學也又則其已也
何不為求論何不為求論而乃為堅白無窮為若以吹毛可也
是豈其人之一無可取耶而堅白無窮為若以吹毛可也
非特不能為求論抑而自攻也子於是
遽可其名而即指其為盜於論語攻之不遺餘力
故為著日即於攻擊時有日即於攻擊時有日即於攻擊時有

祭也

師也辨

霍韜集 柯松

其庶乎

以淑道為大賢欲為及門勗也夫道之流回未嘗自許進子曰其庶乎何稱焉回嘉矣天下有群然之一境焉非其人不易窺也語學者勗然之一億焉非其時不能到也不容已者道中之自勵日之至則其志若忘不知識者道內之根據高已登而其早可知日臻復之而月不逮三省皆期循及門勗嘆此語之象聖莫親也而今得之知時哉回也回於道自謂能近乎回然道豈天求可近乎道回亦惟求聞一知十之功循循然以下學上達為而已想其不遷不貳道脈之傳依稀其合方悲其歿之而誰看見舍馬又以之而合諸見龍在田合作隱之明而神之有德者轉為難遇斯能不足憑矣即其亦步亦趨道味之沈酣書且而更喪其朔久而徐者欲消如又以之而前者欲神乎且前且卻之餘而力之能至者終疑回至也疑且問至所無不免望其庶乎回於道豈不求可近乎豈真承教之初而卷以沈潛層層面折之際入於揣摩之則而隱然自任彼顏之不消於此學非淺之不陽於淵愈亦惟具致決之情而指以聖思成大清明之域矣以公誠之志而超然自得故默之不容於紛亦靜之不迷於動之不滯於句德蓋乎其體道真而他或不然乎想當年約禮助深極高堅前後之殊在不競神明超夫此何趣若回所以為回也其趨道者超然而獨則不遷怒因其易而復以超過道固不能其無踰因其難而修以復行真仍有情於踰此際之修為固有開天教而不開人力者二三子考德有年回何為而獨與其殁也既庶乎其與道勇而求路不遠半登凡皆歸仁望於凡視能多動之回何耶不貧力相勗矣此初年者之回同聯望為而防其不退居也然而分際非統新道由近以發達知其遠者既有隱之宿通道由勉以希安命是安者尚有懷之永遠此中之功候直有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者事生來時人不能回何幸而相聆於微也戴牛語之不怖萬理所以資融濯不能一開依然未曾識回也吾為回喜吾更為學術者望云

屢空　馬德　蔣聘華　秦陸揚

大賢能安貧不變命者可知其德焉夫回之屢空回之能安命也貧賤如賜不可揣摩其德乎今夫身為境困而不為物欲所動者非計之迂也正惡夫明其心思而心思轉因之而空乃一空自安其知解用中見地德而此身雖逆乎天利定中有道以是知能安貧者信樂道不安貧者錯危險事回之安命何以言回之安道識夫回回以明睿之姿對見乎事物之際洞識乎理欲之界其體道有獨深焉游其樂天知命沒溺宜慎不以未果之憾遷怒德於以此日之躁動相安命此豈回之短於才而終掌且貧乎然而回周空矣回回重安消長盈虛之理有數存焉既窮乎生之才力聰明智慮不能盡如其命而志以利害計不計也回則淡泊甘苦道味矣而世味不足生其欲其空也空於黑安之而已矣衛通得失之迹有天定焉盡此日之持志操守不能如量相加而情為物役者不知也回則性情素養道心勝而物情不足介其懷故其空而視為固有而已矣無則回之屢空回命也知命也夫其心胸識見居利等也回今夫生而貧而無術以使之不貧彼為智也而神明之用亦見入情於抑鬱無聊之下回獨恬而非其真是耶欲以貶一時之頹靡當君有所限制而不能與時物爭能此充安於命者之所以順受其正也人情於嫌疑求益之際惟恐深而用情不正窮物不精欲以求一日之熹無每若與費精神於陽其貨所思而其不安命也以視屢空之回其心胸識見相去何如哉然而吾輩平性知而勉於果利之私庶幾安命為事物所誘而賜不然也無論切身家之計致覓失之有如此德知何以生半關想而涉於營私之念性宜為利欲所蒙而賜不然也無論極窮達之求不使有空回之適而智慮所及俱能聊勉於幾先人所不能測而彼測之有如此德其悠悠雖異德以視回之安於屢空焉其心胸識見相去何如哉

屢空賜　程夢麟　程夢麟

以安貧許大賢然求可以例賢者視夫空而回屢空其庶而回能安之其可以是例賜看耶且人到境當其困而心處乎境此貧而能樂者當貧則也告之矣乃論當居貧安貧看與心於當而先貧或當處當者已不復貧看而深其之吾更取當考而其論之矣何以學回之近道哉以卓立之才博約賜於約識而窮之之境性道言從得簡雖明達如賜亦當潮以帶如賜然道乎深則世味淡矣夫不擬其屢空乎出北門而致數若貴能心於貧屢空貧則貧去而空隨來也回則左單右瓢樂在屢貧以視賜之結駟連騎富有不同殊淡然也視富達心息慮矣無論求以建德士也亦能慎於樂飢樂空則空矣而屢稍求過回則貧都有過常之不給以視賜之承顏進說雖富不大異乎而回殊易如此境無論富貧甲回也安之耳目夫回空之長貧貴者空時回與居貧非命思也則貧境貧能若貧之自由也有然而且長也胡恥賜能約食且逸夫鳥論富貴無貴於安樂之回口腹能約食且逸夫鳥論富貴無貴於安樂之回口腹能約食且逸夫鳥論富貴無貴於安樂之回口腹

陽不受　集中　雲程撰　方湾燦

且夫君子不以才與氣爭必不以才與理爭也而要非不能與理爭能其與理爭之才與氣爭則以才勝氣易可知返其與氣爭之才與理爭則以才求勝理自可知其與氣爭也於情事之其可與理爭也於是非之其不可與氣爭不可與理爭則其不可與氣爭而與理爭則其不可與氣爭而與理爭則其不可與氣爭而

子張問善人之道

子張問善人之道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文精集　孫　附

學不可特聖人為善人藏其大學必踐迹乃不踐迹而自不為踐迹不入於室也可不勉歟今夫人之學古也非學其踐迹正非學其所以踐迹而所以踐迹者有由焉或謂佛祖之宗可以當佛祖而不為佛祖所學為善於聖門然得其天分之偶而為其人事之未盡則雖與為善之實亦不如由踐迹者之可以漸進於精微也則學何可輕哉

子問善人善非具聖人之德而實入聖人之室者為善惡之去善先王之遺法也六德六行以備其本四術六藝以盡其枝凡所以範圍學者之身心莫非善端而有法教申村時之而可以言善人上智由之而可以入神而古人從事之勤也能先王之法言不盡守而先王之法行不盡傳其所以開而一之之道實在於大而能精故其始每下善之功其終入聖神之域所謂造也造則視人之為都而即可由之以入室善也從善人者未必能精之微而於其中間巧利未善中具而深探其淵而外物不能來蔽而相接其不必遵以範之而後有以立範圍之防也直道而忠信本於性天言動動於為實往天以教利百行未嘗為偽而時開其不必遵以圓之而後有以守法度之矩也此其非實之言而為於入聖人之室者歟然其也古之君子貴知格物以窮其理誠意正心以治其性其所以補完為善之性格初不藏偽飾而忘學效廣大精微無不盡而經以緯其天古之君子有明善誠身之功有存善省察之力其所以使善之有增已而并能善之大而化初未嘗待天而忘人故精粗本末無不貫而以造道德為貴若見則可以入於室而不從者無所完之功則善之事備然有增已而未之已也而何以學道而善之為貴也哉

子曰論篤是與　雲峰集　王幸孫

有不必踐而善人生質之美也其言篤不當踐而善人則不踐生質之美固有忠信直道而聖人變化氣質而不離其初無待於智而後利也下此則必有踐而善焉以求身於善道而乃任天而動初不必有踐迹之事而亦不害有踐迹之事而於天有像矣而於所可以識善人之部止前事之不忘若古昔仁賢之風可以興起人之善心而進於善道之深矣

論而生則勉勉時脩循可少矣為仁道守之士當是平道之必有所出也而善人何如哉人情非其所甚好而強勉從事之久而後成其好之之實是在於步步而趨亦趨也不入情非其所自樂而強勉從事之久而後成其樂

不入於室

論篇是與君子者乎　陳玉第　石柳記

論篇是與君子者乎　賈時進　我業遠

論篇是與君子者乎　陳玉第　石柳記

論篇 清真集 劉 諱

論篇 楊華集 凡信三

君子貴學 微新集 何 諱

文獻集　翁　林

有不能遽來爲已甚者如聘禮使其卿已至者如親迎其卿已至者如喪其卿不必皆至而君必親往若不能然已甚也論其中既不當若干文字如其卿已至而君不親往或君

子路問聞　公西華曰　文會第　章　集

問聞而冉有公西華不能無言矣聞斯行諸而一若以有父兄在一若以聞斯行之當聞有公西華則父兄在冉有公西華則父兄不在一當也一而聞之則者當時無其相與相告之言耳乃兩人之退質有同惑而夫子之訓誡偏異孰非聖門考不復知者不及知者不更言而今觀者聞其言時不能不疑一當之師而問答之辭一皆有意義焉其同異之故不可不察也

日有公西華侍夫子與之問答之辭最詳其時冉有未問而公西華先問夫子而問之冉有繼問而夫子答之公西華又問而夫子答之其問答之辭皆有意義焉其同異之故不可不察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惑敢問

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惑敢問

子曰有父兄在　斯行之　春秋會集　仁齋論

行有請父兄以決者以請者也夫惟不請有父兄故以聞斯行諸聞也語以如之何其旨以教子路子今而如父兄何則子之公西華所共見之何乃謂其未嘗之有異哉而且一人之見不足以教天下事也況於聞斯行諸之一端乎夫聖人以其德教人以其德教人而學者各以其德受之聖人之教豈有一定之規哉

聞斯行諸聞之一端也子路之勇冉有之退公西華之文其德各不同聖人之教豈有一定之規哉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春秋會集　仁齋論

聞斯行諸聞之一端也子路之勇冉有之退公西華之文其德各不同聖人之教豈有一定之規哉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春秋會集　仁齋論

聞斯行諸聞之一端也子路之勇冉有之退公西華之文其德各不同聖人之教豈有一定之規哉

子曰有父兄在　斯行之　春秋會集　仁齋論

行有請父兄以決者以請者也夫惟不請有父兄故以聞斯行諸聞也語以如之何其旨以教子路子今而如父兄何則子之公西華所共見之何乃謂其未嘗之有異哉而且一人之見不足以教天下事也況於聞斯行諸之一端乎夫聖人以其德教人以其德教人而學者各以其德受之聖人之教豈有一定之規哉

典有問聞　有父兄在　　賈疏集　王祖畬

答問言之為一解述問者辭若孟懿子問孝定解為夫聞斯行之答問言之為一解也非謂公西華則慎由以為例也

時使其然定解子今使我人者止有一解而不復更有一解也則使之所以答問者取無異於能期為在同意未必指前解而為之復也若乃論事體更而以前例使我者絕不相若斷往事可為而由後例或還質若方以為言佛在耳也有父兄在子為子路之斯時有當事而曰之若有父兄在則凡人之有聞皆當奉此言為決斷然不全行之多若也乃曰斯聞有父以聞斯行之為問者辭更行也聞斯行也則子之所以答之若前毋同乃傾耳聽之而子所以答之語意出於言外也一若志學向之問行如曾有子路也且若子平何之問行如曾答以有父兄在也

近編曰聞斯行之宜公西華疑其而起問人不倦之心久已所疏之問隔而乃一請一忘抑亦不但行斯而止往以勵於學者之疑也聞斯行之一語主復為具有行義

指後問者答異於前而前到可參說矣夫有以行問未嘗不同於子路也而子之所答有異宜公西華問之而先之前則數且以問答之無別後見之可知後見而本無異則前則後而代明其參乃有問若後者之疑其以相而若關仲舉動之權通至於答前者為無疑其以相子猶通之通非變設之真於前說而在當為非有底已而字親字事忘時別矣如子路以聞斯行請為問而子告以有父兄在並在由也問之前時懼斯行而請聞子言以有父兄在即同宜共聞之宜無不謹所行而詳審子言曰有父兄在矣而不言當日聽子路而問有使之也想其有共聞而事有所聞而事有異宜子使有所聞而事有異宜子使有所聞而事有異宜子使

與有問聞斯行諸　文震孟　丁酉

與有問聞斯行諸　吳宗堯　郁孟凱

中一段明明千古說破千句萬句都是廢話

公西華曰　赤也惑　林子丹　王朝生

公西華曰　行之　　陳五峯　胡廣仲

有不告聖人之論行者須問而後行也夫由求問行而夫子則作公西華皆問之也聞之詳略達之有以知之且告子路聖人之心在聖人非故詳問而告之所問者一其問所告者異其所以告之意各有攸當而公西華都聞達之於二不疑其問由之問行也則有又反夫子之訓求為何如子其問由之問行也則斯行之夫子之訓求為何如子其問由之問行也則斯行之夫子之訓求者又有異於由之問不精擇乎十之訓由為何如子夫公西華何從聞由之告也而疑問由之行以聖人為二三子為之從使由問于而夫子告之以聖人之行故使由問于而夫子告之以聖人之行故使由問于而夫子告之以聖人之行故

由也間開　先在　又在集　表信者

使所告如是如勇士也則不必告矣其間行請不關由
間之也此公問事所由先述其訓誡辭於平生語之始末先
守天職常之分久矣說之不協矣大舍並言能之不可易而間
即其道以相陳治理以共職有條一為述常職爰
其日之所論常於行事不可偏廢其行者間明明之
事也如開所行謂之說大舍當為由乙間之主使由而未當
間則理未思者明當言職其信而以今人所為先言有先
入為主之意而後以為信使由而非間開所行謂明事不相開
為當言其信而以為信使由而非間開所行謂明事不相開
為當言其信而以為信使由而非間開所行謂明事不相開
為當言其信而

求也問聞　故進之　　潘海秋　茶金堂

使問行而皆宜來進無屑先游其進矣夫求之問行固與問行同一進機也公西華所究所容之異能勿先精其緩於當進者乎且聖門以行勉人亦期其自進而即許之以進夫乃有疑在於行者求必果行以行求行如其聞而意味斯謂而思其不退能聞道以退而進釋其疑而非有私擇即聞行之訓思當退之種倘非素解有人而甘於自畫者必多見不前安說在公西華進由之聞行能說欲進而不敢進者當可以由為例矣乃夫求之問行而子曰聞斯行之其何以即大道直捷公西胡為別前聞後聞特更其撥置期其極幾以為階進之乙除一似厚期於行而非由所可盡例也解於此之指說少仁說於行多前後聞不可謂預在裏見而後聞不如其始又以為日退無餘之學一似偏許夫非而非由所可進也所有意之非求轉多於其非也所以重有求勇不能已於問解夫有之間也非勇求問而貴於求有不能得益之學力原不可半進無此精強大行能特即往謂以銳斯前進而功敵一敗不能舊其銳於敗此例彼之謂也善用於性感用以一念洞徹頓滿其志氣故即當前以相激用力雖不定而無費矣所以其志於日進月征之際夫子曰善求以期行所以進之也進之何故以其退也夫中至正之道有期有心進取偏序均而新進氣銳後求也儀屬自安聞之機文退於行之機奮何必易一說以相解求也固頓屈不振者也而僅以聞求奮著往其進退可不勉勵之以斯行應俱有作而有為即子孟即求也而代為度之宜有日新之妙惟望有志進德者仰企為而與其徒求也毫勉不遜行之敏當善於聞之後各亦時耐一疏以相引求固是進自安者也而亦以單行者新其果勇可平勸誘之以斯行不至且前而且却勉子孟即求也而切以思之夫子之進求者以此其有聞斯行之明證也進論夫由求更可以無惑矣

求也問聞　斯行之　　屠寶一等　品的

覺者再於斯聞更進聖人之論行為夫求之問行無異由之聞行也而子之答求若與答於由公西華乘其聞而進之以為一重接受之際當浪之所答無異前之所答聞夫進為公西何事更為進進為若乃援求進使所聞知出一人而兩援溯前所答獨成兩義者何問者如進讓乎一為聞即而進若其聞聖言捐在耳即知由也聞聞斯行語而子告以有父兄在領悟異日有聞由之聞於子亦必以答由者答之且論聞由之聞者為聞答之事並可不必聞矣乃不謂聞由而來若又有求也聞求於子從前已矣亦趨前如何事不為而徒歸罪於為已前聞聖理無窮欲不行則能情有能實之大子應於徐圖為善也則以求之聞為不知由之聞可也即知求與由共學有年相處相求熟日不同其是非得失各盡心入耶欲其行聞思卻於急行則又過於徒實之大子應於此聞以對說也則以求之聞為已知由之聞可也即應其不其論第以求之聞聞斯行無異於由子即以答由者答如答聞聞求之不當即命於父兄若乃子若初不計其求而聞者有由而聞以聞斯行之告也即今求也聞行而由未嘗聞行聞所謂聞斯行者倘又有所以聞者有作而前之聞者固已有由也夫安得物物無待于前有聞聞而答同者獨至今日聞不異而答又無庸問於由前之聽不論命於家庭公冠禮子之論由後之說苟得隨於親長隨時隨事之際皆更有繼求而至者其將別有出於斯告一番也意為願夫子明以晨教

求也問聞斯行諸　　野山樓主　林曾望

人異而聞聞其所聞可進至為夫聞斯行諸之聞求與同於由聞諸求之聞即由之聞可也公西華故更進之若曰今者求雖由而聞意不謂而答若異夫聞在行而所聞者則在我不得聞求也之聞即為由之聞也其聞者求而所聞者實行不得聞求之聞與異由之聞也此非為其聞舉所聞乎而彼之聞實在耳彼其之聞何能言之無心此如由聞聞斯行諸使聞雖有如斯并不之進今人由能而聞不獨有如斯當不同進念夫由為事事也不當有思聞學人之語藏各盡其力之所及故同此聞聞而各異所作之有大相遠者而為各即由以檢求也實之若無答由其見之所心故同此斯聞而精神所注必有由相隨者而何可雖由以例求也其有所不盡之思則必聞進此之相隨而其具社異求之聞一般不知由之聞而聞也能論無聞而事不相謀自局外觀之乃知求之猶是聞行而何能漠然於其聞也今夫一說也有求第相求之意則由聞異時之事考而其為時事之聞一般明知由之聞而聞也非事不同時一論斷自事後計之固知求之所為聞行也而何能漠然其聞也論斷知之根求與由隨進求自有不同夫由為而聞行則聞不求之以行聞者不當有學於由而為是聞也未可知也聞聞由思求而今人不能若在此聞已動故事之材求與由聖門求以有無異于由為而聞行則更無異也夫學者之神明當能斟酌乃由鬼得其意而去求史授所見而求是求之以行聞求或亦能法乎由而為是聞耶未可知也聞神由斟求而今人有於聖者在此聞已于曰聞斯行之言見以為聞

修步飄形神妙超逸

親聖人之言欲其同歸而異塗也夫由求問行皆求之所聞也而子之答異焉子奚能毋惑子且五官之表執於夫子也又已有說共術焉乃有欲得其說縛並其疑從者而所說而當視者說與受教者亦無所說而所聞者說與由非問聞斯行聽孝由之聞由聞不如有求也十日有人見在曾聞之如行之不可自專也在由聞無所疑也求非聞聞斯行退求之聞求其當失聞猶由也子曰聞斯行之求聞之知行之不可猶是也在求亦猶所疑也聞時亦也聞之服今問者而猶有一聞聞由聞子聞之聞必將不敢復於行矣求亦知不可當於行退由無所疑退也聞子為恐今問者而猶有一聞求聞子聞之有不敢疑於行者聞子之語求而亦知不敢疑於行退求以為行而凡問行者皆如之則告由即以告退告求即以告退告由在求同得所遵循也為子疑復含由之問異於求而子告以不可行求之聞異於由而子告以必遵行則告由為由之聞告求為求之聞赤惑可審厥指歸也烏乎夫而二子之問國無所異也由之問為行求之問亦為行請掌者初無已任而夫子之言則已各異也由若欲踐其行求若欲果其行而命者適與等要同列門徵之內教起有厚薄信如子說果求之父兄不當與聞何居故事之非品節亦無篤下信如子言豈果求不可虛所聞由個可貨所聞歟等也二子適不相值也說由以子之言告求以子之言告由子自相刺謬赤也赤也倘得共聞也哉見由而不知子之告求見求而不知子之為由子之教將何所適從乎願夫子明以教我

行有失於退者聖人先為揚之焉夫人亦豈無其退看而無如其人何之退矣求退矣亦以行問也為聞聞求而先後乎且人非有異自參未有甘示人以快慊者也而異貴未信於居恒不必以利鈍之絕劃以示人而有識者即前聞之異以審其前却之節而知與人共事者參必與人共功使參即去參以勉圖後期設退管都聞求言疏居人信參由求問而參言求非參之言也言有貴由于參言求問一行也由以行問參言求而以行問者異而其異事共此日用倫常之則而行為進參言不為其事而生厭其異事同一節也由問聞斯行求言非問聞斯行參無而異參共此請業請益之參而暗平後難參不為其有疑而先後其有怯以子參知求無疑於由也而知求則為退者無疑於行一定之非謂求之退為能銳而不能銳也由之為進為能銳而不能銳也由之為進為能銳而不能銳也而固才盡也天下事急者每緩其所不當緩并其所當急者而亦非其急緩者每緩其所不當緩并其所當緩者而亦非其緩求之與不能急求之與參非其能緩也是求本有急達兼夏之方而順安於不覺也參不幾負其參勉參者至用之致審參之進為能緩而不能急況也而固才盡也天下事急者每急其所不當急

子畏於匡　馬融曰畏匡人也魯定公十年孔子適衛過匡匡人以陽虎嘗暴於匡而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

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畏於匡　馬融曰畏匡人也魯定公十年孔子適衛過匡匡人以陽虎嘗暴於匡而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

子在　馬融曰孔子在匡門人離散顏淵後至孔子謂之曰我以爲汝死矣汝復來見我

子在　馬融曰孔子在匡門人離散顏淵後至孔子謂之曰我以爲汝死矣汝復來見我

子畏於匡　馬融曰畏匡人也魯定公十年孔子適衛過匡匡人以陽虎嘗暴於匡而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

子在　馬融曰孔子在匡門人離散顏淵後至孔子謂之曰我以爲汝死矣汝復來見我

季子然問　可謂具臣矣　　淮海　鄭德璉

且大臣以上之事君非原憲所能知也至於仕門雖或其心之所不屑而風規必軌道矣自權臣擅柄而其掌故之為重若者公輔若者主之其委以相攝之名或特失其真也抑亦非其分量人於此蓋有核所謂之實易所謂之名歟其辭以與為博為已耳聖門有由求若也其才以治世誠良臣也而往季氏由求不得所事季氏可謂得所臣矣特不意有子然者掌其家視非望之心而敢於一問焉之也曰仲有與求可謂大臣歟從古無此字語謂之矣蓋門弟子定其實有庶幾備百而已而子然不知也三桓之後雖客於魯為一家而備引魯之事蓋其具詩書其言說自據依以故物望者而以為服心可安則顧賄自雖安從古無此字語謂之矣蓋門弟子定其實有庶幾備百而已而子然不知也三代之美已不數數得二子而考其推舉遺之長豈果能其才敢有妄希其足助好惡者而以為指實可供則果為自負安至所謂大臣之說與由求之問亦思由何如彼為足知之哉夫子曰子問大臣之由與求之問亦思由與求果異為名耶名世之生有昭其品節著模楷於進退義命不為苟合則已近矣民之任特重行為當學問於用行舍藏而使能備官非其人也所事者果偶然有幸所以著罪疵於道字有所不可亦能就其而止矣果幸不異乎大臣乎抑其臣幸此必有所能所之者以大臣至鎮靜則職好不得猜嫌其間隙以道事君義以身事君百僚萬憚風采為即或患而得謂而位可遵道不可干若其臣則小心奉職為已矣由與求雖素德從政乎而有已自負偏偶何郊川者勇於小試一身之去留不其輕乎天下之輕重以視古大臣輔合謀國其度量相越何如哉以大臣隆培士論則英傑不至偏抑非與之道事君必以人事君慮職務效材能為即至廷而見疏而身可退退不可屈若其臣則猶分在當為已矣由與求雖均可酬知乎而有勇知方視進治亂由庶幾當從可是百才士之分理要不凡一賢相之願捍亦思古大臣則正立朝其氣象所以若若敬子然之問如此欲深以抑之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鴻斯

問非當問不臣之心著矣夫子然非臣大臣之人也而以大臣問其重視由求乎抑亦隨昔不臣之心耳且天下惟為大臣者始可則以大臣亦惟臣大臣者盡識有勳名分有難易也乃所謂明者得私臣而所期者得大臣是欲以大臣大臣盡知人之為臣反忘己之為臣一矢口問而不臣之心已著而不臣之過已彰曾有季氏大夫也所儀與大臣也其推臣由求二子責望其參也無怪其參望之心亦不過求其盡家臣之職副家臣之望家臣之能如斯而已矣為難像才識難當不敢以大臣責之亦不敢以大臣視之也乃當日委子然以仲由冉求則以謂大臣所是誠何心君子曰是不臣之心也若質參犯顏不飛未出草廬早料相臣之情是欲其德者曰養生素而重其才者曰帝世盤庚而私宗室門戶不敢紛紛亂康為慮慎其始之計古帝王稽才有典稽攬人儀每思正位之外尤當四岳則曰錫作股肱詩羣臣則曰嗜司喉舌而列侯尊辟亦祇得同升交爲賦自資弼衷之譬非可以私臣視大臣則大臣之心斷見於彼實未知大臣自有其前第其素守能可壯私門之觀後忌夫穎史之代由也並稱同譯由賦之加求也未嘗並隆二子之奉命亦既小試且端矣使果有大臣之度將由不使以勇若宏恢兩社之略求不僅以藝若足振三桓之綱公前私魂之際得大臣輔之未可量也天蓋陰隲而不言尚有豐忌之心乃向至聖而語詞竟若得然而不顧則不但騙矜徼幸而且借友公行即此一問之論斷而何怪八佾舞庭而何怪歌雍徹俎彼且未和大臣難假詩而第其規儲經濟可增巨室之威權念夫出甲之充諫非由之所敢乘山之艱亦非求之所能二子之素心亦既而無所猜疑使果有大臣之風將由不僅以治賦稅一國之規模可爾求不僅以足民足三分之公室可鞏化家為國之譏得大臣佐之非虛言也夫有異志而不言尚存忠分之道乃向聖人而叩諸竟敢相欺而自詩則不獨冒昧無知抑且鴟張自肆即此一問之譏誚而何怪致事之私覬而何怪國柄之潛移記者記之亦以著其不臣之心而已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珠玉第　張英光

自多其家之得人者難知惟以為問焉夫由求仕季聖門之龍而季氏之榮通子然望真欲推重之二子即當思三家在魯事民最親亦最聽從其當視自樹不偶多方以牢籠賢士五居心大不可問已迨至果藝兼收其子弟耳目之眷亦送有於稱意而翩翩於至聖之前方姓名標榜而聲情已畢見焉聖門多材長於治兵者有人長於足民者有人雖吾子大道之行公焉未逮一官一邑亦任二三子托命焉馬而邪正不並正黨猶不同謀則季氏之庭宜非諸賢展材之地也而者康子嘗問仲由冉求於大子告以果告以藝亦第指其從政之優得為之辨明因材施教之意大其動國是等於耳皇謂其雖之兼下反勝為權門充龍所就子然度殷殷囊以相問也夫季子然生於世禄之家長於僭竊之手指修之以為高驕盈積以愈深凡其所聞所見無不過耀僭之氣其度走趨不順左右一旦殊死之淒魄委私制既有仲由視有冉求宜其驚之疑之珍之重之矜張而詫權之也此問所由起然意以監自武子專政以來擅任正長使之用命則命制以賦用公山而公山以叛至陽貨而諸叔出虐流毒更深遠家之不適貨食用之失人耳今得由以總武而戰衆得求以享物而安民則凡不必登屢誰為大夫可與至果然無故府之繁也雖由若求非好先所開名而欲跡者錢及乎子則位而後顯俊捷切應懷遠仕吾門而不久以振拳勤吾職而求之即掌生聞代而汰上有心繁雖究下豈好誅之雖原創名流之異就也今得由為招至之端得求為援羅之倡將斷溝再塞鑿旋求而空谷足音憑案有盈庭之日矣雖由若求非豪傑所望風而景附者哉大信服小僕一言且伸於千乘今難暫為季康未克先路盟會之間則由而不終於拳也則何謀不臧能無想其人而其館明決敢臨勁敵右師遠勝於左軍時雖季掬用求而其力效宗邦之衛既由也則用予而入思且積其敬而衆其城扉此子然所以直謂之大臣也與而安於

楊氏時 恒文錄

慎問有子承孔子之後而名不同何足異而必言之以孝著始以明道而傳其所學先師之意也有大功於聖門上師此其開示後學之意為尤切矣

不能盡其道也夫何後嗣之為陵遲哉好之說愈出其道去其遠公羊曰魯秋公薨而子般卒季子曰有子子之子般弑而季子不討子之子般弑而季子不討子之子般弑而季子不討

吾以子為異之問　　賈誼集　卷一

有志慨天時人所謂者始以異之問相謝也夫天子一國事無細不知有異士也而夫子以異之問謝之亦以失臣非可輕問耳六以大臣之名子為副也吾欲早有一事業之大在意中耳乃吾意中有事業之人未必子意中所有事業之人而又能謂子意中之事必子意中之能所合者意中之所有以起事業者之人在意中非異士人者與能有之制必大臣以大臣為任其人而又能謂子意中之事必子意中

問二臣者不足與乎大臣者能有其也夫由與求之間當法足為大臣乎謂為大臣固有其所謂者在耳且人之譏家其名稱未究其實者也夫以集中所欲副之境當乎目中所欲副之境則所謂者若不乃以目中為支副之人迴殊意中所欲副之境則所謂者若不則其於而然而所謂者承即當於而求其所以果於子以由求為大臣乎以由求為具也夫所謂具者在大臣則所謂大臣者固自有具也曾由與求之間豈足為具也而豈有具問哉是以無所足而問之者以由與求之從事有年曾何敢以草率苟且輕發其可為之念甚以子之所謂大臣者則之譬品而獨後者增物為二子喜出意外也則由曾由與求之圖任有日曾不聞以尊成特舉增為中而問之為以相與求之圖任有日曾不聞以尊成特舉增為中而問之為以相與求之圖任有日曾不聞以尊成特舉增為鎮靜之和蘇以子之所謂大臣者觀之為名分益恒重若為二子高自位置也則為由外曾子求為已舉為已舉是為開於由為已舉由與求之問曾何足異哉今夫論為臣說輕許者求足定評也人自有真而尚論者當求時論也言譬於古昔或時論懷而輔見夫士有威望積遠之祥任可作模為萬之重出為求家間閭之勢其為為為帝為王固曾不敢觀也如此而謂非大臣宜何以謂之大臣如此而謂為大臣實有所以謂之大臣則所謂大臣者子重可念乎剛脩之維持其大如是坤不載生而還陰為往不還會運其運則大臣之德有其位也德有由位則相乎於陰陽一旗作而其統古一原物而善為總使天下事視朝廷不能輕視主德而周章之權不修道之所以大而正此謀臣雖一口古爭而斷切指陳大臣則相道以性命最勝意服大其開人心道心判其邪使天下知有仁義不得作宮近功而萬物之命可立道之所以雖而備也第而開暴者此遠道而業善者此道以質彰即以報德而收之前且之治滅即底為統使者此道出為名世看此道以格天心即以培國脈而新世久之業其為此大臣之所以為大臣也或使上下一德則所謂大臣者有不盡職其地員也歟。

所謂大臣者以事君　草廬官課宗名　馮品銓

大臣自有真原夫道而已夫大臣自有其道以事君以道第以名實予而且古今正義之所藉以維者道也而臣品猥老道足以盡血稽而見知格物盡誠已者老稽其論道足以對大廷而陳善責難啟沃君者不流於阿真誠至寓而忠悃彌昭理論也而學問見高其風規概可想見矣于謂大臣而以由求當之孫夫古人去今渺矣而吾且冒身三代以上當其道而實任其責慎有職之我曾其名而深思其實其神明事業增益發之時而世或遇之與之而應視其時勢夫以夜之間者與其就要修其蕭條振之之而如或見之見之而惟得其授排為實有待矣行者之先者矣所謂大臣者豈徒哉一時顯一世之榮惟以道為歸而以之事君而已其為有難言者為之念以重慎然而以道為身良之處長劍得此而以道大節畢生評之初後蓋消於機祥可之中道能授職事知其不能那位矣而事君之道一蹴言稽以就功名空疏者非所為事簡心而地高位重不思者非所為事屬風指之知能盡依其慎即職謀之即根見定所為知其無所設施矣而事君之道又一惟大臣道有以立矣其先前官方共統其轄內待不必知其名蔽乃心以次脩心則所以淑且深明者其道能推大臣道有以推矣其才無以過小而彌防即無以通宜而疏傾乃僚乃命則所以清濁壯聽者其道聽才臣職以功名維而維名世鎮大臣則相乎於陰陽一旗作而其統古一原物而善為總使天下事視朝廷不能輕視主德而周章之權不修道之所以大而正此謀臣雖一口古爭而斷切指陳大臣則相道以性命最勝意服大其開人心道心判其邪使天下知有仁義不得作宮近功而萬物之命可立道之所以雖而備也第而開暴者此遠道而業善者此道以質彰即以報德而收之前且之治滅即底為統使者此道出為名世看此道以格天心即以培國脈而新世久之業其為此大臣之所以為大臣也或使上下一德則所謂大臣者有不盡職其地員也歟。

所謂大臣者以道

大臣之真劇之以道而已夫謂為大臣自有所謂大臣者在也道維其真合道何以徵且自三代以降乡中材而之全林即當世知勇之士未可與共功名功名者才為之也故論經濟之臣則取其把而公輸之則其治術之原學術與事業之科者于以由求為大臣于未知由求之所以者何在也實未知大臣之所以者何在也大臣為大臣豈徒所以謂之為大臣之名必輸而所謂大臣者不在動名必帝與王謨之內獨治趙綱而求之於動名則已大臣之品秩必當而所謂大臣者不在品秩也惟常行事之際則有取舍而求之於品秩則更指夫所謂以道而已矣有時順用其道有時逆用其道不以相不以輔而道之維繫最正性而有時隆用其道有時隨用其道可以輔而道之維繫最正心而錢立綱陳於佐治其在一時而動之於道則無不統而當有動名者矣一時有損命世之材而請史者或因心術偶疑道指於本原之論無他道不周也大權操革新就近即無此憾況其自在而開發幸而道際其隆即行端頻繁而以之者常無所窒礙指於道則無不周也常有鎮靜為德理生治之宜時之和而與世無爭為深之論無他道在其也夫民聽物與今日即不之朝廷此道自置地獨故顧而道可以通則以之維國家之氣運而鎮靜增和和氣而道可以繼則以之維國而山林生民大臣之以道如此乃其臣品日異而所謂大臣者有待焉矣。

新刊大臣者

趙古山館　梁逸增

所謂大臣者大臣自有其當盡之職其所謂為大臣而曰大則必有所以為大者也彼以由不為大臣固不實究其所謂職且一代之名臣即一代標望為其即一代運量出為其人為卓絶之人即其論為卓絶之論而味其都即平常之品概相與稱為其為大臣之名規模意度於流俗人之品題而且真不出此乎予云由表可謂大臣只非特不知由非並不知大臣也蓋亦思大臣之所謂與國家治亂之際不能無所待而旬時統紀之盛事而賴之一人其相與何如慎重也斷不能以徒先容之士所應衡其品量名相稱常之選要必有所屬而物華號朝夜之即合而責於一身其旬都當庶府等也問取見於當名勇功而外稱著其風聲于亦知大臣之所謂為大臣與良臣異身道通德協永底丕化之稱者之曰大臣即千古之大人也評居誠意正心而德業崇隆卓具參贊經綸之即所以用集一切時譽之代上有見人三代下無見人就其事業功名所得與並者則其實有不容逃大臣與貴臣半柳宇宙依傍泰特重之即用之曰大臣即千古之大儒也平時論其著述而於期年舉早具天地民物之即所以維持一世且端拿其品曰天民先覺曰國老本末源流有非斜得名位所能與事都則其名有不容貴也所謂多殊位之即而學歸少變都或未免約物度勢不能親總之重任有為大臣而失其為大臣者益而有見大臣意者河數鐘鼓數十載而於國事日非之勢時作紙柱於中流是不啻大廈大梁頹以撐綵且至用推元輔荒翦能識其姓名望重德宏於斯即其風度不必分陰剖線位列公孤而規模已足數其宏遠基命路之衡才之識而體意多遺遂致未逮以一官能效阻策略之計屬同朝大臣而靡必其為大臣意者祖宗培養數百年而於邦國外廷之倚賴行使存之績都是不啻大本大源隆為枝幹也命官列職酬庸制禄卿相之應明德有儀表物儀祝之職不得功考績敘名器竹帛而思議之乎見其依依若前何也其所重者道也予乃以由表當之爭

以道事君

精舒集　李廣谷

事君有本非道不足以也蓋以道得已即以道事君大臣之所以為大臣有如此者今夫漢古以來為人臣而勤執之且即斯拜獻之何論見設敷廣厥而之事即早以十年學道辨行為期於以見吾道之得而無定者若心厚務修學之通斯道之正間有論賢古今論歎其若之皆道而恥者不之若臣之說近大道為大臣以道事君是為謂非道不可以事臣心即非道不可以恥臣即也則其出而事君也非欲其道之見可於君歟名士為就論前世主必不可與為而大臣無也豪傑如是其有乎時勢者遇而一見未有可作乃以出其學術事業一為風雲之會流俗趨赴功名謂時者無不可共而大臣不然必其道德之尊其有乎天心者必而一見即有可為乃以致其之章經濟一旦上下之明民天大臣非欲其道之見可於而始出而事君即其身世之道達何足值哉而其間固有見其可為而為之者焉惟其道德事業為風俗所係則其為謀慮不即而道則已有足而無伸也可為否也且德之高下何常相神聖以教隆亦道無見其可能恒其德德而或有小以蓋品相宜反以也德為道所以為道為道所以為德以辨德為道為道所以為德以辨德為道為道所以為德以辨德

今由與求也　季子然章　賈昧昌　李福泰

論大臣而還念夫今而賞自有真也夫以由求為大臣非惟無以見大臣并無以見由求論大臣而還念夫今而漂渺于若何子大夫勿深恃由求也蓋子大夫之知由求不若某之知由求子大夫之知由求以論某之知由求也未免阿私之見某之知由求也開其自處之實或取而人論定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大臣事也非由求事也重在由求之對偶也蓋不知由求不足與論大臣而既知大臣即可與論由求曾亦思由求固何如者人臣惡夫相師過浮特之過浮將必有或名雖副者而吾且目擊其非若人之答也皆在所期非其所難人又莫患乎相待過厚待之既厚將必有虛無純盜者而失亦相為無非若人之失也失在所作非其所安如由與求是已夫由求也而大臣目之非大臣也而由求當之歸以政事之科而未盡許以忠君愛國或且以是為由求疑而何必疑也益人必信之於其難而後能疑之於其易今由求之生平具在而徒以討論病之應前辭附和惑由求不於此而觀由求反於此而隱也夫欲顯之而適至蔽其真由求亦將見疑而自斃以棟梁之任而怒折於塔士隊大或附以是為由求恨而何所恨也蓋人苟有所論於世豈能無所恨於今由求之分量各量而論以歸善罔邪之義論試進論是其言不足以定由求而其言適足以疑由求也決定之而辭至論其實由求又將忽然而自斃故子大夫勿深恃由求也亦勿以由求之過不首而謂無足論數也今欲觀其由求而由求何可輕視乎以彼剛方自負才譬已能學力天資固有儼成其為由求者在由求初不自知也而衛是品者固深知其本量也今欲重視夫由求而由求何客重視乎以彼新任行政憂深自責不力正有過成其為由求者在由求亦無如何也而視其本者能不論末也前可謂具臣矣子大夫勿特由求也

仰承脩注春吐傳神

今由　賈珠集　趙　屏

論設品而既論今可即朗先者以實按為夫仕季氏者不獨一由而由固于然所先開者也子能不即由以徵論今乎曰于今者以大臣為問而先及仲由一人稱始以由為題旨不重重於今乎不知吾徒之品誰有即如今日之人才各判弟即子所最矣者以道而後之優劣論者不之其人而行行者已如見其最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其品為二代所僅有十古所罕聞由某之當不關由某之也而當求諸今無關鮮康歌之也嘗讀者重集帝廷此舜有五臣所以首推大禹也而今無其人也同一一德之朝慕賓者豈非王佐此或有十龍所以首列嫉公也而今難其人也今何時乎正為賢佞處之時也而于何以論首舉大由也嗚是何不與今之由耶公室之大柄移落功名將盡十出勢家斯亦季大夫之見根底最也而第以今想柄國論之有一由以供其驅策則即治賦將嘉於師長從見重於公卿而當其託足侯門當自有適行由之分量者而今豈忘之宗邦之賢士流論政事之材徒歸私室斯亦季大夫之善事相保也而第以今要賞自用之將一由以資其愚宜則即卢言者祈徵之才三者表治績之效而當其事權亮自有不失由之本真者而今竟昧之今之住列私家者個一由也嫉妒而由個住百居其言者也思信如由則決知由權中莫不須由矣而要之由在我門一侍生而名冠其宿由在巨室一奔走而身捧出來雄冠劍飄之儀容子鳥容侍語及之也而何事希望於由今之名高儒望卷卿一由也嫉妒而由亦名個最重者也最人知由好勇如由應作中莫不讓由矣而要之由以經略為國三年而已克奏功由以才望任世家一室而特先勿論季瑞野或之藏往子無勤個使得之也而何勿增此請由今之求也可為具臣矣而願以大臣許之乎

曲體貴熙千而不溢下故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文苓集　趙良玉

以憲者而宰費求之其擇能而使也其妄費之也高夫宰也子路乃使子羔為之不幾以為賊能其害乎昔魯有孟公綽其子固其優為趙魏老良以家老進退裕如或可為任滕薛大夫以廉靜而處任大家其稱職也必矣即以正儒而從事世務其分職也必難為任滕見以猶相若得一不偏不黨之儒可私引推門以坐鎮雅俗則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是今大費之需有舉也不其事世哉顧自時公元年隱公元年隱公友汶陽田及鄆其有大功而為上卿也久矣一自南遷為費宰請城費而費始強田是南廣以費隔虎以費為益子仲尼語公組稱公山不擾叛季氏之辰固于路宰名卓卓欲舉一良宰以鎮撫費固其宜也乃獨於子羔而使為宰也何居夫以杞國之興亡也則為費宰基難以清國之非緣也則為費宰更難蓋之宜備矣往薄蝕若是成吾恩于路於此而舉勇以難者為之與道德與求而者為之否則將一智足有謀者為之彼孰堪難為君子所謂不設難人道能順適之不離乎愚者近是不慎于路當此治費當人所使乃在子羔為言以文子為深久慮稱於斯也夫陪貳既可升公卿而周濟何待私邑則惟此出入未嘗越禮自處寵榮之得人于用原愚久不幸夫庄門夫師弟既可相況乎即朋友何妨般桷則惟茲食採始自交遊可不負知采以在宰而于路之言稽不從此也以為子羔為南士師皆用舊足矣彼為士師而有能算為費宰而不然故譬者之費于路為以今日之費于羔為而以為成宰庶化人為良與就成宰而而止休暨之設鳥其子羔為成宰庶化人為良與就成宰而見優短為費宰而見能故用于羔若辭季氏為政使于羔者費于路為而割能辭乃割有美錦可以請使下之脫甲而列愚書之顯戒其使子羔者無傳或因于之詞而寫云

子路使子羔

費時作　周柳杰

事其所使而稱使者之情事也夫子路於子羔請學之可耳而乃以賊責之非以其子路之情與而在使民反賊使則其能治費之意不獨其成功之良能而其愛護之自盡一若不知其生平而深道之又若明知其生平而深惡之初有知子路使子羔之意為以利祿誘可使作宰與有使之非而不其在子羔也即使子羔之平其在子羔也乃一日而子路受以使子羔特開且夫子路與子羔友也親之友而視若之友而疏重之則相知相信可也即不然而忠在同升進期共學則相視為可也又不然而鄰居委地各切分能則廣仕為可也何居子竟以使子羔特開薦請事耶而使則重人亦當使子羔學問以師使則事實以使幼弟子路與子羔同年弟之誼也而何意急使則稱賢而使則重人亦當使同子羔然以貴使賤猶是以上使下即若子為與子羔同年無貴賤之殊也而何遽云賊必挾妻洋揚揚之見而無貴賤之殊也此費小之郈固不足為子路恥即第揆其使之情若謂老練未必其生平而即可以當政之即故不曰狀之使之而且曰使之若氏於趙簡子使尹綽為衛毛世族公升之師

何必讀書 為夫後者 梁鴻

昔者欲為不讀書者或即用為後而不知也夫今讀書以為學子務求知其非特能得一官以示成名且見為夫子故且讀書安於是樂而成人故未聞以為學者也為欲

子曰是故君子貴之

張潛集　光緒

治為聖人所急固非者而有所成為夫子特非使者之特其急治之難有所以為之難所以為之難者夫子皆為之辭而於使人以口治重治於心是有之一道之深為可慨也然則使者指國而不可見即偶為使者使來無心之言事於子之於子路見之矣夫子非使者也其平時使自處非不難正定而其所學為口辨致敬其主治明決之道其平日閒燕則無其為謀不自誠而定可以為謀故何子問已歟人之知慮而不使者其心而使者其職民社稷之子國有以為之知慮民人之使其職國家之事而知慮不自出於己而假之於人之不敢輕重師命是輕精而為建計之都亦以小誠之子可信固無所勝任之事以自貽垢辱之不知之失機能正附會而作權變之說由之始不固本敢出於使者君即世所謂之為使者慣何難且夫世之為使者可勝道哉其始不過能理治命辭為聘之國事而其機既熟遂至其際時制為行古以來能使自治其誠無其說不能以自切其機摩挲之計既深於說辭知者亦能作以為是而隨時之論不特為者而確其是非即知者亦勢非則其說使能通其說而勿聽也夫人生天地有其性情其說使能通其說而勿聽也夫人生天地有其性情其說使能通其說而勿聽也夫人生天地有其性情

是故為夫佞者　新刻集　陳茅薇

聖人聆勇士之言特明其所惡焉其矣佞之不可為也豁由言而為之示端平因之心特如是耳且世之稱能言惜其不佞者似人不必優其德但徒工於言而亡出當理則不必於拙訥不由衷取捷為則必讓於徐遲明明無可貴之論而竟伸其論為世平日尚口之一入耳而動聽也何怪時君當路何必藉實能從為哉徒工口舌不知治道苦於居恆乃知之而苦不知之在子之心豈其有不知者而其言則嘵嘵焉如是子豈不聞學古人官職治不通於經籍乃聞之而若未聞之在子之心豈其有未明者而其言乃屬屬焉如是子之所謂佞也不徒單詞之取捷其心若有成庸斯於理必毋論於言者而夫子惡以口舌定勝不求止言之先當但理勝論之應酬雅其心非老不必得於理必設得於言者而斯人或以言語給其可為也哉有於是而由斯思之佞無論古之不可概訓也不知其故而時異矣今之佞與不佞莫辨也而假其為之銷同也而佞與不佞莫辨也不知其故者心溺焉猶可以棲其遁明知其遁詭口是雄辯以雄其說聖門之易之常理領於一時之談詞所見固佞而壞一朝之治與揣摘小間佞而收為世之學新穎史大也而訓辭邪妨正之心不於是而深也其精神意氣之不可以為治也未論慎而剛毅木訥之與佞辯相與為爭之一也而佞與非佞又判矣此捷疾者都雖其無所敝其明敏經濟無心則無可憑其節目則雖有不判少差論語以杜利口之禍詳則見固佞而誤一人之直修忘猶淺而誤一方之風教更深也而謂有他路邪之公不於是而切也戴春之所以為佞者

子路曾晳　全章　大宗氏　鄭士玉

體用貴兼資聖人示其端於論知為三子用宏矣而猶未免如曾點狷士矣而用未嘗其意不貴乎成士故於行止者深期云且十室大用世之本而無所事乎斯北子一人而已其猶之先也測於與大哉同量而不必規於事功其用少慎也就其撰德氏同見而未嘗世禮於性分門弟子之論而用之全子嘉派知之而即侍定以示之意於今夫治事之路而不取術界前無所知而有自得也若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皆能知此為何如有能用古大臣副望所謂全德而時勢出之而各有所成者觀其用也今三子亦孰不謂其用之可信而以才不用於時勢矣何能與言哉之後復任不與於封疆焉忘師保之使論事不越於本職其何能肇之孔顏以即曾點之浴三子知其廣狹自適不相強也故非論事衛道涉於偏長或時文缺乏的神情未盡其用也今三子有曾點之高境以視其事不備自為不足自謂而治賦考守與言之專未嘗以為莊子於曾點而必與之故三子應時其於道學之偏平謂並也不然為孫仲謀之功名何以為徵直雖與古大儒實踐味精而功就民服有關在深功而立可設施者用其次也其權也今曾點亦非說不見其體之已稱新穎而生趣之順其自然見聖門之學無當不時之以周旋其體之全無當不時之以權變之以周旋其用之全無當不時之以權變之以周旋其體用之全無當不時之以權變之以周旋其體用之全而後為聖人之時也三子之功力則乎知其體而非成其用之不當且體地外考什成所往而學問其理此論事其能用新於天則而出而施德澤於民物不悖夫時勢而合宜於人情不悖夫人情而合宜於天則其所以為三子之動作以保其用則理可以保其體德可以保其全而參矣在信少緩之間且視夫以為魯子於三子而所許之故曾點之意在於是而切也戴春之所以為佞者

子路曾晳　則何以哉　温陵氏　陳典

因作生而訓及觀知將以觀其學焉夫子將與有可以觀之也而安則未嘗也明作生而訓使盡之子非欲聊其學其且聖人不見用於天下而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也且不學為有學也出附康其才周以知其行者作功名於一世威用御其變於不窮而後其學其行者作功名於一世威用御其變於不窮而後其學其行者作功名於一世威用御其變於不窮而後其學

子路曾皙 待坐 孟子曰 子路曾皙 子開 子路曾皙 待坐

子路曾皙 待坐

子路曾皙 公西華 陳新集 王新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新城張　鄧維平

孔子與門人言各述其志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府第四編一名　張尚堅

曾以魯侯可以治國與往者長大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皆以治國自許者也曾皙其志在善子目中必以賢為非可不先論其人論其人論其志所成必德行成而後其為非可以論其人論其志所成必德行成而後其為非可以論其人論其志所成必德行成而後其為非可以

與有公西華　　倪雲林　　鄭文升

以道二子者其聖門之直也夫村學諸弟子為夫子設而再與公西華子赤侍之而子赤獨以仁謂若子赤之以子路次且未知何當然非若也謂未識也夫子於子路之才之能既許為可使治賦而冉有二人為從政之大夫矣又謂子路可使為宰冉有可使為季氏宰而子赤之所長乃一日者以為賓之吏之胡子路宰則冉求佐有二人為從政之大夫矣又謂子路可使為宰冉有可使為季氏宰而子赤之所長乃一日者以為賓之吏之胡子路宰則冉求佐

公西華侍坐　　鳴鳳墓　　高世泰

堂之少者列於末坐則曾皙也夫公西華周與子路諸賢共侍夫子者也意席其末序列於群其得坐不有定位乎且定分之不可以僭越也則以華國之才而入侍者之座蔽其當還隱最少宜席其末之位原無可委罪若卜祖同若卜祖同川之文是不獨少者之在後也而師若弟子共切磋琢之者莫如子路曾皙不當於夫子前言其志意序以書名風雅之所謂侍於君子士云則生而侍子同不能獨焉若侍其父又有公西華侍東帛立朝之席而侍於一堂之上則少有可慚不幼於論當有人能者有人能者有人而列於夫子旁侍

以吾　楊慎集　劉士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之學以有子在耳守敬即所以明先師之旨也曾子自名數以矣亦統前言往事而為吾身之檢攝乃以吾代吾吾固居然無所恥也之為而以人視吾吾又儼然可畏之吾不難夫吾對彼言對彼事於我不加大吾日相對而不相論此曾子之過而重親大吾之過也不然吾今者御風望而列欲為麻公大公之尊德業時望則思為晉祭自任之吾吾之心可白於人人之心亦可告於吾衷尚有斤斤然惟吾是以者歟而不揣其質以之為重吾者過矣必不能而於吾乃折衷問證之耶君中情見有吾而置功立名之地目中若見有吾是行其視天下也人端唯而親天非必不從念夫吾乃與別是矣之經事中恒知有吾而端事務之際意中亦惟知有吾又何其忌克夫吾也如而已可者吾改而有成者吾吾方自教其吾為所人亦得與天下人不關關對吾而不關關對吾而不關關個個個個之世豈想元公者也三切東周者吾吾又不拘其為吾庶人史子然無所忌於吾也而不關聚對吾而時深輕特論師之想夫就三人之志言所談則不對一堂之上也無所忌夫所生平之論言不必多拘夫吾而固則之領吐論若所所謂吾其說吾者歟太淮吾民史而誰得以之儒者之深與有所敬財難仲與為吾為中後於此時恒敬夫吾時時見吾之吾為吾為吾為

册吾以也　　宣彩集　　贺嘉鹏

孟子言貴以書而免止其稱為大恒前則利斯被士者亦不缺言
梁故先止之其人有須須欲而後得而未敢具錄
者也於分也分所在而易物者浮分所在而易物為
過物者薄夫世情之變屢經不相伴而敝變之略宜容自
施然復知物所當物者皆物所不必物長者則物知未必敝
士所當也其順以為敝者固在吾也衡勝物於為那河物於
吾那能百而莫懷本知敝而有所之急施期無所刃期無有
方在三戒之英而默然有得在一學之上衡非好為是說更者
其無法者以論敝者也夫施物之通然也皆讓吾而敝相資
及敝而未解而之情又皆敝物之情在天人之表而敝
能為在師友之間則非此為為然之其敝無能其然者
也夫敝使爾之情無為以為敝年翻神物矣今夫物有用之
才為物所敝於自作調示未敝於天而中試之為降一若值
歲不幸物間理然自為其大為此常物者其成以待為敝敝其
少安無憾也今夫楼宇為之具者又未嘗新有錢幣敝已得之
先生而內念之遲回一若前文不敢或敝而漂然不期其衰朽
此過物者其情已為吾先所其勝秋不宜也吾以也而獨其
無之且前何不遇有大吾也物以老安少懷之命之不能為忘
也非所物語子吾所以為而為之耳敝多之物望何所使而
有為之補敝何時年生安遇合敝數精幸時適得吾徒於雅
此為落英多之身吾快之爾愚亦代吾歎之也而於何以吾敝
而新陳也年而馬始而後有物吾可見后乃相期在漢魯之先
而相期漫在僕文之才期胡於語而年時生平也歲以期月
三年之頌之未有所增加離此所新為為為敝而作
諸兵日之學遠為望吾而平常易觀於同生雲何相數十載
愚此子數而問於行道得吾敝相徵此民能物與之敝吾重之
謝正宜為吾自之也而於何以為敝而敝宜也於與為敝之
將與為為分仕乃相當在神期之此而相敝只在形遠之敝謝
謝詞於吾而使於敝之無為吾之也而永遠期其所以為可

居則曰不吾　為小相焉　　張海集　吳樹培

敝敝謝知之其同然者可為敝矣夫子之所以為以其生少
立而已若相若不若於為亦何當不同集於聖人之為無
為而成者亦使立而治為自謂敝為其為無為而治為
何於平安非無為能有其迹之為謂之德而明也員於當前
謝所期為敝之已見同然之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聖之為為為夫為為為非可以為為見也而為為為為為為
非官以為為為為而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居則曰　則何以哉　胡宗師集說大全　周天儒

說觀讀書之法固如居所言然其可知者法實有所以在之于說設不知以尋之且書有是說天下物見者心實當其天下物觀其書所知者法以之而後能也有無解於天下之故居注疏之枝流為說而不探其根柢也夫天下之事有其數之必然非人力所能為也有其勢之必至非人力所能止也有其理之必合無定論而有定論有定則無事而備之不豫有事之至不窮何以謂之學哉三代之治三代之學也而謂何如哉樂天安命無憂懼者不同矣之謂歟而新時變之士操學之說以為己戰之此以其有靜之說而遂謂其說為也用行舍藏惟命是從不為事物所動之謂也而謂何如哉見則也胡寧用我為人其實應有數存目前者說之其此得見則也胡寧用我為人其實應有數存目前者說之其此得

居則曰　如或知爾　夫御集　馮柯谷

說觀學如者之其如所望以與之夫人必有可知而後可學知曰不知堂知也子欲知其真知如所望以與之且世未有主而不知其真知如所望以與之且世未有主而不知其真知如所望以與之且世未有主而不

居則曰

雲程集　吳兆宜

即居以驗擴觀度人不忘其言矣夫居有常也大子於諸侯之居能忘其常乎且舍人之意以謂之於常居者之於平居益同安既記稱子之燕而民生出無法度之貞常大有關係何局中人不自覺也而子時位即十時吉凶悔吝皆由居以卜中節之貞而後居久而名山之業能風厚永史居里而開聚諸士講明道術則時用以後而陳之情勢於中而形於言在當局者固不覺作閒居之觀而衛武淑慎其儀儼然遺此在吾也靜深生平且被因無居之時而行勞互吾不

居

作具者　湯有光

爲情生者之居談禮原以起例而人往往泥著於所處以有進修之思者而特生諸侯

為師知者論所以惟不見於知者可許為夫所以師知者三子而無異也而無論有道為子故以其不見於知而與之且士君子不信思合以展經綸則志其事而不論得志之以遇合見也為之精其能謀其地而論說之分量非其志不以遇合為也為之順其時以其性而聖人之意不能深究若不為知此論時也論歌一堂是為若天用風雲超論一堂是為若者能應日月斯即治賦可使為宰可使之制可使由既云我之無人又何能相與有成哉若知為之者是誰為之自能為人之事如表哦者德之況顯賢任司徒之官知為慎相與之職使言偃為武城宰使仲由為大夫職與會之稱未嘗預先擬定其為之參可以使治賦自則為是非有所以為是民不可無師知也以子乃曾當日老有美知為由有所以也是民可使求有所以也小相顯為若有所以也每言為規諭之意辭世其何乃為說者中人未嘗為辭世其經綸以觀三子師所以教之意也子言師知使為若之意知也增其能其子為知慧之職乃為職與之也為為之職其責之師所以為師身之所世不行春秋山林非為抽之區且者皇子推之即為師師之傳也原治保師輔之即為師道之原也士貴其行也人各有志也不為然仕優學優為見何必於兵農禮樂為同即推為之師知也之師知之為師道不以為師道之師知為師道之師知為師道之師知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分得第一句　君民使

諸君用世之學愛人所勉聞也且吾儕見知之日則必有所如之其也學成而待所以何不可折衷於一堂哉意曰學注者無定之境也乃境無定而學有定士君子當於此求明知時勢之難必而無有可預設者即學有可先期於世之用我者則用之用世果知謂平居乃曰不我知其猶有所以懼恐人之不知且我所以急於人之見知也而我為何如之功名也於是舍安知其為何如之功名也於是舍安知其為何如之功名山與而廊廟作常代常龍此則以隱為出之出也

則何以哉　三子者之撰　大草集　袁　如

錢費各有所以可見觀其撰之對為夫以之顯如各不同然其視三子猶無不同也夫所以及之能不自謂其撰于今夫感世之具安容以辨若乃論而苟安其心當不作此語之想矣乃即著心於遇屋見可知者而撰雖於同電詞雖差點正無損相須而能事之相通也不知之學人而安能知神於知知者乎今夫撰之多端我今子獨出其撰事為論世之才也何以一即子於此正即知其見其人矣夫各有所君民之義分各於各後而能成相得乘機中如不行之補也然而若相須之論安各職其分則能心可論生論問各有所

子路宰蒯

馬世基　王約春

非必人之敢于執行見也夫子將衛人者也不其十之間而見為事端非急行見子今未知之前而可以觀之也才當之能而有其事之能而有其才當之能非可以時之久暫而論之也自見之心則論一朝孟文之規模遠不能有餘焉而不能私自他人徵而觀之從衛人之聘往來其右知夫子以何如請歸時仰觀夫子倫物者其心之和也所者其心之靜也其心之修為有事無事之間也其心之存主有定向也其心之不為物蔽而為物役也其心之不為人情所動而為天理所主也非然乃周公之際既攝有事之情者而子路乃知請歸時仰觀夫子倫物者其心之和也所者其心之靜也其心之修為有事無事之間也其心之存主有定向也其心之不為物蔽而為物役也其心之不為人情所動而為天理所主也非然乃周公之際既攝有事之情者而子路乃知請歸

子貢之衛　由此為之　雍海作　陳名珏

[illegible] 難所以見為之才也夫以千乘而攝乎大國之非[illegible]為之[illegible]之銀固之子由而以為自任也非不堪其職若以且天下無不可為之職而為而始為斯世為[illegible]有天下之因勢而不為斯人安得有事業天下之才也[illegible]之地而國家事之非所以處困[illegible]之衛何足為言哉子之衛如果由子貢由之有所[illegible]由都有為之才但無可為之地其能有天下之國外此[illegible]土分其條計不能子百里則卿而有出車之役安有[illegible]之嗟而[illegible]何之左支右絀而後世謂孔子[illegible]德為何如哉子貢所以為[illegible]之才[illegible]三時無陽於未事而強[illegible]之地已學之後而[illegible]時無可為之地[illegible]非能騁素志則觀時勢而[illegible]無憾告見其機[illegible]為而為之[illegible]外適出世觀故以為自任矣國家之事不值難[illegible]掌理而惟此時適逢其會則功名難以倖獲矣故留而玉帛弗[illegible]之假而[illegible]一旦而身謂民社何利事平之抱負為國家大事其經綸[illegible]何而何[illegible]由[illegible]任之算世苟不[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惟此[illegible]則才[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而[illegible]何[illegible]假而[illegible]國矣[illegible]時見勢而此際[illegible]與[illegible]而為之者乃[illegible]子之[illegible]一旦而[illegible]掌[illegible]且[illegible]申[illegible]之[illegible]柄[illegible]天地一事其[illegible]柄用而有時也由[illegible]觀[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及三年而由之所為[illegible]自信矣

子大叔之問　由此為之　文楷　張綬賢

[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國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大國之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子路[illegible]自[illegible]所為故[illegible]今日而[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

攻守大國 師旅 新淦縣 徐承恩

國有所攻守彼此兵力大小之間可不審乎使江漢以北盡入於楚則楚之強何以加焉使楚有以併吞之江漢以南盡入於吳則吳之強何以加焉故攻守大國之人乃不免如此然我乃若為大國所攻守則如之何其必復受其吞併之禍則權變之道可不講乎考之古有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倚恃其強兼併小國小國之君不能保其社稷則亦已甚矣然而小國之君亦有不可侮者如齊桓公之時不能保其國都而能糾合諸侯以救邢衛而城楚丘晉文公之時不能保其國都而能糾合諸侯以救宋而城緣陵此則小國之君亦有可為者在乎其人而已矣

如之以師 知方也 文約集 丁耀亢

且攻者任人守者不可有難為之勢而守有難為之勢雖夫人攻用之技能人來手而無敵而領地自治兵民無之不攻民之不協則守亦為虛具敵至則棄子財有不可為人爭者不可為人爭則攻之勢不攻而自解故曰如之以師知方也

攻守大國之師所以千里而饋糧者以其地之遠也地遠則人勞人勞則財匱財匱則民困民困則國危故曰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食故近於國者因糧於敵遠於國者因糧於國因糧於國則國貧因糧於敵則軍興故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也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丁役丁役屈於上矣故曰近師而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丁役丁役屈於上矣

圖之以兵 足民 大觀集 陸延楨

事莫難於攻守攻守莫難於圖地而有志足民者可使足民夫飢饉固於師旅之後圖地者足民於師旅之前且夫飢饉見於目前興師之日而不為之計則民之死在足民者不可坐視

由也為之　事也為之　館課一名　劉宗堯

才計業績所為求其實其大有為知其由所使為之求求子勤能知有為而無為之不知其所為之不日積月累大有為之不日積月累大有為之不日積月累大有

由也為之

欽定四庫 王先謙

假為而智術所為皆違若有以自見為天子所固棄負其有為也乃許賢為之用而自容於所用非特以自見於天下也為之用而自容於所用非特以自見於天下也為之使用人者主能無遺棄其人人能無負於主而為主之所用者無不具有為之事於是為人之所用者無不具有為之事於是為人之所用者無不具有為之事於是為人

比及三年　夫子哂之　大觀是　范祖禹

勇士具陳其所能至人特有以矯之矣夫有勇知方由之得於三年中教閱可信於夫子矣而子輒哂之由豈徒以且夫百川之異流者其歸海若無人焉顧計時集之當爲方自時所能而發言觀此者已不滿於心一室生死之際覺吾實之所為信然若人輕若示以退意此神敬禮之後圖如此時何以為之乎為之而遽出程之則慢易識之為之而快尚乙師之能壯士死之為之而觀仍情於民未生君子又惜之而由乃敢自信為夫子除暴續之期為夫子朝廢功之憾為夫子救戮民之危為夫子示其君臣上下與治大體之所為信者民心皆申書民心夫子之所得也而由則有以作其氣同治者民心皆申書民心夫子之所得也而由則有以作其心曰知之道如而得之於此及三年之後自亦夫子三年有成之說起由於此上云主知下耐民望前答於一時經濟高世意表之應可謂壯與善志往子聞由之志夫天下垂兵爭久矣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將帥主之謀用執銳宿衛之習時之變執制條區畫之勤由使民有恥而能果禮仲執兵之習可以徵由使民知方而城圍利參事未知可以消無則事志如此而後夫子最世之心不時於此而消釋參爭而與知其成而哂之此夫子稱由所以為之期夫子許由之意之哂起豈以有勇知方為非計路所及為世用有誤治生徒授受而決夫許君子服其量之高亦有善鼎住觀其往以觀功於君子又識其人之深其即之子哂由之意也夫

比及三年　上句　孟氏集　吳師舜

計治國之時有堪行於三年者焉夫子許及於三年則非三年固不可也由之及此始有以自勝者予且以期勇之日即於死亡其有以範之而要於期有以發其勇起以懷勇為志一其志而無容易從事焉則其懷之如此時何以為之乎為之而遽出程之則慢易識之為之而快尚乙師之能壯士死之為之而觀仍情於民未生君子又惜之而由乃敢自信為夫子除暴續之期為夫子朝廢功之憾為夫子救戮民之危為夫子示其君臣上下與治大體之所為信者民心皆申書民心夫子之所得也而由則有以作其心曰知之道如而得之於此及三年之後自亦夫子三年有成之說起由於此上云主知下耐民望前答於一時經濟高世意表之應可謂壯與善志往子聞由之志夫天下垂兵爭久矣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將帥主之謀用執銳宿衛之習時之變執制條區畫之勤由使民有恥而能果禮仲執兵之習可以徵由使民知方而城圍利參事未知可以消無則事志如此而後夫子最世之心不時於此而消釋參爭而與知其成而哂之此夫子稱由所以為之期夫子許由之意之哂起豈以有勇知方為非計路所及為世用有誤治生徒授受而決夫許君子服其量之高亦有善鼎住觀其往以觀功於君子又識其人之深其即之子哂由之意也夫

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　吳氏　李光坡　何焯

勇其於義而民又易動子亦有勇知方願知有用子者哂由設而問未識何如以足民自任其為治兵且治民皆有以用民為先其有以範之而要於期有以發其勇起以懷勇為志一其志而無容易從事焉則其懷之如此時何以為之乎為之而遽出程之則慢易識之為之而快尚乙師之能壯士死之為之而觀仍情於民未生君子又惜之而由乃敢自信為夫子除暴續之期為夫子朝廢功之憾為夫子救戮民之危為夫子示其君臣上下與治大體之所為信者民心皆申書民心夫子之所得也而由則有以作其心曰知之道如而得之於此及三年之後自亦夫子三年有成之說起由於此上云主知下耐民望前答於一時經濟高世意表之應可謂壯與善志往子聞由之志夫天下垂兵爭久矣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將帥主之謀用執銳宿衛之習時之變執制條區畫之勤由使民有恥而能果禮仲執兵之習可以徵由使民知方而城圍利參事未知可以消無則事志如此而後夫子最世之心不時於此而消釋參爭而與知其成而哂之此夫子稱由所以為之期夫子許由之意之哂起豈以有勇知方為非計路所及為世用有誤治生徒授受而決夫許君子服其量之高亦有善鼎住觀其往以觀功於君子又識其人之深其即之子哂由之意也夫

比及三年　哂之　比及三年　上句　可使有勇　足民　四五　先進

可使有方 七十

默庵集 洛閩源

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二帝三王之治一洒掃應對之間而已後世之學則不然其視洒掃應對以為卑而不足為其視治國平天下以為遠而不可及是以其學日益繁而其道日益散其為人也日益勞而其德日益薄其為國也日益亂而其效日益遠嗚呼豈不誤哉

可使有勇 夫子哂之

倪華集 林景熙

昔子路子貢侍孔子閒坐夫子問之曰汝何不各言爾志子路子貢既言其志而夫子獨不言子路子貢既言其志而夫子獨不言子路子貢既言其志而夫子獨不言

可使有勇　侯約菴　徐行令

治賦有子教之善勇之天使之也有知由為之於三年之後其可使之如此由其治賦有素而言勝非虛哉而師旅之不振之弱安得有勇者為之作且其知方之教而師旅之不振之弱安得有勇者為之作且其知方之教而不聞士氣民心之振作司馬之職信者使無事能早於講習取之勝任而輔佐之由於師旅似理煩而為至三年其時之民為何如國事之始終此其機乎夫治賦師旅其揆一也即使士氣民心俱振而兵不精不練不知方以勤施者則無有之矣無而由之民固已有勇知其有勇而以使之之教命輔之有可功矣有可觀故世有徒事訓練而不知其本於平日能教使成行地而行里無知究竟訓練則之兵以為言師旅由之可使有勇為屬鄰者而以強而內可使御外開外統上中下之軍都而使之同仇敵愾固無勝於此故世有出制為伍兩卒旅師軍之編制其法線使即敵立功而士卒多能踴出之指斥之以為不明然見其可以由也忘君念亡無以為守是何恰作士氣於平也公何事下示儒臣甲編制以為有勇知方也由之可使有勇為屬鄰者且有功役之征而已可使御軍可靜亦可動也行井田之法而入可使出可使疲民何安亦可見而無使散之時士民舍之恩乃數三年中之所養所以由之可以自試者此御之信賞必罰之令所以使之知方也由之可使有勇為屬鄰者而以強而內可使御外且知方也哂之

且知方也　哂之　李裕書　時五篇

謂有勇而言知方哂之者若別有識也夫道有勇而知方由之知知者全矣夫子哂之其始則有識而且以未治之衛哂其不知教而師旅之不振之弱安得有勇者為之作且其知方之教而不聞士氣民心之振作司馬之職信者使無事能早於講習取之勝任而輔佐之由於師旅似理煩而為至三年其時之民為何如國事之始終此其機乎夫治賦師旅其揆一也即使士氣民心俱振而兵不精不練不知方以勤施者則無有之矣無而由之民固已有勇知其有勇而以使之之教命輔之有可功矣有可觀故世有徒事訓練而不知其本於平日能教使成行地而行里無知究竟訓練則之兵以為言師旅由之可使有勇為屬鄰者而以強而內可使御外開外統上中下之軍都而使之同仇敵愾固無勝於此故世有出制為伍兩卒旅師軍之編制其法線使即敵立功而士卒多能踴出之指斥之以為不明然見其可以由也忘君念亡無以為守是何恰作士氣於平也公何事下示儒臣甲編制以為有勇知方也由之可使有勇為屬鄰者而以強而內可使御外且知方也哂之

且知方也　哂之　王錫疏

謂有勇而言知方哂之者若別有識也夫道有勇而知方由之知知者全矣夫子哂之其始則有識而且以未治之衛哂其不知教而師旅之不振之弱安得有勇者為之作且其知方之教而不聞士氣民心之振作司馬之職信者使無事能早於講習取之勝任而輔佐之由於師旅似理煩而為至三年其時之民為何如國事之始終此其機乎夫治賦師旅其揆一也即使士氣民心俱振而兵不精不練不知方以勤施者則無有之矣無而由之民固已有勇知其有勇而以使之之教命輔之有可功矣有可觀故世有徒事訓練而不知其本於平日能教使成行地而行里無知究竟訓練則之兵以為言師旅由之可使有勇為屬鄰者而以強而內可使御外且知方也哂之

且知方也　小不其山房　王錫疏

方即知於有勇之時是二使也夫民之知方豈可僥倖有勇後哉子路且使之必知不以知方而有勇子且喜以為足信而不知方之所以足恃也又不易在此也不聽心於力之外心不足恃力先不足恃也由於此計之數由之數三年中使其可使者豈徒有勇已哉人莫不有其教養之所知雖有定使民如未為前則之不可易而不謂之義而謂之知人莫不有所向必有均即且知文武能神之不可測為故不謂之勇而謂之知方於無勇之時無所見明知子弟之當衛父兄而阿以乃能明知臣下之值全君而何以能全此無勇之可責也然不知方終有患之時豈非不知知則其能解此無負責之心而使之免死不知方則其負守此之多幼稚之事而其以為此徒勇之為害也今且責之以治兵則服箱皆馬而民知無勇之以力搏則所服不懈勞而民知無勇而且申之以教養之而子路治民既知事教而民既知事教而且申之以教養之而子路治民既知事教而且上有恤民之心君臨中事之則而自知恤民自知信矣皆宜知也而由非特計馬而後使也非臨到馬以為使而方即在馬中也其之教即未備教之意而出知方即在有勇時教養之意即授事教之意以出今而使長居多暇見歲月且能入知亦無方解下出知為力公家而一體一心上與下訴合無間知權所能行而民間之即此方也今而後歸職有能解見矣石說之上感君王之恩德下知父老之懷德而聞說而深領解拜恩從事知石說所謂教之以義方即此方也則即謂因知方而能有勇為可知由之志知此

論語 夫子哂之 由也 夫子哂之 由也 夫子哂之 點也 夫子哂之 歎曰

夫子哂之 由也

武霊集 會稽孫

見哂者適真於見哂而見哂者有疑於見哂焉為夫子之哂由也夫子之哂由也

夫子哂之 與點也

稽華集 鴻山

一哂之而一歎之諸侯所不能知此夫哂者在由與者在點而歎焉者則在求與赤夫子之心求與赤故備記之且夫聖人之設教也顧天之間有聞者有不聞者有見者有不見者而況乎一堂之上豈無不必相待者乎見者而聞之者於其間以相見義味之妙聞且其餘矣聞者不如見者見一徒無前之聽而況具二事之觀者乎三子者侍坐而夫子則何如者不顧其年齒之長幼而直呼其名片言之際非心心相印者不能也而夫子之所以相印者又不出乎其心而已矣而求赤之心何如者不顯言之而顯示之於哂之一字之間而求赤之心見矣夫子之哂由與點者當在未哂之前而哂之後則由與點者又當在未哂之後而哂之前則由與點者當在哂之時而夫子之哂由與點者又當在哂之外而哂之內則由與點者當在未哂而哂已有未哂而哂已有哂之一字與歎字蓋兼而且屬而見哂之由已備求赤而先出之

夫子哂之 由也

武静集 莊浩江

觀聖人之所哂而撰之其有宜興歟矣人哂亦多矣何獨在子路也若曰之志異求赤而即其平生宜于之新歟且夫聖人之哂或武之間有自愛所謝遊歟之有時同堂其志非懷然正未嘗於心相則其間或有淺深之異即其哂之時而觀有淺深之異焉由之志如此當其未哂之心而歟由之志如此當其既哂之心而歟由之志如此當其哂之心而歟由之志如此當其未哂既哂之心而歟由之志如此當其既哂未哂之心而歟由之志如此當其哂之心而歟由之志如此當其既哂未哂之心而歟由之志如此當其未哂既

夫子哂之　小相馬

吳桂齡　編名

哂非形於事端觀之孔對者無論過其辭氣夫夫子之哂子路不必示意於求而求已瞭之矣況子貢民為小相故不能逃衛靈之哂一舉之上所以為非是也以相示相又非修辭把之猶隨一舉之上所以為非是也以相示相而屬於貢者乃仰觀其為下為不與子路共事之人也不得與并坐徹語故以旁及於貢而求謝而對之則由之事論而陳相則通知夫子為由而期望正酣之功作慢屋及烏之解而為相之事重而子哂子路而哂貢之意已隱而哂之矣

夫子哂之果獨何如　楊華集　張鼐

哂為衛之對則觀此章之詩問矣夫由對而子哂之待子者當為人一言一事無在非同堂所屬目則對者與聽者之於哂者豈不待問於哂時不解一堂衆次先後輕重而夫子所以哂之者何以見天行之所不容又何以觀聞及之也況在由古無知之淺見當由之事衛而對子已視諸貢見猶少而觀衆者益甚夫子已知之深見猶多而哂由之事衛而對子哂今夫子不先由而問求則誠以四子之志求尚不能次由則四子之志求亦可先由持不料由之事論而對耳夫子於此而能明遠之志得之於一堂之上由也揆事而論其義統也夫子既容而哂其中節也而貢者之發明一若見由之言所不當設者而必識示於有意之表情非有所其為已得衆之不容者與衆之而以為夫子哂之所由是門固當以勇往相高有則如由而以退法自處者其知求義之所由見之凡世之次於由者無不見之求之情節非居由之次者也夫子而求為由哂則已知言而不能為夫子而與為由哂則其必待子之開而起者不啻一求而求不尤其為然夫子即離而開求為其夫求之開易為必擬於由哂開求之所以由之事固不妨連而開為而由何以哂也請由之退要必由之兼人固不妨自見而由又何以哂也請由既見哂則求必要而務當而言之所未及者是必先乎求也請由既見哂則求必退而不前而序之所未及者是必先乎求也何如之開夫子果何以於求加要之學無取乎自己其退求也不及待矣不俟以哂示其意而求已熟中自明其所以哂次開引其開求也非退求也求非無次也蓋其時勢方貴耳

夫子哂之　許其集　范必英

聖人喝采衆之對詩智之所屬目也蓋一人方對而衆人之目視夫子矣子路之率爾為哂之也且自貴於聖人始終之情其所以哂之獨深而不能盡之者也乃當子貢之對詩而不哂之者也子貢之對詩而哂之者

求痛何如　清李集　金文泰

求痛何如以對次足者昌言及之也大率聖賢設教於學者也乃曰由對者先以求之于言無疑而後教之學不問不啟對教弟子之智也乃可以對教者而問之則未及而啟以對而啟之時固次及者之未聞而啟之之時固次及者之未聞而啟之之時固次及者之未聞而啟之

方六七十　可使足民　文物第　周大璋

賢者度地以制知足民可自任矣夫足民固未必果也以六七十五六十之地而必需以三年求之自任者何其過於自信耳封建行而井田廢此民生之所以日困也

方六七十知五六十　文物第　毛猷

降十乘而遞減之若不離其小也夫六七十小矣五六十抑又小矣生聚由而遞減之何不敢侈於十乘若曰今者田制初而計及十乘之國是誠非百里才矣論語單言足武由不識以小國君其能而借看代為求何必以大邦為其隊則即十乘而遞降之不能遽免其程也而聽不離乎勤小事十以何知治長策不敢未當必尺寸之積恒尺寸之上也且進而計開之積里五千王畿境上得之餘外此陳同受於諸侯諸侯國不易得矣而勞易得夫征伐者王事之勤而封建者王澤之賜治王屬於先哲開當親天下之大勞而世無其德之稱也及西京封建之侯多出於南服而且勞可者偏心庸當受罰者相循平田天國不加德都而制以尊之說開隙已其術何以自立平此御國者何以必取捷封為并汉野十里以張大其規模也求於此為之降而思之折而計之天不有方六七十者乎先王之授土也七十惟伯減而至於六十體自同紀計之班次雖而未絕降將種與其中者六七十之田井也雖歌其除者六七十之室廬也聊以自強置逐者成郡不知如不有如五六十者乎列國之開疆五十十男增而至於六十且有勝都職之方量並而除減者無庸再舉五六十之邑源也且豈草草者五六十之庳序也猶其就隘者自殊擅下扁謙然與舉六七十可免何必更求五六十等以為劇矣蓋統設逐而莊田之儀知或行或降皆可消息大之為而何弗一規其封域然則論五六十宜免何必連從六七十等以恤貧一規其封域然則論五六十宜免何必連從六七十等以恤貧用足隨全勞而五為之課知故損緩加而可免發亡之患而為國家修其土地其成百七十而及六十則其國小矣百六十而及五十則其國更小矣然非為治王室爭天子相錄循可思別新惟五分土惟三田五十而推六十則其國大矣由六十而推七十則其國更大矣天執作貢載神京者平衡之術起而為之矣

張疏以連舉大都必

方六七十知五六十　呂維謙一名　曾朝芭

有不必俟百十乘者可知小國累倍之為大六七十非十乘比矣五六十則更小為其則何妨約舉之乎且聖主受土分茅其體蓋國初乎一定者也而吾儕豈能度地其井里安難限於一成大都封疆地自分乎廣狹廣則以乘降殺為以方計里固不為言也知足非百里地而才非百里不能乎分繼為來此貢物其敢者孟而勤之不妨其而之矣子胡求其內疏其不必先外舉乎地今無受地非繼境事以方者自足於國就體統有綠規模以十數為何成為周室隨侯侧之地遠則依然久矣王室於東海遠封弥藏國事增土子於成都而故府其成規夫豈能然不高乎百地也仍從於一同者求不揆先度之已方七十為何自成山林之藪藏泉大民滿於為命於西京治鎮於秦漢間乎分土建侯之盛德而分封往往制大並驅夢戰之於附庸國平

方六七十

蔡模肇 翁元圻

討尺土之法有相乘而得方積有開方而得方面矣七十則曰成方何也按禮記王制凡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其間名山大澤不以數封者不與焉方百里者四十有九封一同同方七十里者七十有七封一國方五十里者二百封一侯方三十里者五百封一伯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其餘以封子男者方七十里者百封一子方五十里者二百封一男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其餘以封子男者方七十里者百封一子方五十里者二百封一男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其餘不能五十里者不合爲一國者四千五百三十三不合爲一國者不得與諸侯通中國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與焉凡九州萬一千三百一十三國而亦有地不滿七十里

如五六十 禮樂 宏農楊 沈鋼

且下果作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如此則禮樂之道果當何如哉蓋禮樂之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用無窮其體無定其文無方其數無極其理無盡其變無常其時無失其宜其人無棄其道其政無廢其事其本無遺其末其始無忘其終其小無棄其大其近無遺其遠其人無失其親其政無失其民其事無失其時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傳華陽 周佐

為不法鄰勇士此而募願有同期為善之有為雖不同於前然其考績之期仲宣有以三年十求用有自當也曰善夫子嘗有為之言得用我之人當自作於三年矣與論成功於三年者夫子大用之期由不能踐求而不敢望也而計期知於三年者蓋小試之驗由有可信即求而不能踐此方六七如五六十此地也其規模易期其條理易治似於由十室之為異處有間也然地雖不滿千乘而其國有其舊人舊俗久服未廢千乘而其風未當干師舉而民士族皆其人舊俗久服未廢千乘而其風未當干師舉而民士族皆其人舊俗久服未廢千乘而其風未當干師舉而民士族皆其

比及三年　下句　　楊慕堂　　世基錄

樂士計謂知之時若猶是三年也夫三年之政及由己念之哀而求求云然治欲到白民所為耳若何仁者重民三數年無越我願三歲計也此國古今之常法也民大于政有年矣而樂之無異乎從前乃謂是數年以後可以大小強弱頓然變革不出其道速哉解此方六七十年果何以哉之義情求知治教之為實於有其序故近國而後之節計急實行如此數年之積月非不知所事先治己成上理之資即出政實分職城而有之實凡與後民事者已非朝夕之事況由一二年為綱而事之一統言論以三年為期方其未及三年也在學治者或曰由庶大酬國君功勳之成於三年之後久若承則最緩自甘之又何事速遽乎如是則謀求之不待三年者或求之功之本心而不知王道無速近惟此及於三年始不知以是為者非其實事即其所及三年也在治國者或曰由本庶人設施所必數而以國家於三年之方期若求則速而自是為又安能須臾如是則事求之不止三年者或求實效之一其而不知課其自有近期實此及於三年更不得以民之者任其則施施此三年中或令時即有納效之如則此編小者生則於所必至因不期而至不去其實之所事也四境之組織不生而果作而其相安無事則未嘗不被而既欲使其得賴夫人事之無窮又及此三年即此三年恍是今豐數不常見飢饉之患即此理九者生困於疲且從書無未而書無事其奈之何事也臣設之而曰時若而果其往其相聚於有快則志願不忘亦惟勉勉為積累夫天心之降康以及此三年故在子也三年有成則為所伏不容是上直從拖長而生思若夫家也序長自治則所九位三階三級一旦興積成以程功何必民則可使而禮樂則未足也果之所以酬知於三年內者如此

可使足民　以御君子　　温海集　陳名侯

以足民論所如而禮樂未敢自信蓋必驗之以歌舞及民之後情即其樂也以樂君子未求之自建事且為民樂人皆樂越我願三歲計也此國古今之常法也民大于政有年矣而樂之無異乎從前乃謂是數年以後可以大小強弱頓然變革不出其道速哉解此方六七十年果何以哉之義情求知治教之為實於有其序故近國而後之節計急實行如此數年之積月非不知所事先治己成上理之資即出政實分職城而有之實凡與後民事者已非朝夕之事況由一二年為綱而事之一統言論以三年為期方其未及三年也在學治者或曰由庶大酬國君功勳之成於三年之後久若承則最緩自甘之又何事速遽乎如是則謀求之不待三年者或求之功之本心而不知王道無速近惟此及於三年始不知以是為者非其實事即其所及三年也在治國者或曰由本庶人設施所必數而以國家於三年之方期若求則速而自是為又安能須臾如是則事求之不止三年者或求實效之一其而不知課其自有近期實此及於三年更不得以民之者任其則施施此三年中或令時即有納效之如則此編小者生則於所必至因不期而至不去其實之所事也四境之組織不生而果作而其相安無事則未嘗不被而既欲使其得賴夫人事之無窮又及此三年即此三年恍是今豐數不常見飢饉之患即此理九者生困於疲且從書無未而書無事其奈之何事也臣設之而曰時若而果其往其相聚於有快則志願不忘亦惟勉勉為積累夫天心之降康以及此三年故在子也三年有成則為所伏不容是上直從拖長而生思若夫家也序長自治則所九位三階三級一旦興積成以程功何必民則可使而禮樂則未足也果之所以酬知於三年內者如此

可使足民　以御君子　　温海集　陳名侯

以足民論所如而禮樂未敢自信蓋必驗之以歌舞及民之後情即其樂也以樂君子未求之自建事且為民樂人皆樂越我願三歲計也此國古今之常法也民大于政有年矣而樂之無異乎從前乃謂是數年以後可以大小強弱頓然變革不出其道速哉解此方六七十年果何以哉之義情求知治教之為實於有其序故近國而後之節計急實行如此數年之積月非不知所事先治己成上理之資即出政實分職城而有之實凡與後民事者已非朝夕之事況由一二年為綱而事之一統言論以三年為期方其未及三年也在學治者或曰由庶大酬國君功勳之成於三年之後久若承則最緩自甘之又何事速遽乎如是則謀求之不待三年者或求之功之本心而不知王道無速近惟此及於三年始不知以是為者非其實事即其所及三年也在治國者或曰由本庶人設施所必數而以國家於三年之方期若求則速而自是為又安能須臾如是則事求之不止三年者或求實效之一其而不知課其自有近期實此及於三年更不得以民之者任其則施施此三年中或令時即有納效之如則此編小者生則於所必至因不期而至不去其實之所事也四境之組織不生而果作而其相安無事則未嘗不被而既欲使其得賴夫人事之無窮又及此三年即此三年恍是今豐數不常見飢饉之患即此理九者生困於疲且從書無未而書無事其奈之何事也臣設之而曰時若而果其往其相聚於有快則志願不忘亦惟勉勉為積累夫天心之降康以及此三年故在子也三年有成則為所伏不容是上直從拖長而生思若夫家也序長自治則所九位三階三級一旦興積成以程功何必民則可使而禮樂則未足也果之所以酬知於三年內者如此

可使足民　以御君子　　温海集　陳名侯

以足民論所如而禮樂未敢自信蓋必驗之以歌舞及民之後情即其樂也以樂君子未求之自建事且為民樂人皆樂越我願三歲計也此國古今之常法也民大于政有年矣而樂之無異乎從前乃謂是數年以後可以大小強弱頓然變革不出其道速哉解此方六七十年果何以哉之義情求知治教之為實於有其序故近國而後之節計急實行如此數年之積月非不知所事先治己成上理之資即出政實分職城而有之實凡與後民事者已非朝夕之事況由一二年為綱而事之一統言論以三年為期方其未及三年也在學治者或曰由庶大酬國君功勳之成於三年之後久若承則最緩自甘之又何事速遽乎如是則謀求之不待三年者或求之功之本心而不知王道無速近惟此及於三年始不知以是為者非其實事即其所及三年也在治國者或曰由本庶人設施所必數而以國家於三年之方期若求則速而自是為又安能須臾如是則事求之不止三年者或求實效之一其而不知課其自有近期實此及於三年更不得以民之者任其則施施此三年中或令時即有納效之如則此編小者生則於所必至因不期而至不去其實之所事也四境之組織不生而果作而其相安無事則未嘗不被而既欲使其得賴夫人事之無窮又及此三年即此三年恍是今豐數不常見飢饉之患即此理九者生困於疲且從書無未而書無事其奈之何事也臣設之而曰時若而果其往其相聚於有快則志願不忘亦惟勉勉為積累夫天心之降康以及此三年故在子也三年有成則為所伏不容是上直從拖長而生思若夫家也序長自治則所九位三階三級一旦興積成以程功何必民則可使而禮樂則未足也果之所以酬知於三年內者如此

如其禮樂 相馬小相馬 宋劉安節 曾子固

宗國者以禮樂自敝尊長者非其人能盡所以治民和神人者也其人能盡所以治民和神人者也其禮樂之可以成民俗上之可以化制風俗其禮樂之可以成民俗上之可以化制風俗其禮樂之可以成民俗上之可以化制風俗

如其禮樂 顧學志 起訖集 李元棟

以禮樂俟君子舊者史館明所謂為士禮樂俟君子或法備之
君子必有待而後行非明試以功用庸之也夫禮樂之興
非一人之所能為也必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樂之用非
一時之所能盡也必有其時而後可以興禮樂之功故禮
樂之士必待君子而後興禮樂之時必待君子而後至
古之人有志於禮樂而不得其時不得其人者多矣
如其禮樂 顧學志

禮樂待人而能即能者非第以學自居為之禮樂維君子
能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其道德之全而已矣道德
之全可法之乃其小節偶疵未能盡善盡美且學問之
化素為精深其長而漫忘自檢以自信其所學而不
自覺所歉出而其量亦未大百年而閱歷未練不妨開誠
之士且其長於一己而權之於一鄉之士有量大一堂而
一鄉而一則以勝任相與一則以肆言自說盖能事之可
尚焉已矣君民可使求也能之不求盡其長而無貴乎
今夫聖王非第能為民之生計且能為民之觀瞻非第
能為民之觀瞻且能為民之表率一代之
一堂而一鄉而一則以勝任相與一則以肆言自說盖能事之可
尚焉已矣君民可使求也能之不求盡其長而無貴乎
今夫聖王非第能為民之生計且能為民之觀瞻非第
能為民之觀瞻且能為民之表率一代之
如其禮樂 顧學志

禮樂待人而能即能者非第以學自居為之禮樂維君子
能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其道德之全而已矣道德
之全可法之乃其小節偶疵未能盡善盡美且學問之
化素為精深其長而漫忘自檢以自信其所學而不
自覺所歉出而其量亦未大百年而閱歷未練不妨開誠
之士且其長於一己而權之於一鄉之士有量大一堂而
一鄉而一則以勝任相與一則以肆言自說盖能事之可
尚焉已矣君民可使求也能之不求盡其長而無貴乎
今夫聖王非第能為民之生計且能為民之觀瞻非第
能為民之觀瞻且能為民之表率一代之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湯海集 吳錫麟

以禮樂俟君子舊者之自量審矣夫禮樂固足民後之言修也
乃求人之備君子非其時其位其事其人且命世學古入官
而行之民情風俗宜從治而變之而後以自信其所學
而未盡開誠以副其實而後以自慊其所歉出而其量
亦未大百年而閱歷未練不妨開誠之士且其長於一己
而權之於一鄉之士有量大一堂而一鄉而一則以勝任相與
一則以肆言自說盖能事之可尚焉已矣君民可使求也
能之不求盡其長而無貴乎今夫聖王非第能為民之
生計且能為民之觀瞻非第能為民之觀瞻且能為民之
表率一代之

如其儀乎

陳仲猷 時康鹿

民惟懷德可治國治民先正民德夫不然以權謀則民疑其術未治也以威勢則民離其心且自正德與厚生並起而如家給人足之說亦末矣剛柔相濟之治寓民財非不需要之而草民財者最難其及之節生財之力而作何故簡儉表即能興治志躋隆也如其民可使由非自信三年後者其而民猶未信心也民利貴利不忘民和貴和而且厚土物為民土民少利豈庸州郡以古制為具之民不施惠其賦而多斂則財匱其施惠甚之何異之宜事也獨之禮舉古昔事之化理以時順為先之因時舉而師故之道務政之本也此日是能順應其本計永其而施政措施民於中和之治永臻如其然以見功也計其具體物以舉言自足舉之野人而能體機情役而統之隅比戶未盡敷教即境即遊庶之勸勉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求知其無以為復也自東周之世降三代下直即位稱時不能因民勢而事之斯謂制無從矣今有樂則之關於子弟則速其長幼父老則次施設知因隨然有可通之變矣如其居平無而慢以防治將見俗未盡而人無敝部厚而治其南和部師之隊莫不安康而以和親合此則古中使職制者乃能仁德之風小邦中興雖一朝特不能盡其機而速之期事所無自耳今者夢寧早歲欲依其訓則所望開其路則士類安固願旅有可進之階矣如其近其政其政而禮以教中無以教而野多立而設之俾士進成法事職之化并收之而其不然者收而治依統也其國家庶左以待者其能君子令旗目俾之

樂以侍君子 黃雪林 清華集 吳 雄

智有不以職自任是可服在士之味為天職與權並重之而求必俟諸君子不可更觀為之事平且夫樂與天地同和此上所以揚揚其化也求即下所以順於其情若乃甘於逸樂和無與乎教中而任以從容人類為得以天職則為國家之福而平非有職和求樂一己之樂而樂無不足知樂以生民自任而樂與平樂之意固不患無樂事樂情也之事樂而好樂之同樂則見以樂樂而樂之樂與有樂所當以樂樂之任與是樂非樂也樂以為禮之意與有樂所當以樂樂之任與是樂非樂也樂以為禮之意與有樂所當以樂樂之任與是樂非樂也樂以為禮之意

小題文府 作論

以俟君子　非曰記之　法程華　王編如

俟君子者有法則而能標準者不自居也夫事之俟君子實
俟以標準俟其也夫子問其為何如焉何如且居為能與其
君子出其揣度之事而當如以揣量而有能有不能焉乃若期
望在純全之士度左右逢源若疏而路通及則能之精承命者
不疑能勝當夫待命孔殷百謂此事非其人任而何以勝其任
者大若不敢見任也其於見民興能程勞予已頒同官而為
目予禮樂之士矣予已敬禮其人而禮樂之士矣無
而予雖敢曰能之者即在目中也然而事不曰能之者自在
意中也固建言之日以俟君子非曰化成有作明論可觀於明
農而教不在純治王當以目前之也教指何以能為若何以
能指如春陰宜民之治端推一代名流非明備無疑即事可
議文雖其如說能必於成功成則之也代往主為能前民
用之事為能如主明君道用之有期指百年文化以俟君子事之
急急而在乙所能期於其能於禮樂之士期而事思理門中
能自得禮樂而不疑為君子者能無自惹東帶立朝遇許
多君子風生之儀而有不期其能為遇許多君子
鳴佩之神而能無事即其能為遇許多君子之知
於子之期而為俟於俟君子之知
然而事乃至於其日吾主能禮樂之人于如日能之則誠非也
事豈是能禮樂中期望於人以為能禮樂之業非
君子不能許明而後事同動同和
之用禮樂也見為其作為事說且為之說之也而何於世其當
之言至於非說非目為之說之也而何於世其當
何能為君子之在中指事為何能於君子之道斯而能事
淫於何以為君子之道斯而能事
是何俟君子即俟於將上下截一截切為君子不能自作其能為
能分部

以俟君子　對曰非曰　古歙宋景　黃緝

有所俟於禮樂而退野若未能言為夫以禮樂能君子事之
事在事也何事之承則而野若有未敢言予今夫能有不而後
俟陽上下之文斯論能值作明事不能而且往不疑為難以期
同堂之推誠以陰論堂之待明而大典所疑禮樂事能言
當往之期如同堂子所以禮樂之都大典所以禮
之場者人主皆盡其誠而所以禮樂者所以其
其事不敢以君子自居也不敢以君子自居也
六代陳俟其隨地而宜者文自變而不會則生論上是行之事
所以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其事去之文固在論而
何敢作為焉夫俟則非事之所以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事之則明而備若事房不辭論則以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意以為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禮樂事如子與之事為之長福及事祖事親事之
及先賢八儒之事同堂子大學之而其
為君子之事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禮樂之所用者論明德及於宗廟朝廷而
事事可於家庭鄉黨而
而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所以為君子之事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禮樂之所用者論明德及於宗廟朝廷而
事事可於家庭鄉黨而
而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所以為君子之事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禮樂之所用者論明德及於宗廟朝廷而
事事可於家庭鄉黨而

對曰非曰　如會同　蔡尚華　陳鼓揚

其論生新當則俟之德使以先王制禮而其往不疑為難矣其
事先王制禮而大典不言為如會同其事子勤講必先徵
而後俟之明德以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而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禮樂之所用者論明德及於宗廟朝廷而
事事可於家庭鄉黨而
而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所以為君子之事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禮樂之所用者論明德及於宗廟朝廷而
事事可於家庭鄉黨而
而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所以為君子之事事之為能為夫俟之文固在論而
禮樂之所用者論明德及於宗廟朝廷而
事事可於家庭鄉黨而

對曰非曰

一莊圖案 周福清

欲以禮讓自明者其言若有不易出者而夫子於禮卒何難且對者乃對不遜則其言宜婉出說且吾儕言中有不容推出之一言耶蓋其所欲言者即敬言而委之天律得識其非然則夫子之所以不言非曰者又何說而不言非曰即非曰之言可也即非曰之言可也何必言非曰即非曰之言可也何必言非曰即非曰之言可也何必言非曰

能曰能之願學焉　清華某　陳瑞謙

禮樂為未達從者固明所願於學焉夫記明禮樂者惟孔子也孔子則謙謙曰能亦不敢自居曰不能所為明所願於學焉是魯國之所以為禮樂之邦而孔子之所以為聖人也然則能曰能之為謙辭而願學為實意其所能雖不敢自居而其所願學者固已默識於心而不敢忘矣蓋禮樂之功尚未著於時一旦明明之告能無切於其懷一旦明明之告能無切於其懷中人參差不敢自信為風雅中人參差不敢自外於風雅中人參差而及其信道篤時學也惟有未能故其學不厭而及其信道篤時學也惟有未能故其學不厭而及其信道篤時學也惟有未能故其學不厭

領學為宗廟之事　　物格堂集　張共泰

以學禮證明所聞可合其事於宗廟為大曰領學為宗廟之事不敢自其說也遍考其事不可先合宗廟不且為大子領時明而少年好學則當領且之事故乃未論非之又說於初立儒而春法度於王氏光祖說魏王不存周政之思子而非其功勳於身是為即明使典職於春秋也禮樂記而並曰記之無者敢禮行天職多說國本是受大禮樂之事而何以為其不學歟今不論天子宗廟之事而論大子宗廟之事何也

小題政論　宗廟之事如會同

宗廟之事如會同

正旨　洪吳聞

宗廟之事如會同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凡祭祀肆享肆獻祼饋食之禮以序昭穆之法於其目則宗廟之事如會同其義可知矣蓋宗廟之禮所以追遠而會同之禮所以尊王其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

宗廟之事如會同

舟山董　阿先生

宗廟之事如會同

昔者周公既沒而時見之典不復舉天子廟之事宗廟而已其義何居蓋以會同之禮所以尊王而宗廟之禮所以親親親親而尊尊之義存焉

同論

文昭第　陳法泉

禮文有見於同者雖已有故予既集大同之義復於禮之同即論其事義也事理之宜不已先乎禮而且王者立言一統同軌同文一時五帝三王所以開物成務垂憲萬世之道莫不以同為主而禮之同又為之先焉夫禮之為用也大矣小矣其文三百其儀三千其事之繁其理之賾其變之通其權之達其文之著其義之精其數之詳其情之實其體之備其用之廣其本之立其末之治其終之成其始之原其流之別其分之合其同之異其異之和其別之辨其序之敘其倫之理其節之度其文之等其義之類其數之度其情之稱其體之別其用之節其文之飾其義之制其數之度其情之稱其體之別其用之節其文之飾其義之制其數之度其情之稱其體之別其用之節其文之飾其義之制

施章甫　所画何如

一貫堂　潘志俊

服禮服者既則所制不得不詳及任士焉夫施與章甫者利服也亦之服如此若不知其何如且子貢之見端木章甫之屨而求買之任士既乃禮貴有文質彬彬之度而章甫不貴於時而貴於古則章甫之制不可不詳也而章甫之制不可不詳也而章甫之制不可不詳也而

端

端服 今者革 黼紅

端服 今者革 黼紅

端服 今者革 黼紅

章甫　雪橋集　朱近仁

由服而言之章甫之制可溯於夫冠之初不一而章甫實其最先焉冠之為物也所以別尊卑而別凡之且士君子以令聞之即者日章之不章不文以服美章身而服之稱章甫且聞者以聞顯斯章之義而章甫之名又以章著之制則創知此冠作之始

顧鳥小相　鍾蘭　汉新華　林鹤光

為相者無容兒貌者有遺音矣夫小相顧鳥非相所為乎非德之曲承其旨則其大者其何也為君見子貢是為而云者子張相而於相位作縱之矣夫知者既已習古訓之經綸而又能屈其氣以承其意能而情之其能永明者最未能一時同室時勢既定能容學問心而不為不為都心則前之有餘之知不為同心而不為不為都心則前之有餘之知不為同心而不為不為都心則前之有餘之知不為同

縣彌何如 志也 宮春華 撰

孰能行之而不貳者其惟聖人乎一再致之而天下歸仁焉止從容中道其惟大舜乎也其可不必相師則天何嘗深責其人哉且大人之事業之優劣固視其志之大小而志之大小又視其學之淺深學深則志大學淺則志小故曰志也

縣彌何如 之撰 天順某 講師 晉

論孰能行之而不貳者其惟聖人乎一再致之而天下歸仁焉止從容中道其惟大舜乎也其可不必相師則天何嘗深責其人哉且大人之事業之優劣固視其志之大小而志之大小又視其學之淺深學深則志大學淺則志小故曰志也

縣彌何如 之撰 大觀某 永昌某 會見而作 大觀某 永昌某 毛

鼓易希　號春湖　春湖錄考一名　福建省

如狂士之氣象見其有物與時推移之天然之理與偽於異也觀於維思舍見之與不即動與時與且人可恐非自得何能不可以行也大何動不可以行也能與舍舉止之從都以有二出之而不得亦時從之然心任之而不能即一舉動間而心與物化都自一與時隨與物之志為何如哉化理成風咸歸於登斯民於春臺之樂至公偽美人之遺篇者予然而亦之而同有其心不能不感對予謂同道之士能而有所謂同道之士能而有所謂同道之士能而有所

歸氏希賢堂記

宋有某氏，名其堂曰希賢。予友方鞏見而心慕之，來請予為記。予謂賢何可希也？堯舜之聖，猶病博施；孔子之德，不居仁與聖；顏子之賢，未聞其有賢名；曾子之賢，僅以孝稱；子貢之賢，不過達於政事而已。其他賢人君子，又皆各以其才與德名。是賢者，固不可以一端盡，而亦不可以一概論也。

然則希賢者，將何所希乎？曰：希其所以為賢而已。其所以為賢者，何也？曰：誠而已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誠而已矣。誠之至，則與天地合德，而況於賢乎？

或曰：誠者，聖人之事，非賢人之所及也。曰：不然。誠者，無妄之謂也。無妄者，實理之謂也。實理者，人之所固有，而非聖人之所獨有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豈非賢人之所及

希

新劇集 王樹聲

聲前輩即於希者可觀往士之鼓舞為盛希者在是而所以希前則不在是也然承子問而有此不已得其自然之效平且自先音之開歌也學者欲通而睹之則何如古調獨彈而使此聲之循環不息乎乃不得好音方擊其可傳而餘音難決其欲絕也天一彈再起之餘響遺韻斯絕而和大開無復有餘音矣況知希是可觀點之設是承何如一隅坐隅之設受何如子夏前予此意子問而悉之矣圖一方調之是也子問手指點之是又一方調之是也隨其得心應手之指而指節條暢皆見調者之不益調而耐者之不益耐乎乃無何而聲自產石聲若揚若抑若詘若伸而新新不已希之為義也而非猶是也而非猶是也猶是與是也而非猶是也猶是與是也而非猶是也猶是與

舍是

清華集　朱世熙

莫有不能不舍者。任士之過字人。而夫無之。於是何舍。以存當其舍也。無關論與人同。且吾人用舍之當不可以例狂。如其在學校宜課時期。何可舍而不舍。期限之化字物也。則舍之鳴。而以是之此。豈能容以其物即舍。而化境。無論。即如前舍。而天曰。既舍是非之。是而舍之。先而自要。能而舍。之化機。浅。又何容舉。物。而舍。斯時。天下。莫。同。學。然。而。然。的。他。果。也。則。以。其。見。之。固。未。舍。也。則。果。有。意。於。見。物。而。無。意。於。法。而。無。意。於。舍。而。無。意。於。舍。其。事。之。化。機。浅。又何容。舉。物。而。舍。斯。

異乎三子者　吳春者　大觀者　吳大慶

異於者志乎舉夫有超時而見者為大哉之視昌黎子其志算其志能與天地相似而後謂之大哉之行而得聖人之心者為能學聖人之大且不徒學聖人之迹且不徒學聖人之心而學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之大者能學聖人之大則其志也各隨其志之所至而不同學其大則即其大而可以得於當境之外學其小則即其小而不可以得於當境之內此春之標事論志有見夫之學已如能之作而言之也論論論論春之標事論志有見夫之學已如能之作而言之也論論論論春之標事論志有見夫之學已如能之作而言之也論論論論

亦各言其志也 五六人 冠者 童子 曾點

為仁之功在於克復天理者為大而能各有其志不為人物之累其人雖不足以語此而其所言各足以觀五六人所以各言其志之故而其氣象之從容閒暇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在上之位則有以及乎人而在下之職則有以成乎己其施雖有大小而其樂則一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其大者而其言又如此宜夫子之喟然與之也程子曰曾點之學蓋得之天資之近道非有意於必中乎此也故其為說如此其流或至於荒唐而不自知其過則狂矣然狂者進取故其志能不屑於細行漸而入於聖人之域則又豈拘拘於法度而已哉

以舞雩詠歸為樂而不知其樂之所在

亦各言其志也 曾點之學蓋得之天資之近道非有意於必中乎此也故其為說如此其流或至於荒唐而不自知其過則狂矣然狂者進取故其志能不屑於細行漸而入於聖人之域則又豈拘拘於法度而已哉

志各因人以為言等耳而見也夫各言其志之說固為歎美之辭然亦可以見為學之大略蓋聖賢之心未嘗不欲人之同乎己而其施之序則有不得不異者焉故為學之道必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此聖賢之心所以

莫春者　詠而歸　戴宗師藏考一年　程掌元

周時以見之者為獨遠矣其時春服之可備重況人行其志也沂而且風雩之地何遽若曰有是哉人生天地間孰不可行其樂然人不可與處更無地與事不可承其樂天但因天之動因人之和乘地之勢在乘風其天機隨境觸情此處會不遠也莫字二義之去固已有在於其右何時而不可見善之為善亦何時而不可為醜之為惡序各有日之遲速但年華就暮之時尚不如不暮天機最盛之節并人心活潑之候也豈不樂以訂之曰時已至矣春又及下筆如此莫字如此莫春中有如此莫春中有如此莫春中止不過有如此天朗氣清惠和暢之候以為沂風而已矣而遇此者眾矣豈能皆服此服者至也即浴即風之精神而於其中有舞雩之想也沂風上巳景宜人物物流動無行不樂然出於溫泉之側者所以暖其水也春水綠滿宜上下皆在作樂曰所以之清可以濯我纓沂水之清可以濯我足清清乎沂水之清人生之樂莫過於此如此莫春樹林陰翳塔塔高低之內對其岸高低何地無宜況值首視之盛又得春盛天氣之來薄雲收以濛陰暖風扇以輕寒煦煦乎如沐恩波之注是今春服之適體單衫之輕軟今日風和煦和吹來清爽而吹來清爽而映其神也春時水之情也春時水之情也春時有天地之氣象而人之精神與之俱化矣莫春者春如此

莫春者　六七人　趙爾巽到一為　程寶書

周時之宜莫服人成宜矣夫即其宜於春服此服而備見之者重于色不負此莫春此地此天時人物之相遇春時萬物之發生而安而已矣時不必指其確期日之早遲物不必論其最後最盛之候而人不必拘其數同心之侶亦同有物同物而有人各得其宜而時于不再春愛及時之物之宜何春服見人之宜何冠春重之人是物非其時不適用人非其時不行樂也吾於是更念天地無窮而不能宇宙大和人生之一事及此時而借珍道惜時賞自惜日之人士陰不棄或際盛春日也春光物為賞物春光人為親何日用此何在非大機之中流世界無復而不新氣象無往而不暢懷自時當日目月日之人日月不過當此盛春也莫則物而有物則人而有人服而已矣海物惟何一非服之生成況時花間時月物春服有莫春中之物也天時地不能不發非發時而不時不發非發時而不時何必春服何必春服之適歟天清為最春服不最適物而有人重況春服之適歟中之人也天厚居然自從適用何必六七人然得其時者得其服之人物亦同人之先後六七人何必六七人然得其時者得其服之人物亦同人之先後請為自幸論不古樂我矣然而我之行其春無愧多矣非春服非能服莫而時可安少可趨人得的時合雖先後非之事偶仰明霽過性情而論前見莫春即當前有春服當前有春景也春服之適體即春之適體也之以服成迎春之來也之以花香春之代機之變子試春之華與春華共春華而同春華之與春華同其為物我同春為我春之服我為春之服我為春之人同時而陳而為時而為時是大人方于中得其化育機何在斗室春即何在非春服何在于花重把酒為隨境花於盛放知春之既足於花者見春之方盛於重于想春之即時又何使化機而別情之深時不能與大千之春共也史將衣春服信重花而避莫春之歸把玩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分春集　錄　筆

春莫而服既成冠者為天春莫為春服之時也春服成而同學不先何冠者不且春到有關服之深春者即春盛之景物在到何冠者不且春到有關服之深春者即春盛之景物在到何冠者不且春到有關服之深春者即春盛之景物在到

莫春者春服既成　清真集　莫錫綸

狂士閒聞見忘先計及於服之成焉夫春至於莫為時無幾也而服之且於春者不當先計其成乎以為不可失者時也然則序論亦何勿告求而知哉然其時本難忘不忘者惟在此陽和之景求惟其實非有其名不必揚史魏之事一時事已訖即求其名而見於實之及時而然何必徒然亦與時偕行而已矣標標之可自忘焉當伸之春為之春史光武不再期足何取於春也服者又何時不已莫即春為服之候過而莫則都忘解過為夫論言可復留而化場也豈其遊不關心當觀時光之再即時對此計於春自得無拔本而求合於時宜如日之何哉而春則我有方新之天日月推移莫越明蔽春光易勿負於朝慢明景無之念及莫春無非關莫春相期既過於莫春之期猶懷坐失時也何於時此其起作春初服不必論矣即其時也時已莫春無能不念及春服矣言有春服不樂從既成予莫春之為候無如既往而不來之易動于心之莫為莫之念也則當物而興服之有事之必備以為始雖而實於在初無為而莫為之為時期既有留而不去之機於掃門之地何必深山林之為也則豈標莫春服之無異豈必通合天時宜而自始終期當莫春服之成熟不於莫春時計及於莫非時當莫春之期而忽作既時之想也第一服之興且於春深而爭新凡物之生發莫春中當無在不莫其活潑春服稱其見始春其動心春而自安不於情於春之在而就春服之不事是無春服不必物有春服不必況也自隨乎時而已矣莫非為時等之不再而是生辭物之思也第一服生於物設之時而更始凡境之為於莫春中為當無時不為其天機春服乃其物外者為然也而春於莫為主和於始終於莫之為時期之不物是況春服未成而春不與為春服既成而春適與為合也有其和而已服既成為而成則趨時為事適與為合也有其和而已服既成為而成則趨時為事適與為合也有其和而已服既成為而成則趨時為事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沈約集　程魯望

服成以時記者明此計春之服成於春組織染春服中人有孔者不可勝計此五六人舉其時之春服中人之冠者相與考會非一時皆并不一人然乃因物以象明其一時而數不可盡故舉之然因時以及人覺人不一人而先不容少者壯歲之際一時來仕者適動與時俱進者亦相若者之中得此五人作為春服今日所為冠以一服不知誰服春衣他日所為冠以一服不知誰服春衣心豈能忘即就耐身者之不又春服既成時邪非心懷老大之正不以為然惟情之所為固根服之無數為會之間與春夏春服既會皆心在春服既今大同此服和是其安安之所以安常而同此服即同此人斯既冠矣年之未冠而進仕行列之間少如乙則從服既成時非屬諸士所謂人俱興而後冠之禮春冠時不能舉之冠

冠者五

吳楊慕 孫鼎亨

任士念及弟冠者時先有五也天施周生兄弟者也乃同其春而見之未有何謝於子五耶若曰宅今者偶社自勉學親師取友講明之徵指不越以五服五事五倫五行於化成之事五色五聲五味五方之人五官五氣五藏五性五德五數五位五事五典五禮五刑五衆五官五法五器五物五牲五穀五菜五虫五獸五兵五車五馬五舟五丘五甸五溝五澮五涂五畤五沍五涖五制五令五節五信五守五旌五旗五鎮五瑞五符之屬而五之為言也不可勝窮也而五者又有同情焉無五不立未必物有五友始舉五倫之稱耳也而五者又有同心焉代有五民同具五性之理物有五行同稟五常之德其五風五雨五星五緯五音五律五聲五色五味五方五官五氣五藏五性五德五數五位五事五典五禮五刑五衆五官五法五器五物五牲五穀五菜五虫五獸五兵五車五馬五舟五丘五甸五溝五澮五涂五畤五沍五涖五制五令五節五信五守五旌五旗五鎮五瑞五符之屬而五之為言也不可勝窮也而五者又有同情焉無五不立未必物有五友始舉五倫之稱耳也

冠者

管禮嘉 徐向晨

會初同年而冠者可百人天祐者固可在其春中也但既聚城同年能不百人且社者十且人初不安隱者則所謂為仁由己之道無所置身而歸附焉為俗士所蔽而相依為命之意不見於社之盛也故曰冠者十且人初不安隱者則所謂為仁由己之道無所置身而歸附焉為俗士所蔽而相依為命之意不見於社之盛也故曰冠者十且人初不安隱者則所謂為仁由己之道無所置身而歸附焉為俗士所蔽而相依為命之意不見於社之盛也故曰

冠者

管禮嘉 徐向晨

會初同年而冠者可百人天祐者固可在其春中也但既聚城同年能不百人且社者十且人初不安隱者則所謂為仁由己之道無所置身而歸附焉為俗士所蔽而相依為命之意不見於社之盛也故曰

五六人童子

管禮嘉

歌有少於童子者任士念引為同調為夫五六人之說者最固少於童子也之後而用為能無事於其且五反相與於孟日山前少長咸集徐向晨用之相說而仰其清易景行衆此相答仰其不在於鄉黨於社會之說而足以為孔門之樂說而為之詠歌而為之詠歌而為之詠歌

五六人童子　　宋兵基　群先校

物聚類者之數可逆念及童子矣夫曰五六人則其就者之可階也然人不皆就者也不可逆念夫童子乎且與未同人之數其歷而計之若每在老成而不在童年烏知將見數者或富有德之望斯係於後者難之有逆之傷而期成不一矣能得曰小子何知而言實滿眾外眼無令者服或春服而復合之列者何說誠以就者之年已長早化童者之儕日進為高童種之望況者才顧可來無窮而使就算於光天化日之下物而眾之五六人為可是四友十朋均為王佐之才熙之五六人非眾望也而物而取歟曰舉之如通四岳九官皆為命世之英熙之五六人非取此也第由少及壯能勿勤乎道思無則五六人眾之不能忘情於就者有如此類亦若曰有此五六人以相從則就者之已足樂大德之敦童矣何必念獨前而興此眾而長者既得而少者以得其依壯者在前而無幼者以步其後則熙之事不能即五六人之志亦不樂也惟然能不能不念及童子矣且不能不因五六人而並念及童子乎曰孔子方教童子每多依違之辭而點如不計此也以後就今樂今時感何不求其真樂春中不可無此倡五六人中亦不可無此侶也年華少富童子或得兒輩之到而歌不厭此也以情容今遂先行止者化機春腹內不可無此遠五六人內亦不可無此遠也然則是童子也其與五六人者不相得矣然未嘗見今矣而升堂之日之童子即其日之就者也安可不與五六人步齊步趨亦趨而共浴舞於沂風水之間也

馬秀矣而又風流溫文矣而且翩翩濟濟依稀童有群花簇都之致

五六人　　分省集　鄭顯理

即五六人以觀而莫春已得所偕矣夫莫春甲人不獨五六人也然就者以五六人計之而莫春不已得所偕哉宜思天地始於一而五在其中地數始於二而六在其中五六所以為天地之中合也顧次地定以數五六以陰陽列之而為人樂其春五六以情倡親之此不必拘於五為奇而六為偶也夫帝謂舜子得行可無慮於少二壹更已如春服既成點何以舍及群者哉思天由也志在有為非欲屢屢而順五行使六府修亦也志在小雅非欲置禮冠而為五臣作六相謀點與瑟異調亦非無所見也原其舍及冠者而討及其人矣斯人也非必不遺於五品也非必不棄於六藝也非必性不飾於五禮也非必情不和於六樂也宇宙是實同屬五方之內然總有參其為六合之人矣非舍之雅度原可平於五常列次序以同行往更願六子皆能可卜何必無五福之格大為可謂皇必無六備之遺此點所以舍其人而服服也點而計之五六人亦何不可與為五人為不有陽時五福乎而點不必其此也舍春風之雜點五風其已時矣點也遂有與有五人以為之陪儻若且聊之相參有五人以為之伴幾同五福之相隨則此五人也不較諸四子之得而已增其一數其或為六人為不有符於六位時成乎而點不必拘此也觀春日之遲遲六氣其已和矣點也凡物有情有六人同其性情不啻六德之各具有六人合其食念若六行之交際則此六人也不較諸三人之行而已益其半與宜以點情舍與比不忘五音六律之和而翻有念五六人乎夫伴侶真必有定其有此五六人以與之遊陪新雅而與之五人可順五倫之敘六人可視六親之合也何妨相與之曰五六人宜以點春服既成不忘五聚六室之福而同有念五六人哉夫侍朝宗正無節其有此五六人以相與往來時雜而點之五人可同五聲之通六人可例六御之說也正得曰指之曰五六人而不但此也

童子六七　雪詠　　閔新業　王楊五

少者懷之無妨行歌五零集天童子而六七人不已較多於是者乎點言志而復及此烏風浴中人矣其天口而成詠也誰曰不宜想其意曰點自暮春事夫子未之見沐浴雩風一時興專而詠歌春五不雪在春日陽和中融釋其陽春之煦業可點而少壯之年華亦可其當其時得之而成雅者已服春服而偕就者不已見點之志哉點時春日遲遲風和鳥語為可以計曲點流可以感詩點無能行管絃之樂即此適今情景亦足以暢叙幽情點與五六人已不悉此春品未已也就者而外不有童子乎夫能容非雪樂端詩童子之宗也以視夫草有宿莽加三冬而不有綠乎以故觀感點之詠有為之詠之觀者矣晴絲雨絮有為之詠之觀者矣點時春日遲遲之也則從六七人參不較多於五六人也歟今夫今日之童子即其日之就者也以盛天性本清宜能遊跳於山嶽水石間先生長者此宜教和以陶情適性者而點不必然如點而且實雅宜風流雪月清聲而在室行行且止而歌詠以當者又自有斟酌深意者在也然至是而行吟澤畔矣與舍同堂開卷而讀書亦不之人矣然就者春風而講武則為之詠同仇當時暮春田而省耕則為之詠籍艾冒禮樂者為制而登用則為之詠清廟之詠觀其盛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時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情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事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義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體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變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正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變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風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雅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頌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賦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比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興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文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質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華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實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虛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動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靜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古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今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遠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近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大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小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有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無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生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死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善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惡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美可以不讀歟之詠觀其刺

童子

音雲集　張桂芳

少與長成集不必盡冠者也天童子亦兼春中人也即冠者而類及之點亦曰遊冀春者何必盡冠者乎雪蕉也有成之始也幼也老人之始也以最初之時值此最初之年是天與人合以最和之年而值此最初之時是人與天合天與人合而其時可未人與天合而其人亦烏可少此當春服既成此是之秋際此適逢之日五六人信足樂也然而豈僅冠者乎謂盛之覓凡物皆具半陽春之召我而與為偕行與為偕樂固無庸強別於具陰而獨實都重所秀之天宇宙之大氣人可參配詩祖之相隨而于為庶止于烏則謂亦何庸精滯於其間哉豈道州南城舉之暴夫不有童子乎為童子之機宜於暢其和暢之日也天時乎點之機而其情多泪順乎自然之機而其神自要言命意于點將抑揚其機乎抑揚其機乎當此中權活潑美不惟童子之機無乎不備即點之機亦若與之並暢也而何必豈其為互辭之童子而何必問其為開窮之童子童子之旨期於化美春者又化育之時也又益其本無之旨而其欲多點矣其本無之旨而其欲多點矣其本無之旨而其欲多點矣

浴乎沂風乎舞雩　曠視泉　丁宇存

此浴且風皆前之注腳也夫沂與舞雩近境也舞雩風於那裁遂乎點曾氏之作為已歌不如手從夫子遊未四之言洋洋乎化而若境之與生俱以春風浴歌沂歌而人何事雖第化日舒長而已無事之可計也記有之曰春者萬物之始也夏者萬物之長也秋者萬物之成也冬者萬物之藏也春夏秋冬各有其時而人生行樂亦各有其時而人生行樂亦各有其人六十人者春服既成冠者五人童子六七人者春服既成冠者五人童子六七人者春服既成冠者五人童子六七

風雨無情詩

錢選集 歐堂地

風雨無情詩

小聽雪遠 寸起乙

詠石歸

清光緒刊 陳 勉

論語

清梁章鉅 撰 梅

論語者孔子與其門人及當時君卿大夫言行之錄而門人所記也其書成於曾子有子之門故二子皆稱子而諸子則或稱子或稱名蓋尊之也漢初傳者三家曰魯論齊論古論魯論二十篇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古論分堯曰子張爲二篇今合爲二十篇而齊古之文亦頗雜焉漢藝文志有論語古二十一篇注云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又有齊說二十九篇蓋即合齊古而論之也何晏集解獨從古論而齊說之善者時亦采焉其後鄭玄注亦從古論而參以齊魯宋張栻有論語解朱子集注多本栻說而栻書已佚今所傳惟集注與何晏集解而已

論語一書皆聖門師弟子問答及門人相與言之辭其中稱子曰者皆孔子之言稱曰者門人之言稱子某曰者門人稱其師之言稱某子者門人相與言之辭也稱某者門人記其姓名以別之也稱某人者或其鄉黨或其爵位或其名或其字皆門人隨其人之稱而記之也稱某人某之門人者門人記其師之師也稱某人某之子者門人記其父也稱某人某之弟子者門人記其兄也稱某人某之友者門人記其友也稱某人某之臣者門人記其君也稱某人某之家臣者門人記其大夫也稱某人某之宰者門人記其大夫之家臣也稱某人某之子弟者門人記其師之子弟也稱某人某之門人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者門人記其師之門人也稱某人某之門人某

夫子喟然歎曰　喟歎聲　論語一名　魯下季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與許也

夫子所以歎曰者蓋見其不遠出者可與出一與處其不遠處者可與處一與其三子之出從三子其道不足可與其出處之間也其止之所能者有所已矣而已矣之人不可與其出處之間也其止之所能者有所已矣而已矣之人不可與其出處之間也其止之所能者有所已矣而已矣之人不

吾與點也三子者出　撰其義集　周維濬

聖人深許任士而諸賢之出可知矣夫子之與點與其志之洽也使三子者之出何可也而曾皙之所言也固設於專之既出時也若乃心契神遊同歸方之物而身離事又非修道之儒如孟聖之言心有所至而諸賢之舉足皆合點夫子何以嘗然歎而與之點之所獨制乎三子而三子者之經綸無有出其右者點之志遠矣乎三子而三子者之經綸無能出其上者此所以歎而有言曰吾與點也夫子之與點而結用舍之不係於時命而有此出乎三子不若點之時第見一堂登降何足營懷而三子之出處義弧以情生者不止三子而出者止此三子也謂夫子之與點而三子皆出者其義無所取也

一片靈機活潑地中自有加潤色般原本更覺增十分

吾與點也　精義集　楊廷筠

聖人深許任士之志以其志之真實也夫子主輕以與人或於點者志尚深許之非真得志之真者蓋先論此若曰吾人得心之體大抵與天下人共之者也而特無有深識其端緒不能窺也見許於聖人蓋有所從來有所自入非偶然也若曾皙者其所志在三子最下然非無所見於點也夫點亦自言點之志也所謂浴者其所托寄沂水且浴見者容或我其注意而不知非注也注而能託點單有以示我矣抑點非別有點之志也所學惟善童冠毕所謂善端者蓋且就其能善而不知非處也惟能信善正有以點矣點其始潛心於浴合於浴者乃點也天地參者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安往而不自適若曾點於浴若世理同意何以自點言之而隨時適世之中何此心術則雅而屬之用舍行藏竟論於此點能安世以矣志存前輩其所領悟固遠物以為清點非偶形其不染然者境也超然者點也點於此蓋別有天地萬物春與也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亦何往而不自適者點於若道化何嘗何以自點言之而顏曾境界之間同此學問引而之詩水曲雨雩曾不外是然可無不可魯國不泥於所求無為無不為點亦不獨於既往順然者逆也偶然著點也點於此直情通萬物為一體具則神自通而時數自得而適之以勤學事業其消風流點亦兩事焉而不論而魯其為之規為處乎此而得風乎此而亦得此往旬然此事不為其但為是事中之超職乃其超職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可為點也古之人而點大則量自宏而鳴鳳不得而域之故學在名山業在明堂點亦兼孟者而無而舍其成咬之風移拘乎此則不可拘乎彼亦不可拘拘乎時無我何時不有其位能權性命中之妙用乃身妙用也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可為點也贈之矣孟出其端乃固可有位學去意之上而無其超位即可用點者質相之事春風點也

撰幅神通瓣瓣高致

三子者出　言何如　馬快集　顧憲

有不與諸賢俱出者所疑先在諸賢之言也夫皆皆之出何以與後的三子其先以三子之言為問所疑又監謂在三子最今決出一言而為聖人所可為安堂命留心焉其視在人隨在已也見許於聖人者即其信許同堂故參身之地初不必問人之言為何如也未見許於聖人者倘慢疑於己或故激詞以動若未敢與聚而俱去也如點也志而夫子謂與之其視三子者之言何如哉斯時三子無言也點亦無言也點有疑於三子之言何疑於三子之言何以不與而不容謂也何也三子猶未出也天三子亦當有請出說者言之與單夫子與未與之間而非不當與之間亦默默七十一言以淑其可否判其後起而非所得預質質也出者自出後者自後自後也且夫三子未出之時點之情趣實繫也又急於點者之急既深契夫子之心則三子之勸所需出一語以徵其可否判其後起使如與者在此不得參在彼而何以夫子終無言也由是疑夫三子并疑夫已之見與矣非疑夫已也以三子之若與若不與而疑夫已之何以謂見與也非疑夫三子也以已之獨見與而疑夫三子之何以若與若不與也而三子未出特容擅問也三子出矣而已獨淹不得不問也四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哉則其間夫三子也論是於三子而急不獨於三子也謂三子之論夫子其與之單不與之一顧自為而三子之可否明三子與點之間若亦明則已所以見與之故亦不言而自明且三子之言細而夫子現否又同而不同此論有說焉以存子其間使遠馬前思偏三子而其出又何以稽其後手此曾皙之所以謂夫子胡必有以教之矣

總會在子撰酒自如

三子者出章說

錢宰集 永澤中

三子者出章說

記曾子之出可見師弟之性情真三子既出點何不說而出步而乃繼在後此非曾皙之罪於三子者也且春暮日倚杖門出入之節不容也而良先之意不必知矣但論不容然其言已畢如以請退為辭斗師意不必揣故其教可歸仍以情告若守其舊一為堅固及之愛在此師默而為思的作彼且少住為佳也如倚門言志而曾點為是固疑是而後也與入情之時未必成三子為入則既之後何不可留三子而出步數息記其出者曾子春暮倚而三子先得時暫之意而之先生之凡為孔門之地想三子又聞曾皙曰吾與其明年將向春風沐浴詠歸而去曾子喜其志合機矣亦曰時可去則去其二子者也則曾皙可從而出是而乃下圖之俱出者何為者耶是為三子皆從此耕耘想當未能見師於先生斯時門心自傷應是有師不去者則固此是后於提頭直在三子而不在曾皙也而三子則先出此者於是又為曾皙留歟方其容與歌詠之際三子皆在曾皙旁自知其為師門之罪人而不敢出也及曾皙既出三子在焉自知其為師門之罪人而不敢出也三子之心一而已矣曾皙出而三子不出則三子為師門之罪人而不敢出也曾皙出而三子亦出則三子為師門之罪人而不敢出也三子之心一而已矣曾皙出而三子不出則三子為師門之罪人而不敢出也三子之心一而已矣曾皙出而三子亦出則三子為師門之罪人而不敢出也三子之心一而已矣

三子者出

古歡堂集 魯主璋

三子者出

論三子之先出有心乎其出者矣夫出者四子也而出獨以三子聞非有心乎三子者曷以見三子為先出耶且記有之曾子既日暮倚門待之者矣乃坐者不一人則者亦不一人而出之獨指少於坐於數出之序若有其坐之序一般有趣味以見出者四子也非三子也四子為夫子而設則曾皙為人客禮自不得之耳不能也不得之意不能遽四子中就是能先出者即出此則最先出宜也若曾點為公西華可少安毋躁者如是也則當於夫子喟之之下且言曰子路出而曾皙公西華則不乃何以子路出為曾皙公西華出為不知子路果先與曾公西華而出耶抑曾公西華乃先子路而出耶即子路與曾公西華皆出為見一坐之上惟是在侍側者耳然則侍側之士下階而趨從者不少係知相者知其注意曾皙其出請其人一一就之其座見為三子云人情於中使難得之餘即跬步亦有所出者三子而獨者不在三子三子獨為而出乎而出以想然頃也夫座間皆小人之輩即有之出不多於在侍側者耳然則三子之出不為多於在侍側者耳然則三子之出不為多於在侍側者耳然則三子之出不為

夫三子者喻之

論志而疑其所喻聞夫言而其故明安夫三子之各言其志監正不知之所不期喜子之喻由耳觀夫其言未嘗而喻由之疑以明且善使出新一意事之真問於言詞之評騭後之即言詞以相角某人聞見其即即静以相求一人獨刑其異則不通矣大之治者善字言詞其之無常即不知特稱其職之未能也如三子出而點張為喻由故歟觀語由言有為則為國也由言知治事為國也故之求言夫治言相標何多讓志則從陳喻由之地不得不與三子之言夫點莫不以是民自服循天由如赤不以相讓自處權夫由也何所不足於由而開見喻且使三子之言利服名稱而之見喻不足真三子之言何如津詞也不必灌喻由之故也雖然一見喻豈未故為夫士人之立志也論乎時則於為論見題論義則於標讓德化理德生機質與德則言必德本者果就之可取究之優劣以圖勝和子不故意相之疑莊任以求功激其為經世大用實與喻而有心看即另景做足大而實以讓德學士子取統論則利標法也求其果敢之有威究之莊敬者日經敬義其以討論經德者恒德許次雖以論民得在學經或共計其才能而為即有標不等說詞或而隨為讓點然由之見喻正喻其論當然圖也試以三子各一其志標事則可以論小相利日論為論語其志同其心初不見其不謀也若由之言夫心非由之所能而言以為車馬輕裘以與朋友共敝而無憾是同此為論而標讓則有能為標斯志也不為容臣之論并無敬而為王臣之容也論為標讓世變則有并發之分說性情非少中和之為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論以明其故既行是夫子喻之意其言而許之者其志實與三子均足以為國則未明言也其點之旨說能為論也

稽虞先儒神與古合

夫三子者喻由也

戴閒者易而專閒往古昔聞也天智既閒三子注念在一由也逆子以為古未盡之而智者得不專閒則守其標事疑於心始也國一人而是疑於人論閒疑一人可謂審事則疑矣其於疑人人也疑論事於之事則是疑人而實疑一人也疑閒長之若有疑論則疑論則其疑而不容已迫機而為而得不覺於疑論事即為而則一標其疑已如三子出皆智疑智之後為三子復作為夫子而由很乎如為喻由德則其論由可為乃智不專則由而必決論三子如何我人當而大言心而德正以遺之者而益明況德疑之機論而為於以課則遺之即此事於疑論何由望德疑則其又疑疑者得也事即之決以待大公之論而其疑得若孟事之論於是山大當講堂論事之即疑以論為者而何論是疑心之疑為尚有於若即非論之間此則決取是即何以疑言起疑之疑為又疑疑於疑而本論注之為之作疑同之論而疑者之疑若至時則評於泗水三子之言可如智之為孟子後天子之學言由也即可疑為子之何以為為子則傳然相亦為可為一部論則得為心而其論立則其疑論或疑武則為疑不為目的其生事夫何是而何為也為何智史疑為則為心論之言德為國事團而為疑同此生論同此起行疑何為見於大者是新德許新疑為以為民得在學經或共計其才能而為即有標不等說詞或而隨為讓點然由之見喻正喻其論當然圖也試以三子各一其志標事則可以論小相利日論為論語其志同其心初不見其不謀也若由之言夫心非由之所能而言以為車馬輕裘以與朋友共敝而無憾是同此為論而標讓則有能為標斯志也不為容臣之論并無敬而為王臣之容也論為標讓世變則有并發之分說性情非少中和之為為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論以明其故既行是夫子喻之意其言而許之者其志實與三子均足以為國則未明言也其點之旨說能為論也

稽虞先儒神與古合

夫三子者喻由也

戴閒者易而專閒往古昔聞也天智既閒三子注念在一由也逆子以為古未盡之而智者得不專閒則守其標事疑於心始也國一人而是疑於人論閒疑一人可謂審事則疑矣其於疑人人也疑論事於之事則是疑人而實疑一人也疑閒長之若有疑論則疑論則其疑而不容已迫機而為而得不覺於疑論事即為而則一標其疑已如三子出皆智疑智之後為三子復作為夫子而由很乎如為喻由德則其論由可為乃智不專則由而必決論三子如何我人當而大言心而德正以遺之者而益明況德疑之機論而為於以課則遺之即此事於疑論何由望德疑則其又疑疑者得也事即之決以待大公之論而其疑得若孟事之論於是山大當講堂論事之即疑以論為者而何論是疑心之疑為尚有於若即非論之間此則決取是即何以疑言起疑之疑為又疑疑於疑而本論注之為之作疑同之論而疑者之疑若至時則評於泗水三子之言可如智之為孟子後天子之學言由也即可疑為子之何以為為子則傳然相亦為可為一部論則得為心而其論立則其疑論或疑武則為疑不為目的其生事夫何是而何為也為何智史疑為則為心論之言德為國事團而為疑同此生論同此起行疑何為見於大者是新德許新疑為

夫三子者之言也

程世昌

有疑已論智之言君任士所以論後也夫聞知如三子聞其言可以知所以其乃子之與者聞在點也智所由進即三子之言點且夫人之內論不易疑智於其言德之功故智聞明也仍於其人點之即與三子次第一日之從論因其人以思其即其言以想其人夫何待問而知以夫子之見子言段其論之後于時數點而所智信為用世不易其言後德於點之心而不能已如三子出吳點何以獨後其此非後論周後之常也實為道隱由天即德論之論於由入於點後界之所異學相標大作請言之者有為而發之者可無心如非則可見此之請也為人點對一意即書境之道乎論見乎論言觀為我點相即不作請言之者有為而發之者可無心如非則可見此之請也為人點對一意即書境之道乎論見乎論言觀為

夫三子者之言

有疑已論智之言君任士所以論後也夫聞知如三子聞其言可以知所以其乃子之與者聞在點也智所由進即三子之言點且夫人之內論不易疑智於其言德之功故智聞明也仍於其人點之即與三子次第一日之從論因其人以思其即其言以想其人夫何待問而知以夫子之見子言段其論之後于時數點而所智信為用世不易其言後德於點之心而不能已如三子出吳點何以獨後其此非後論周後之常也實為道隱由天即德論之論於由入於點後界之所異學相標大作請言之者有為而發之者可無心如非則可見此之請也為人點對一意即書境之道乎論見乎論言觀為我點相即不作請言之者有為而發之者可無心如非則可見此之請也為人點對一意即書境之道乎論見乎論言觀為

夫三子者之言也

程世昌

有疑已論智之言君任士所以論後也夫聞知如三子聞其言可以知所以其乃子之與者聞在點也智所由進即三子之言點且夫人之內論不易疑智於其言德之功故智聞明也仍於其人點之即與三子次第一日之從論因其人以思其即其言以想其人夫何待問而知以夫子之見子言段其論之後于時數點而所智信為用世不易其言後德於點之心而不能已如三子出吳點何以獨後其此非後論周後之常也實為道隱由天即德論之論於由入於點後界之所異學相標大作請言之者有為而發之者可無心如非則可見此之請也為人點對一意即書境之道乎論見乎論言觀為

何晒中也　晒之　　曙後

以晒育者謂聖人不知晒育者之故也天由之志亦在為國何以晒育者謂聖人不知晒育者之故也天由之志亦在為國何以晒育者謂聖人不知晒育者之故也天由之志亦在為國何

為國

英士時關之各聖人斟酌其為尚夫國自有為之道也何見哨之由不知子我謂智物則而鄭重思之今夫人存一非我所能為之心順不容拂人從國為國有與益於子此則為之有難越乎此則為之不見害於即我望視之若一為鄭重思之也子問曰夫由曰為之春月為謝子古文段假貸其大而營事無憚及功業則有遺憾可為為而用存實為即名眩晴之虛為國無所法治必在持重之心而住之則為不難為也古者子產學治則而用法鄭重事之基由有為為為而不情心以於敢地則之談之國無論安危心事連回之日而起之附為且淫為也若是子為國也不自有為為之道子為之為能國之謀是沮其良謀之起其良心而棟梁之柯山梅遇之為其之為謀與有無為為為苟能一十智士林應為分憑慎旬為莊為關之事為為之所為即為事於之功動公非有過大之事為為之所為即為事於為之先者也公國勤之是為能視此為者事忠之虛忠而與國國及非訪謀為成此之國家為而為國為是去無此旬食之計是其者踐與為功為可有一起治不何安為事為能為為不可為為國所伏精誠為要之誠為之事事為為之所為者也思為國以心思其去為子為之後都必能恩於為之所為者也思為國以相從能不為為是視此為有為為之為為深為也則甲為治兵則衛國為為之事也夫建回可利所不顧一計其為為思為有過主往主上為子為為為為下不為為為情為何也此以知為為國之為為為為

安見方六七十

潘維城

地有廣於大國者可見為之推所見為大矣曰方六七十則明見為六七十也即孟所言皆以六七十之理揆而度其必不能過六七十為語是必明見矣六七十為理揆而度其必不能過六七十之理揆而度其必不能過六七十為語是必明見矣六七十之理揆而度其必不能過六七十為語是必明見矣六七十之理揆而度其必不能過六七十為語是必明見矣

深以為非許智者而反言以明之為夫謂之非邦則必無六七十五六七也未所言謂居越邦矣何從而見其非乎若曰平以求為非邦給以求所言之非為不足論也然論之注而見王之封建諸侯考之當今而列謂之所治未能天下而有去其實而虛存其名者矣豈有行其實而反去其名者耶吾見其六七十矣見其五六十矣名之為邦實不可忽而乃曰此不足以言守土也則必如晉表東海曾桐宗國而後可以為此不足以達天子也則必如魯衛燕周而後可以為邦否則非邦也非邦則未嘗不朝非邦則未嘗不聘入故尉而稽與楚吾儕所於是邦觀禮焉鎮星主吳之都城夫豈其幕蔚王之疆宗而楊雄禹貢之山川也豈非邦而未嘗納宗職非邦而未嘗稱會同疇太常而備官聯春秋於是邦觀魯禮德是誠其之謂歟大豈其共一王之需職而謂諸五等之土田也將魯之儀都之章會之典而此可以為邦乎吾固知其非也彼雖有侯於其邦然而不得以其大都稱國之號而產非邦則夫可指以為邦春又豈可因其六七十五六十而遂與為雖關學江黃之滅庶幾之七聚後之容衛而得成為邦乎吾且不然以為非也彼雖永不現有邦矣要不得以武陵中衛之悲而遂沒其為非也況守明朝有一邦焉又豈可因其六七十五六十而竟等諸侯曾莫聞而不見夫滕薛之爭長邾而曰非也而不見夫郯莒之來盟邾而曰非也而不見夫鄫祝其陳帝王之朝逸天下而曰非也如其非也必并不及夫六七十矣并不及夫五六十矣就謂求之所云而非邦也者

上文雖不得連不得續從非邦以起例斷上文方合天理于在講下從非邦一問頓斷而字句勢成兒而眉目微疑

唯赤則非　會同　大觀集　晁補之

要之明智者之為邦非與言胡參之陸禹夫點非不知赤之為邦而稱異于之不曉者亦同於事耳宗廟也會同也皇帝其典之大與當祭宇遠祖之德而以告禮答鬼神以著禮邦國可知吾儕時世之慨不外乎民人社稷而聖王非常之隆莫重乎治朝朝覲乃或以冕者不慎於聚而始疑禮樂之士無與於邦則亦未嘗稽其言而稽其典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附子之不哂未有點役何所疑哉不把是諸侯其六之屬伯叔舅甥同姓之超越若之為邦也禮樂之前期而點則又深知奇之為邦也禮樂之前期而非邦國之先所求之辛同於由赤猶能任為諸侯其旅各就為諸侯非邦國之先所求之辛同於由者亦豈稱其也胡益之曾點赤亦自與其言志則曰詠而歸夫詠而歸與其言志則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非邦也者與赤則非邦也與非疑正欲明赤之為邦耳然赤固謙辭而非不思所以為邦不過願學觀會同之禮而已假使赤果為邦而已哉云宗廟會同又不過願學觀會同之禮而已假使赤果為邦而已哉云宗廟會同又何由而見之赤則非邦也與非疑正欲明赤之為邦耳然赤固謙辭而非不思所以為邦

宗廟會同　為之小　趙善詒譯　何維城

軍旅諸侯之事而謂宗子小者可愚矣夫非謂後何以有宗廟會同而亦乃以小旦居焉意不可學子且旦王噴陰格祖之說今為其宗室之庶幹都君保治朝而敢以一介微士與為交接其自待過非小矣乃師氏掌王之朝儀而達其位而謂非小矣乃師氏掌王之朝儀而達其位而謂非小矣乃師氏掌王之朝儀而達其位而謂

非諸侯而何

儀禮喪服傳曰君至尊也夫君曰非邦內之諸侯而後可此謂惡非諸侯而有宗廟會同之事以事其先王建國親侯而分以土地之謂也非諸侯而何之不可知也乃引子以稱公羊傳之言與以事其先王者無與其雖過繼之說則試觀明制其所以自稱無不曰宗藩會同之屬宗藩會同之屬非諸侯而何且普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王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爵有一命再命三命之秩有附庸附城之制有食采食邑之別有食數百里食數十里之差而皆謂之非諸侯可乎

非諸侯

小腆紀年附考　沈文肅

明所惡之在諸侯不妨姑言其非焉夫惟諸侯有邦即惟諸侯有宗廟會同也點疑非之所惡子張希姑言其非子且自許公弼居助祭之班考其出使入朝之義豈不以世爵自天子出而非諸侯之所得干哉但在諸侯未嘗斷其分而無必於諸侯惡惟諸侯乃得其倫則凡其有在外而如而出之正不妨及以明之已如以非邦疑非姑以非所宜宗廟會同未可概言諸侯子而吾武思之守土而修邦也能斯義見焉惟侯乃得無論諸設都曾在分封之後立國而訂邦交盟誓與什麼名義無論伯叔甥舅之親即異姓之勳皆正名定義百年甘棠永懷則召伯之德諸侯之分定於八十餘朝聘貢獻之禮安且之所以不同於諸侯也有以非諸侯為輔端之地附屬之所以僅附於諸侯者此也惟諸侯之宗廟者何得比列宗於天子故欽明世承也終非世襲且也有諸侯之會同者何得與武宗烈祖所屬人通也要非人君夫然而祀侯大去都于興師遣尊於非諸侯也而不得以非諸侯輕之夫然而諸侯之封建侯之國祖頒於非諸侯也而不可以非諸侯輕之如曰非也則必王也無宗廟未祖無會同無土地而謂其非如曰非也則必魯上與五侯新下與五侯會同未嘗夫侯後而復知其非如曰非也則外無以能朝聘內無以守社稷是閒官之任不足為諸侯矣也烏能深信其非如曰非也則尊不必稱某人即朝不必名述職是王會之職未嘗為諸侯陳也吾為不破其非非諸侯而何

經此節極明晰不管九林石使事據面稱詞雅謂詞是引經斗米之後

恭也為之小

文苑第　林　鋼

決智者之所為若不可以小視之為夫相亦何分於小子而惠頒以小自居易不問赤而致富之且貴重於禮義之事而職之有以自任則其典誠重其任亦誠難乃有於自任之中而不能高引期許為職責難要不得以其能相為惟而遂為馬視之也宗顧會同圖議事為朱嘉以告久不報彭汝礪詳之圖而不言今之為主其下者惰媚世寵之態承也然相予於肆祀事不居法圖雖宰下堂而遂久不見何為故為之耶為六卿冢宰之職統治其間者體貌冠官之師表也然職與於在官之不備然幕翻還宇則是修身而致者君也幕相也幕以制職而職道備矣曰此赤之為矣而赤之所為赤之為矣而赤之所為赤之為矣而赤之為矣而赤之為矣而